# 海洋文艺

10

1980

杭州舊河巷　（炭筆寫生）　作　信林

利銘澤典藏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APR 28 2026

# 海洋文藝 第七卷 第十期 目錄

封面設計：林信　題字：劉海粟

## 評論・雜文

別有特色的台灣文學　葉如新　三八
現今歐美文學批評理論上的紛爭　木令耆　四六
莎翁戲劇在加拿大和美國　林耕　九一
張目寒與魯迅和未名社　張向天　九三
魯迅著作中的「嗚呼」　張向天　一〇〇
《王創華畫集》序　黃蒙田　七〇
活葉雜記　馬國亮　一〇四

## 回憶錄・書簡・散文

《現代》雜憶　施蟄存　五二
茅盾書簡七封　孔海珠　六四
在大堰河的家鄉　楊匡漢　九六
夜曲　陶然　一〇八

## 劇本・小說


西遊記第一部　吳祖光　四
慢跑　雙翼　七五
鐵啞鈴與鐵窗　陳不諱　一三四


## 詩・詞・聯・譯文


蟬與蛩　方敬　八二
九瀧十八灘今昔　蔡其矯　八〇
閩山吟　洪荒　八四
陽關三疊　韓牧　八六
三月的故事　秦松　八八
一株不知名的樹　呂劍　八三
關於艾青　徐剛　一一二
拾貝　周良沛　一一五
我讚美花　田野　一二一
故鄉的溪　碧沛　一一七
悼念同窗學友張目寒　李霽野　一二六
絳秋詩草　李學鑫　一二九

浣溪紗詞四闋　曾敏之　一二八
舊作詩詞輯佚　吳其敏　一二一
舊作挽聯輯佚　吳其敏　一四三
聶魯達詩選譯　沈眞如　一二〇
雪中足跡（意大利）馬里奧·索爾德蒂作　李昕譯　一二二
同情學校（英）E. V. Lucas 作　錢歌川譯　一三〇

## 外國文訊

秘魯出版《奇楚亞的故事和傳統》　艾常　五一
安哥拉作家因亨格·西主　平平　九〇
把希臘詩人詩作介紹給英語讀者　米一葦　六九
芬蘭作家西蒙的近作小說　馬利　一一〇
加勒比作家辭典出版　米一葦　一三三
獲獎作家作品新聞一束　米一葦　一四四

## 畫頁

杭州舊河巷（炭筆寫生）　林信　封二
西雙版納風景（竹筆寫生）　丁紹光　封三
山水（國畫）　鄭乃珖　封底
花（套色木刻）　黃長虹　一〇三
暑日（黑白木刻）　黃長虹　一〇七

# 西遊記第一部

（電影劇本）

吳祖光

## 前記

去年年末，北京電影製片廠導演成蔭邀我以最快的速度將著名的《西遊記》改編成連續性的電影劇本。北影將與外資合作，以很大的人力物力配合國外的技術力量投入攝製。由於這是一個饒有興味的命題，我摒除了一切寫作任務和外界干擾，集中力量重讀了《西遊記》及一些有關資料，用了一個月時間，寫出了電影劇本《西遊記》第一部。

北影的攝製組迅速成立了，並且邀請了張仃這樣的大師担任美術設計，大家興高彩烈地進行籌備工作，物色演員，並將由北京體育學校的少年武術隊扮演那成千上百的猴子、小妖……

突然聽到一個消息：一切準備工作停止了。理由是不大易於理解的。據說本片將獨立攝製，實際是一切都停止了。唯一完成了的是劇本的初稿。拍成影片不知將在何年？應友人之見，先把劇本發表吧。

一九八〇年八月北京

朗誦：話說三皇治世，五帝定倫，世界之間，分爲四大部洲：一爲東勝身洲，二爲西牛貨洲，三爲南贍部洲，四爲北俱盧洲。

單表東勝身洲，海外有一個傲來國，國近東洋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脈，三島之來龍，名爲花菓山。……

## 一

莽莽蒼蒼的東勝身洲，
浩浩無邊的東洋大海，
勢鎭汪洋，威寧瑤海的花菓山……
那花菓山的頂峯之上，天生就一塊仙石，不知經歷了多少千萬春秋，石上生出了九竅八孔；更無樹木遮蔭，倒有芝蘭相襯；因受天眞地秀，日精月華，感之既久，遂有靈通之異。

這一日天容忽變，烏雲四佈，狂風驟起，仙石內育仙胞轟然迸裂，產出一枚石卵，在狂風中迅疾翻滾，化作一個石猴。五官皆備，四肢俱全，學爬學走，騰踔跳躍；展拜四方，目運兩道金光，直冲牛斗！

他是大自然的兒子……

## 二

九天之上金闕雲宮靈霄寶殿。

玉皇大帝駕坐寶殿之上，忽見下界金光焰焰冲上天門，兩側仙班騷動。

玉皇感覺震驚，問道：「千里眼，順風耳何在？」

千里眼和順風耳閃出仙班，打躬。

玉皇說：「何方妖魔，胆敢驚擾天庭，急速查明回報。」

千里眼和順風耳同時答應：「領旨！」轉身向下界凝聽遠望，又回身啓奏：

「啓奏萬歲，閃發金光之處，乃是東勝身洲傲來國界，有一座花菓山，山上有一仙石，見風化作一個石猴，在那裏展拜四方。眼運金光，射冲斗府……」

玉帝說：「哦，原來如此。下方之物，乃是天地精華所生，不足爲怪。」

## 三

花菓山。

那石猴在山中行走跳躍，食草木，飲澗泉，採摘山花樹菓，與獐鹿爲伴，虎豹爲羣。

炎夏天氣，山裏猴羣漸漸聚集石猴身邊，在松蔭下面頑耍。

山上流下一股清泉，有如滾瓜涌濺，小猴們跳到泉水中去洗澡，一個猴說：「好水！好水！」另一個猴說：「這水是從哪裏來的？」又一個猴說：

「去！去找找水源頭……」

羣猴踴躍，攀藤附葛，直奔山巔，只見：飛泉倒掛三千尺，竟似銀河落九天！

一個猴說：「看起來這股水遠通山脚下，直接大海波。」

又一個猴說：「哪一個胆大有本領的，鑽進去尋到源頭，我們就拜他爲王。」他環顧左右，連聲問道：「誰去？誰去？誰敢去？……」

「我去！我進去！」從猴羣中應聲一躍而起的正是那天生石猴。在衆猴驚詫之時，他瞑目蹲身，縱入瀑布泉中。

一個女猴驚叫：「哎呀！」

一個老猴說：「這麼大的水，他會淹死的。」

水帘洞內。

石猴跳進瀑布，睜眼看時，裏面無水無波，却是一座橋樑，走進去是一個廣大的石洞，那瀑布從洞口垂下來，形成一幅水帘，恰恰遮住洞口。

石猴走入洞內，只見洞頂石鐘乳倒掛，苑似萬朵奇葩，有石牀石座，石盆石碗；一竿兩竿修竹，三點五點紅花……正當中有一塊石碣，上面刻着兩行大字：

「花菓山福地

水帘洞洞天」

石猴滿心歡喜，往外便走……

洞口外，猴子們十分着急。老猴埋怨說：「都是你們，要他進去。他是個石猴，見了水會沉底的……」

話猶未了，石猴從瀑布裏面跳了出來。頓時引起大家一片歡聲。

石猴說：「大造化！大造化！」

「裏面水有多深呵？」

石猴說：「沒有水，這股水是一道門帘。裏面是一座石房，有花有樹，有凳有牀，容得下千百口老小。刮風有處躲，下雨好安身，再不受老天的氣啦……跟我來……」

石猴往水裏跳進去，猴羣隨後一擁而入。

水帘洞內。

猴子們一陣狂喜，大叫大鬧，一個個搶盆奪碗，佔灶爭牀，上竄下跳，亂個不休……

石猴喊着：「別鬧啦！別鬧啦！安靜些，安靜些……」但是沒有哪個理他。

石猴一拳，把身旁的一只大猴擊倒在地，狂吼：「老實點！別鬧啦！」

大家靜下來。

石猴：「誰再鬧我打死他！」

羣猴面面相覷。

石猴：「我問你們，剛才是誰叫我進來的？」

被打倒的猴子還坐在地上，說：「是我……」

石猴：「是你？好，你剛才是怎麼說的？」

「我說，哪一個胆大有本領的，鑽進去尋到源頭，我們就拜他爲王。」

石猴說：「是我進來又出去，出去又進來，爲大家找到這一個洞天福地。你們要言而有信，拜我爲王！」

那猴子翻身跪倒：「大王，大王，大王千歲！千千歲！」

石猴躍上高座：「要叫我美猴王！」

猴子們全都跪倒，齊呼：「千歲！美猴王千千歲！」

美猴王樂享天眞，不知有幾百千年。這一日正在大擺喜宴，舉杯待飲，忽然環顧左右，嘆息一聲，落下洞來。

左右羣猴惶恐停盃：「大王，大王，我們日日歡會，不服麒麟制，不受鳳凰管，又不伏人間帝王約束，自由自在，爲何煩惱？」

猴王說：「若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雖然不懼人王法律，却還有閻王老官暗中管制，一旦年老身亡，豈不是枉生一世？」

羣猴聞言，頓時一片嘆息之聲，化喜爲悲。

一個長大的猴子站起來，厲聲高叫道：「臣通臂猿啓奏大王，世界之上唯有三等人不服閻王所管。」

猴王問：「那三等人？」

通臂猿：「乃是佛祖、仙家、神聖，越過輪廻，不生不滅，與天地山川齊壽。」

猴王大悅：「這三等人現在何處？」

「只在自浮世界之中，古洞仙山之內」。

猴王：「好，好，好。我立即下山，遠走海角天涯，去訪神仙聖佛，學個不老長生之術……」

## 四

東海之濱，松枝編成筏子，竹竿作爲篙竿，猴王撐篙離岸，羣猴送別。

東南風起，猴王駕筏飄然而行，如在天上。

## 五

風送猴王來到西北岸邊，乃是南贍部洲地界。

猴王跳上岸來，見海邊男女老少捕魚、打雁、挖蛤、淘鹽……他走進人叢，一陣吡牙蹦跳，嚇得人們丟筐棄網，四散奔逃。

猴王攔住一個行走最慢、文縐縐的書生，行禮；書生大驚欲逃，猴王把他扯住。書生死命掙扎，被猴王按倒

在地，不顧書生呼喊，動手剝光了他的衣服。書生赤身呼叫逃走。

猴王將書生衣服穿在自己身上。猴王做效人的動作，走進人烟稠密去處。

猴王穿州過縣，走進南贍部洲。

## 六

猴王行至西洋大海，依前飄筏渡海，來至西牛貨洲地界。忽見一座高山秀麗，一片林木陰森，猴王欣然色喜，奮身直登山頂。

傳來丁丁伐木之聲，有人作歌：

「蒼徑秋晴，登崖越嶺，持斧斷枯藤；

收來成一担，行歌市上，易米三升；

不會機謀巧算，無榮辱，恬淡延生；

相逢處，非仙即道，靜坐講黃庭……」

唱歌伐木的乃是一個樵夫，猴王上前深深施禮：「老神仙，弟子有禮了。」

「不敢當啊！老漢衣食不全，怎敢當神仙二字。」老漢丟下斧頭，連連還禮。

猴王說：「聽你唱道：『非仙即道，靜坐講黃庭』，你豈能不是神仙？」

樵夫說：「咳！這兩句歌詞確是神仙所教。只是我一生命苦，至今有老母在堂，要我早晚侍奉，溫飽尚且不能，那裏還能修仙學道？」

猴王說：「那末有勞樵哥，請指示給我神仙的住處。」

樵夫說：「哦，哦，你看……」手指前方。

猴王高興地說：「知道了，知道了，多謝樵哥。」他聳身上了樹梢，把樵夫驚呆了。

猴王在樹巔上蹤躍疾行，來到一處洞府門前。翠柏青竹，花紅草綠，門前有徜徉的仙鶴，奔逐的梅花鹿，斜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雕刻十個大字：靈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

猴王驚喜自語：「妙呵！飄洋過海十數個年頭，今天才找到這神仙洞府……」他走上前剛要敲門，但又縮手不敢，正待敲時，門却自己開了，走出來一個童子。

猴王倉皇後退，童子問道：「你可是來求道的？」

猴王說：「正是。小哥怎麼知道？」

童子說：「我家師父正要登壇講道，却教我出來開門，說外面來了一個修行的，可去接他進來。想必就是你。」

猴王笑道：「是我，就是我！就

是我！你家師父眞是神仙。」

深閣瓊樓，珠宮貝闕，菩提祖師的講台。

菩提祖師端坐台上，三十個小仙侍立台下。

美猴王側身下拜，叩頭不計其數，只說：「師父！師父！受弟子朝拜。」

祖師問道：「你是那方人氏？」

猴王：「弟子是東勝身洲傲來國花菓山水帘洞人氏。」

祖師：「胡說！東勝身洲到這裏，隔兩重大海，一座南贍部洲，如何到得這裏？」

猴王：「不瞞祖師爺，弟子飄洋過海，尋訪仙師，走了十幾個年頭，才尋到師父的。」

祖師：「你姓什麼？」

猴王：「我沒有姓。」

祖師：「我問你父母姓什麼？」

猴王：「我沒有父母。只記得花菓山上有一塊石頭，那年石頭破了，就生了我。」

祖師：「哦，哦！你起來走走我看。」

猴王跳起來，來回走了兩趟。

祖師笑道：「我看你活像個吃松子的猢猻，你就姓孫，好不好？」

猴王叩頭：「謝謝師父，光有姓不夠，還要再賞個名子。」

祖師：「我們中有十二個字，排到你，是第十輩的徒弟，就叫做悟空吧。」

猴王狂喜：「好，好，好，孫悟空。我有了名字啦！」悟空樂得一連翻了幾個跟斗……

祖師不高興了，縐起眉頭，哼了一聲。

悟空乖覺地下拜，謝師父，又向師兄們下拜。

悟空換了裝束，站立在弟子行列中恭聽祖師講道。

悟空向師兄們學習語言禮貌。習字焚香、掃地鋤園、養花修樹、尋柴燒火、挑水做飯……

祖師講道，弟子們站立聽講。

祖師：「悟空。」

悟空出列，打躬：「弟子悟空在。」

祖師：「悟空，你來我洞中多少年了？」

悟空：「弟子不知歲月，只記得常去後山打柴，見山後一株桃樹，弟子吃過七次飽桃了。」

祖師：「哦，吃過七次飽桃，那就是過了七年了。你告訴我，你想學什麼道？」

悟空：「弟子什麼道都要學。」

祖師：「道字門中有三百六十傍門，你哪裏學得了那麼多？我教你『靜』字門中之道吧。」

悟空：「靜字之道有什麼好處？」

祖師：「乃是清靜無爲，參禪打坐，戒語持齋，坐關入定。」

悟空：「可能長生不老？」

祖師：「不能。」

悟空：「不學，不學。」

祖師：「那就教動字門中之道。」

悟空：「動字有什麼好處？」

祖師：「乃是有爲而作，進紅鉛，煉秋石，採陰補陽之術。」

悟空：「可能長生不老？」

祖師：「不能。」

悟空：「也不學，也不學！」

祖師激怒了，跳下講壇，手持戒尺，指定悟空說：「你這猴子！這不學，那不學，你要學什麼？」舉起戒尺，在悟空頭上打了三下，倒背手，走入裏面，把中門關了。

衆師兄一擁上前埋怨悟空：「你這猴頭，十分無禮，得罪了師父，弄得大家學不成！……」

悟空却滿臉陪笑，對師兄們作揖打恭。

山門外夕陽西下，雁陣穿雲飛過，月上枝頭。

悟空悄悄爬起來，不敢驚醒衆師兄，挨身出了房門，穿過庭院，出了三星洞，繞過山脚，轉到後門，輕輕一推，後門竟未上門，於是側身而進，直到祖師卧房寢榻之下，恭恭敬敬跪在榻前。

原來向裏睡着的祖師，忽然翻身坐起，喝道：「悟空！你不到前邊去睡，來此做甚？」

悟空道：「是師父叫弟子前來的，怎麼你倒忘記了？」

祖師：「誰說我叫你來的？」

悟空道：「師父打我三記，是說三更時分，師父兩手背在身後，是說走後門。故此奉命而來，恭請師父傳道。」

祖師呵呵笑了：「好你一個猴精，眞是刁鑽古怪。念你一片誠心，我就教你個長生之術，還有七十二般變化，外加觔斗雲，一觔斗十萬八千里……」

悟空大喜過望，連連叩首：「謝師父大恩大德，永世難忘……」

風雲變化，春去夏來，衆師兄弟在大松樹下圍着悟空。一位師兄說：「悟空，你是那世修來的緣法？老師父對你這般偏愛？傳你的長生、變化之術，可都會了？」

悟空說：「說什麼師父偏愛，師兄們可知我晝夜辛勞，勤學苦練麼？」

師兄：「那你就變個樣兒給我們看看……」師兄指着松樹，「你就照着這個樣子變一顆松樹吧。」

悟空：「好，你們看！」他掐訣

念咒，搖身一變……

大松樹旁邊，平地又湧出一顆松樹，凌空直上，鬱鬱葱葱兩顆大樹一般無二。

大衆相顧驚奇，鼓掌呵呵大笑，叫着：「好猴兒！好猴兒……」

「什麼人在此喧嘩？」師父一聲斷喝。

大家靜了下來，悟空現了本相：「師父，我們正在此講道，不敢喧嘩。」

祖師：「你們這樣大呼小叫，全不像個修行的人！豈不聞，口開神氣散，舌動是非生。」

師兄：「不敢隱瞞師父，我們教悟空變了一顆松樹，大家在此喝采。」

祖師：「你們去吧。」

衆人走去。師父說：「悟空，你過來。我問你，你賣什麼精神？弄什麼手段？變什麼松樹？你不知道這樣逞能賣弄，就會招災惹禍嗎？」

悟空跪下叩頭說：「只求師父恕罪。」

祖師說：「我也不怪罪你，你已經學成了，我不留你了，你去吧。」

悟空：「師父，你教我往那裏去？」

祖師說：「你從何方來，便到何方去。何必問我。」

悟空：「哦！我明白了。師父，徒弟離開花菓山水帘洞不覺二十年了，雖然戀念舊日兒孫，只是師父的大恩大德未報，怎敢就去。」

祖師冷笑說：「那裏有什麼大恩大德，只要不給我惹禍生事也就罷了。」

悟空連連叩頭：「謝師父！謝師父……」

祖師向悟頭上猛擊一掌：「去！」

悟空跳起，觔斗雲，連串翻滾，直上重霄。

## 七

悟空按下雲頭，降落花菓山上，整頓衣衫，向水帘洞走去，忽聽得一陣悲悲切切的猿啼之聲。

悟空緊走幾步，在洞門外大喊：「孩兒們，我回來了！」

只見崖下石坎邊，花木叢林裏，洞內洞外，公母老幼羣猴都連蹦帶跳跑了出來，把美猴王圍在當中，一片聲大哭小叫：「大王！大王！你可回來了。……」

「大王！大王！你一去不回……」

「大王！大王！你丟得我們好苦……」

「大王！大王！……你再不回來，我們全活不成了！」

悟空說：「不要吵！不要吵！說

清楚，出了什麼事情？」

一個老猴：「近日來了一個妖怪，叫做混世魔王，强要佔我們水帘洞府，是我們戰他不過，被他捉走了許多子侄之輩……」

悟空大怒：「胆大妖魔，竟敢這樣猖狂！他在那裏？我去爲你們報仇……」

話猶未了，傳來一陣喊殺之聲。

老猴：「這不是，來啦！」

幾個小猴：「混世魔王殺來了，快跑！」

悟空大叫：「好，好，好！他來得好。」迎上前去。

一羣小妖，簇擁着手持大刀的混世魔王殺奔前來。

混世魔王大喊：「猴頭們聽着，把水帘洞獻出萬事全休，若敢違抗，教你們都死在我這鋼刀之下！」

悟空衝到高大的魔王面前，只達到魔王臍下，大叫一聲：「住口！」

魔王吃了一驚，却沒有看見悟空。

悟空：「這怪物好高的眼眶，看不見我老孫！」

魔王低頭一看，大笑：「你是個什麼？」

悟空：「我乃花菓山水帘洞主。」

魔王：「哈哈！你身長不滿四尺，又是赤手空拳，胆敢攔我去路？」

悟空：「你看我矮小，我兩手能夠着雲上月；你說我沒有兵器，我能打得你叫皇天！你着打……」

那魔王伸手架住悟空的拳：「你這小猴子，我用刀即便殺了你，讓人笑我。我放下刀，使路拳給你見識見識。」

魔王把刀擲給小妖，轉身與悟空打在一處，兩個打了一陣，魔王笨重，悟空靈便，魔王連連被打，着了急，從小妖手裏搶過大刀，望悟空劈頭就砍，悟空急閃，大刀砍了個空。

悟空側身拔下一把毫毛，丟在口中嚼碎，望空噴去，叫聲：「變！」利時間變出一大羣小猴，連抓帶打，把混世魔王團團圍住，抱的抱，扯的扯，鑽襠的鑽襠，抱脚的抱脚。魔王招架不住，被悟空奪過刀來，照頂門一刀，砍爲兩半個。

悟空和小猴們追打衆小妖。

悟空將身一抖，將衆小猴收上身來，仍是悟空一個。

水帘洞前的羣猴歡天喜地蜂擁前來，奪取死去小妖們的兵器……

水帘洞內，美猴王仍踞高座，衆猴羅拜。

通臂老猴：「大王去到何方，學了這般手段？」

悟空：「我當年飄過東洋大海，又渡西洋大海，到過南贍部洲，西牛

貨洲，幸遇一位老祖，傳給我這一身本領。」

衆猴：「大王眞好運氣！」

悟空：「更加可喜的是我還有了姓名。」

衆猴：「大王貴姓？」

悟空：「我姓孫，法名悟空。」

衆猴：「好，好，好！大王是老孫，我們都是二孫……」

一猴：「三孫……」

一猴：「四孫……」

一猴：「小孫……」

一猴：「重孫……」

一猴：「慶孫……」

衆猴：「一家孫，一國孫，一窩孫……」

羣情歡樂。

悟空：「從今以後，爲保洞府安寧，兒孫們需要勤練武功。可喜戰死混世魔王，得了這多的兵器……」拿起身邊的那把大刀，「只是這把刀實在粗糙，不堪使用，這……」

通臂老猿：「都說是龍宮有寶。我們這鐵板橋下，水通東海，不知大王可有本領去到龍宮借寶？」

悟空：「哈哈哈，我自從問道以後，上天有路，入地有門，水不能溺，火不能燒，那兒去不得！……好，好，好，你們等着我，我去去就來！」

悟空一步縱到橋頭……

## 八

悟空掐一個避水訣，從橋上鑽入水中，分開水路，往入東洋海底。

巡海夜叉擋住去路，問道：「來的是何方神聖？通上名來。」

悟空：「我是花菓山水帘洞天生聖人孫悟空，乃是你們老龍王的近鄰，特來拜訪，趕快通報。」

夜叉連連打躬，說道：「是，是，是……」

龍宮。

東海龍王敖廣是一個仁厚長者，帶領龍子、龍孫，蝦兵蟹將，把悟空迎進龍宮。

悟空：「只因教演兒孫守護山洞，缺少一件稱手的兵器，久聞大王龍宮有寶，特來求討一件，諒不推辭吧？」

敖廣：「哦，哦……鱖都司，取件上好兵器獻給大聖。」

鱖都司答應着，扛出一柄大桿刀。

悟空：「老孫不善使刀，請龍王另賞一件。」

敖廣向左右示意，鮑大尉和鱔力士抬出一桿九股叉來。

悟空拿起叉來，使了一路：「輕，輕，輕，不中用。」

敖廣：「大聖，你不看看，這叉有三千六百斤重呢！」

悟空：「太輕，太輕。」將叉丟與鮑大尉和鱔力士，他們接不住，跌倒在地。

敖廣心中恐懼：「鰬提督、鯉總兵，把那七千二百斤重的方天戟給大聖抬出來。」

鰬提督和鯉總兵領着數名蝦、蟹兵丁一路吆喝着把方天戟抬了出來。

悟空接戟在手，丟個解數，掂了一掂，一擲半天高，倒插在地，衆兵將上前去拔，用盡力量也拔不起來。

敖廣：「大聖，這件兵器怎麼樣？」

悟空：「還是輕，太輕，太輕。」

敖廣癱倒在寶座上：「大聖，大聖，龍宮之中只有這支方天戟最重，再也沒有什麼兵器了！」

悟空：「俗語說：『愁那海龍王沒寶』呢？你再去找找看，我按質論價。不白要你的。」

敖廣：「沒有了，沒有了，實在的沒有了。」

悟空發怒了：「沒有？」

敖廣起立：「大聖！大聖！……」

寶座後面轉過龍女公主：「父王容稟……」

敖廣下位，走到女兒跟前。

龍女低聲說：「女兒看這位大聖不是好惹的。我們這龍宮海藏那一塊定底的神珍鐵，這幾天霞光萬道，瑞氣騰騰，敢不是就該出世，有了主人？」

敖廣：「那是大禹治水時候的一塊定海神鐵，怎麼能夠當做兵器使用？」

龍女一笑：「管他怎麼用，把他打發走了就是了。……」

悟空：「背人無好話，我都聽見了。老孫我可不是好打發的。把這定海神珍拿來我看。」

敖廣連連搖手：「扛不動！抬不動！請大聖親自去看。」

龍宮海藏，龍王敖廣陪伴悟空，由龍女前導，蝦兵蟹將後隨，前行時忽見金光耀眼，龍女說：「大聖爺，那放光的就是定海神珍。」

定海神珍豎立着，乃是一根鐵柱，兩頭各有一個金箍。

悟空撩衣上前撼動神鐵，說：「只是太粗大一些。」

神鐵逐漸縮小，變成一根棍棒。

悟空用力，將棒從地上拔了出來，綽棒在手，細看上面有一行字。

「如意金箍棒　重一萬三千五百斤」

悟空說：「小小小」，棒縮小成一枝綉花針，悟空將它塞入耳內。又取出，說：「大大大。」棒恢復原狀，悟空用手掂了幾掂，歡呼：「果然龍

宮有寶，名不虛傳！好一根如意金箍棒！」他掄起金箍棒，丟開解數，週身上下，舞出一派金光。嚇得老龍王心驚胆戰，小龍女魄散魂飛；龜鱉黿鼉皆縮頸，魚蝦鱉蟹盡藏頭。

悟空收棒，連聲道謝：「龍王，多謝多謝，但不知要多少價錢？」

敖廣拱手：「只要大聖喜愛，不取分文。」

悟空說：「好一個懂事的龍王，既然如此慷慨，我還要……」

敖廣：「還要什麼？」

悟空：「有了趁手的兵器，還沒有趁身的衣服，看我這件儒生道袍還是四十年前在南贍部洲穿回來的，實在穿不得了，你這龍宮中藏有披掛，就再送我一件兩件。」

敖廣：「這個我却沒有……」

悟空：「好事你要做到底，沒有衣服，休想我出你的門。」

敖廣：「大聖，我是實在沒有呵！」

悟空舉起金箍棒：「沒有？就試試這塊神鐵……」

敖廣：「大聖！大聖！且息怒，容我向三個兄弟商量商量……」

悟空：「誰是你三個兄弟？」

敖廣：「乃是南海龍王敖欽，北海龍王敖順，西海龍王敖閏。」

悟空：「我才不去，你這個老滑頭，分明是調虎離山之計。」

敖廣：「豈敢欺哄大聖，我這裏有一面鐵鼓，一口金鐘，只要敲鐘擊鼓，三弟頃刻就到……」

黿將軍撞鐘，鱉元帥擊鼓。

南海龍王駕雲而至。

北海龍王御風而行。

西海龍王如閃電飛來。

海藏門外，四海龍王聚首，三弟兄問大哥說：「有什麼緊急要事，這樣敲鐘擊鼓？」

敖廣不住地抹汗：「不好說，不好說，來了個鄰居叫做天生聖人，來討兵器，鋼叉嫌小，畫戟嫌輕，把定海神珍拿了去，現在又要什麼披掛，只好請賢弟們前來，爲愚兄解除煩惱。」

敖欽大怒：「什麼鳥聖人，如此放肆，點兵拿他！」

敖廣急忙攔阻：「不敢！不敢！他手裏那根金箍棒，碰上就死，挨上就亡，可是惹不起。」

敖閏說：「二哥不要魯莽，還是湊一件披掛給他，然後表奏上帝，他免不了要受天誅的。我身上現有一頂紫金冠。」

敖順：「我脫給他這雙步雲履。」

敖欽：「咳！我這身黃金甲只好給了他……」

金冠、金甲、雲履，全身披掛的孫悟空顧盼生姿，洋洋得意：「多謝！多謝！後會有期」，掄起金箍棒躍出龍宮，四海龍王目瞪口呆，蝦兵蟹將狼狽竄逃。

東海上波濤翻滾，浪花飛濺，孫悟空衝波破浪而出。

## 九

水帘洞內。

羣猴圍住悟空羅拜。悟空從耳朵裏取出綉花針，說：「大！」金箍棒從地上生根，無限長大，羣猴又驚又喜，鬧成一片，紛紛往棒上爬去。

一個小猴跑進來：「啓稟大王，牛魔王前來賀喜。」

悟空：「趕快有請。」

牛魔王大步前來，行禮：「聞得美猴王神通廣大，又新得定海神珍，特來道賀。」

悟空：「豈敢，豈敢。」

牛魔王：「牛某不才，意欲高攀美猴王結爲兄弟，不知尊意如何？」

悟空：「好，好，好，固所願也。不知牛王高壽？」

牛魔王：「在下得天地之元精，乃神牛之變相，塵緣不斷，私下仙山，來到凡間，不記歲月。」

悟空：「愚弟裂石而生，自來也是記不得年歲，你身高體大，你算大哥。來來來，拿酒來！」

慶賀筵席上，悟空和牛魔王痛飲大醉。

牛魔王：「愚兄酒醉，告辭了。……」

悟空：「小弟也醉了，恕不遠送……」

隨從小妖攙扶牛魔王走去。

悟空脚步不穩，便在松樹下睡倒。

## 十

悟空漸入夢境，忽然覺得頸上被套了枷鎖，吃了一驚。

黑、白兩個無常鬼鎖了悟空，拖起便走。

悟空：「那個大胆敢來戲弄你孫爺爺？」

無常：「走走走……」

悟空抬頭觀看，面前一座關門，上書「鬼門關」。

悟空酒醒，站住脚：「你兩個鬼東西幹什麼？」

無常：「孫悟空，你的陽壽已盡，我們奉閻羅王批令，前來勾你的魂

魄。」

悟空：「我老孫乃是天生聖人。誰敢勾我？」

無常：「此地已是陰司，我就敢勾你！」

悟空：「看是你勾我，還是我勾你？」耳邊掣出寶貝，晃一晃碗來粗細，略舉手，把兩個無常打死在地，解去項上鎖枷，打入城中，守關的牛頭、馬面上前攔擋，被悟空一棒一個打倒，衆鬼卒奔逃不迭。

森羅殿上，五殿閻君正在坐殿治事，聽得一片聲喊：「大王，大王，大禍臨頭，一個毛臉雷公打進鬼門關，打上森羅殿！」

五殿閻君慌了手脚，急忙整整衣冠，迎到殿前。

閻羅王打躬施禮：「上仙留名！上仙留名！」

悟空：「連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怎麼差了鬼卒敢來勾我？」

閻羅王：「不敢，不敢，或許是鬼差勾錯了。」

悟空：「我是花菓山水帘洞天生聖人孫悟空。你們都是什麼官位？」

五殿閻君逐個報名：「閻羅王。」

「秦廣王。」

「平等王。」

「都市王。」

「轉輪王。」

悟空：「你們既是五殿閻王，怎麼不知好歹？我老孫修仙了道，與天同壽，超升三界外，跳出五行中。你們胆敢勾我？」

閻羅王：「唔，唔，唔，大聖息怒。凡是勾魂攝魄，都是依法按律而行；生死簿上記得明白，不敢亂來。」

悟空：「快取生死簿來我看。」

閻羅王：「是是是，大聖請上殿查看……」

閻羅殿內，悟空坐上了正中的寶座，敲打公案：「快快快！快拿生死簿來！」

判官領着鬼卒，捧着一疊文簿擺到公案上。

生死簿：人册、獸册、畜册、鳥册、鱗册、蟲册……

悟空拿起《人册》，翻看「孫」字部……

悟空冷笑：「你們說不敢亂來，這裏面哪裏有我孫悟空的名字？」

判官：「看大聖模樣本不在此册之內。」

悟空大怒：「你敢說我不是人？」

判官鐵面無私：「小官依法分類，人獸有別，不能通融。」

悟空忍着氣：「該在那一册？你給我查！」

精通業務的判官拿起《獸册》畧一思索，一查便得：「請大聖過目。」

《獸册》上寫：「孫悟空　東勝身洲傲來國花菓山天產石猴　該壽三百四十二歲善終。」

悟空：「老孫與天同壽！誰說只活三百四十二歲？取筆過來。」

判官：「大聖，要筆何用？」

悟空：「不要你管！」

悟空奪下判官的筆將自己名字一行塗掉，將下面幾頁一概塗抹，將名册摔掉。

悟空：「閻王老子，判官小鬼，你們聽明白了。老孫的名字已經勾掉，花菓山上的猴子一概除名，從今以後凡是姓孫的事情都不伏你們管了！」

悟空跳下寶座，推翻公案：「五殿閻王，既是把我拿來，就該送我回去，才是正理。」

五閻君：「是是是……」

悟空：「就命判官鳴鑼，小鬼抬轎，把老孫送回水帘洞。」

閻羅王：「這個……」

悟空：「不送？」取出棒來。

五閻君：「送，送，送……照辦，照辦！」

判官鳴鑼，小鬼抬轎，五閻君施禮恭送。

悟空：「這轎子本該你們抬的，饒了你們。免送，免送……」轎子抬走。

五殿閻王和判官小鬼面面相覷。

閻羅王：「利害！利害！」

轉輪王：「大鬧森羅殿，勾銷生死簿！此事非同小可，必須要上報玉皇大帝，立行天討！」

大松樹下，悟空醒來，打了一個呵欠。

四健將：「大王醒了，大王醒了。大王整整睡了一天一夜。」

悟空跳了起來：「孩兒們，老孫這一覺睡出便宜來了！森羅殿裏除了名，生死簿上銷了號，從今以後，我們姓孫的與日月山河同壽，永生不死啦！」

## 十一

金闕雲宮靈霄寶殿。

高高在上端坐着玉皇大帝，衆家文武仙官正在早朝。

東海龍王上殿跪倒。

玉帝：「敖廣，你不在東海治事，上天何幹？」

敖廣：「萬歲容奏。只因東勝身洲花菓山水帘洞天產妖猴孫悟空無端闖入龍宮水府，搶奪了定海神珍，索取金冠鎖甲，大鬧東海而去。四海龍

王無力抵制，特來懇乞天兵收此妖孽，奉上求救表文，玉帝鑒察。」

敖廣呈上表文。

丹墀上走來閻羅王，向玉帝跪倒。

閻羅王：「冥司閻羅王叩見玉帝萬歲。」

玉帝：「閻羅，你不在冥司治事，上天何幹？」

閻羅王：「萬歲容奏，只因花菓山水帘洞天產妖猴孫悟空，逞惡行凶，不服拘傳，打死黑白無常，打傷牛頭馬面；塗抹生死簿，銷滅輪迴法；不伏天人管，大鬧森羅殿。伏乞調遣神兵收降此妖，整頓陰陽，永安地府。奉上告急表文，玉帝聖察。」呈上了表文。

玉帝看表沉吟：「竟有這等之事……着龍王回海，閻君歸陰，容朕立即遣派天兵天將擒拿妖猴。」

龍王和閻王各同頓首拜謝下殿。

玉帝：「這妖猴乃是何方產育，何等出身，何來這等神通？」

仙班中閃出千里眼、順風耳道：「千里眼、順風耳啓奏上帝，此妖乃是天產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煉，力能降龍伏虎，神通廣大。」

玉帝：「那路神將下界降妖？」

太白金星李長庚出班啓奏：「臣太白金星李長庚啓奏，此猴乃天地育成之體，日月孕就之身，陛下應念上天好生之德，降一道招安聖旨，宣來上界，授他個大小官職，拘束在此。再敢胡作非爲，便可就地擒拿，也免得興師動衆。」

玉帝：「金星啓奏，深合孤意。就命卿家前去招安。」

金星：「領旨。」

玉帝台前，金星禮拜，悟空挺身站立，金星奏道：「臣奉聖旨，已將妖仙宣到。」

玉帝：「妖仙何在？」

孫悟空：「老孫就在這兒，你怎麼看不見？」

兩班仙官嘩然。

武曲星君怒喝道：「野猴傲慢無禮，口出狂言，該當何罪！」

悟空：「我有何罪？」拉住金星，「我剛來就有罪啦？」

玉帝：「孫悟空乃是下界妖仙，初得人身，不知禮節，恕你無罪。」

悟空：「哦……」

玉帝：「武曲星君，宣讀孫悟空官職。」

武曲星君：「奉玉皇大帝聖旨，授孫悟空弼馬溫之職，監管御馬監事。謝恩。」

兩班仙卿一齊叫喊：「謝恩！謝恩！下跪謝恩！」

悟空：「我給你做事，該你謝我

才是。反而要我謝恩？不通，不通，不謝！不謝！」

玉帝：「免了，免了，木德星君，速送弼馬溫上任去吧。」

御馬監。

御馬千匹，一個個膘肥肉滿，嘶風逐電，衆監官簇擁着身着官服的悟空在馬羣中巡行，那些天馬見了他，凟耳攢蹄，極爲馴善親熱。

一監官：「小官等備好酒筵，爲弼馬溫老爺接風賀喜。」

酒席筵上，悟空頻頻舉盃，歡呼暢飲。

悟空忽地停盃：「我倒忘了問問，這弼馬溫算個什麼官？官居幾品？」

一監官：「弼馬溫不是個官。」

悟空：「怎麼說？」

一監官：「只是個養馬的，也沒有品。」

悟空大怒，揮手把酒筵杯盤打翻一地：「好混帳的太白金星、玉皇大帝，這樣小看我老孫！我在花菓山上稱王稱祖，誰不尊敬？竟敢教我來給他們養馬！欺我太甚！」

悟空從耳朵裏取出金箍棒，掄起來如風車一般，將御馬監打得牆坍屋倒，無人敢擋，打出了南天門……

## 十二

花菓山上，羣猴正在操演兵卒，悟空自天降下，衆猴一擁而上，欣喜非常。

長臂老猿：「恭喜大王，上天一年，想必得意！」

悟空：「我上去不過一天，什麼一年？」

長臂猴：「大王不知道，天上一日，就是世間一年。大王一步登天，官居何職？」

一言惱了悟空，大喝道：「不許問！誰敢再提天宮之事，重責不貸！」

長臂猴：「是，是，是。」

悟空：「趕快去綉上一面大旗，上寫四個大字『齊天大聖』，從此以後，不許再稱大王了……」

「齊天大聖」旗旌凌空飄揚。

旗下邊，悟空率領漫山遍野的羣猴練武。

## 十三

凌霄寶殿。

御馬監官匍伏丹墀：「啓奏玉帝，新任弼馬溫孫悟空，因嫌官小，搗毀御馬監，反出天宮去了。」

南天門外增長天王步上丹墀，下

跪：「弼馬溫不知何故，打出南天門？」

玉帝赫然震怒：「胆大猴頭！孤對他百般容讓，竟敢這等猖狂！是可忍孰不可忍！武曲星君，代孤傳旨！」

武曲星君：「奉玉帝勅旨，封托塔天王李靖爲降魔大元帥，哪吒三太子爲伏魔大神，巨靈神爲前部先鋒，即刻統領十萬天兵興師下界，擒拿妖猴！」

李靖和哪吒跪接聖旨，山呼萬歲。

手使宣花斧的巨靈神魁梧奇偉有如半截鐵塔。

莊嚴威武的托塔李天王和英勇俊秀的哪吒三太子，統率天兵天將騰雲駕霧殺奔花菓山而去。

## 十四

花菓山上戰雲密佈，羣猴列成陣勢；「齊天大聖」大旗下，悟空全身披掛迎擊天兵天將。

巨靈神閃出陣前：「妖猴，你認得我麼？」

悟空：「你是那路毛神？老孫不認識你。」

巨靈神：「我乃巨靈天將，奉玉帝之命前來收你，你趕快歸順天庭，免遭屠戮！」

悟空：「你這個蠢貨！我本待一棒打死你，又怕沒人報信。我叫你趕快去對玉皇說，他有眼不識眞才，老孫有通天的本事，他却叫我養馬？你看我這旗號，他若照此旗號升官，我就不動刀兵，不然的話，看我打上靈霄殿，教他龍廷坐不成！」

巨靈神哈哈大笑：「就憑你這副窮酸像，你也配做齊天大聖……」

悟空一棒打下來，巨靈神舉大斧迎敵，一來一往，巨靈神雖然高大，却不是悟空對手，被悟空劈頭一棒，巨靈神舉斧招架，斧柄被打做兩截，轉身逃走。

悟空笑道：「沒用的膿包，我饒了你，快去報信，快去報信！」

哪吒三太子足踏風火輪，挺槍衝到悟空面前。

悟空：「你是誰家的孩子，來幹什麼？」

哪吒：「誰不知我是哪吒三太子！奉玉帝欽差，捉你歸案。」

悟空：「小太子，你的奶毛還沒褪盡呢，我站着不動，讓你扎我幾槍，砍我幾劍吧。」

哪吒發怒，提槍便刺，兩個殺得難解難分。

兩個相持不下，悟空拔下毫毛，叫聲「變！」，幻作化身敵住哪吒，却將眞身閃在哪吒身後，往哪吒左臂上一棒打下。哪吒負痛，敗陣逃走。

悟空大笑：「慢跑，慢跑，孩子！我不追你，當心摔倒了。」

哪吒倉皇敗回本陣。

李靖：「收兵。」

## 十五

水帘洞內，張燈結綵，喜氣洋洋，慶賀勝利。

悟空與衆猴暢飲。

通臂老猿：「大聖舉盃，聽老猿良言相勸。」

悟空：「你勸我什麼？」

通臂老猿：「是兒孫們紛紛議論，大聖不該聽那李老頭兒的花言巧語，隨他上天，受一場羞辱不說，還惹這一場爭鬥。」

悟空：「不是這一場爭鬥，他們怎知我老孫的利害？」

通臂猿：「兒孫們齊勸大聖不要只想作官……」

悟空：「什麼？」

通臂猿：「不要再上天宮……大聖一去，兒孫們又要受人欺壓，遭人殺害……」

悟空：「你們，那裏知道那九天之上，一派好景。待老孫上天做了大官之時，你們可要沾光呢！」

小猴報告：「大聖，大聖，天上的那個李老頭兒又來了，說帶了玉皇大帝聖旨，又要請大聖上天了……」

「哈哈哈……」金星笑着走上前來。

## 十六

金星和悟空騰雲駕霧再上天宮。

金星：「李天王父子妄動刀兵，冒犯大聖，玉帝好生責怪。」

悟空：「只是爲什麼弄一個沒有品級的弼馬溫羞辱我？」

金星：「天廷的規矩，都是由低而高，由小而大，大聖休生誤會。」

悟空：「這齊天大聖有多大？」

金星：「齊天便是與天一般大。」

悟空：「不知上天可有這官銜？」

金星：「有有有，不但有大聖官，還爲你建造了大聖府呢？」

悟空：「但不知給老孫個什麼職事？」

金星：「玉帝都有安排，命大聖主管蟠桃園。」

悟空大悅：「蟠桃園！」

## 十七

「蟠桃園」篆書匾額。

悟空行至園門，土地從地下冒出來，擋住悟空去路。

土地：「何方上仙？請留步，請留步。」

悟空：「我是齊天大聖，誰敢攔我？」

土地：「是，是，是，蟠桃園土地參見大聖，到此何幹？」

悟空：「玉帝老兒差我主管蟠桃園，我是來上任的。」

土地：「原來如此，大聖請。」

土地開了園門，陪悟空進園。園中桃花灼灼，結實累累，「果壓枝頭垂錦彈，花盈樹上簇胭脂；時開時結千年熟，無夏無冬萬載遲……」

悟空：「土地，土地，講給我聽聽，這蟠桃園的桃樹共有多少？有什麼好處？」

土地：「共有三千六百株。這一千二百株花少果小，三千年一熟，人吃了成仙了道，體健身輕；中間一千二百株，層花甘實，六千年一熟，人吃了霞舉飛升，長生不老；後面一千二百株，紫紋細核，九千年一熟，人吃了與天地齊壽，同日月長存。」

悟空：「知道了，知道了。可惜呀可惜……」

土地：「大聖可惜什麼？」

悟空：「可惜我老孫最不愛吃桃，這玉帝老兒偏偏派了我這樣一個職位。……呵呀，忽然有些疲倦，我要在這兒小睡一刻，你給我退下，不聽見呼喚，不許前來。」

土地：「是，是，是。」

土地隱入地下。

悟空：「這玉帝眞正知趣，曉得我老孫愛吃桃兒，教我來看守蟠桃園。我領情，我領情……」

悟空脫下袍服，專挑熟透的大桃來吃，肚子吃得鼓起來，桃核吐了一大堆。

悟空伸個懶腰：「哎呀！眞的睏了。」他掐了個訣：「變！」變做一個二寸長的小悟空，跳上桃樹，在一張樹葉上睡覺，上面一片樹葉正好遮蔭。

身着七色仙衣的七仙女手拎提籃來到蟠桃園，叫門。

土地出現：「七仙姑摘桃來了？」

七仙女：「快開園門，讓我們進去，王母娘蟠桃大會，等着桃子呢。」

土地：「今年比不得往年，玉帝派了一位齊天大聖看管桃園。大聖正在午睡，不敢打攪。」

七仙女：「大聖還大得過王母娘娘，快帶我們去找他。」

樹下涼亭內放着悟空的衣服，却不見悟空。

綠仙女開始摘桃：「奇怪！今年的桃子生的多，熟的少。」

紅仙女：「青的多，紅的少。」

紫仙女：「小的多，大的少。」

黃仙女：「壞的多，好的少。」

素女，青女和皂女同時喊叫起來：「呀！桃核一大堆！」

七仙女和土地都呆住了。

綠仙女：「分明是好桃都被偷吃了！」

衆仙女：「誰大胆偷桃？」

紅仙女：「我看就是那個大聖！」

土地：「不要亂說！大聖方才還說，他是最不愛吃桃的。」

紅仙女：「聽他的鬼話！再壞壞不過猴子！」

黃仙女驚喜：「呵！這兒有一個大的！」他伸手摘桃，將桃葉上正在睡覺的悟空一起摘了下來。黃仙女將桃子放入籃內，把葉子摘下扔掉，悟空滾落在仙女脚下。

悟空驚醒，現了本相，怒喝：「那裏來的妖怪？敢來偷我的桃子？」

土地首先跪下，七仙女一起跪下。

土地：「大聖息怒，她們是瑤池七仙女，奉命前來摘桃的。」

悟空：「奉什麼命？」

綠仙女：「今天乃是『蟠桃勝會』之期，王母開閣設宴，我們奉娘娘之命摘取仙桃。進門來尋找大聖不見，務請大聖恕罪。」

悟空：「哦，起來，起來，王母娘娘開閣設宴，請的是誰？」

綠仙女：「請的是西天佛祖、阿羅漢，南海觀世音菩薩，東方崇恩聖帝，十洲三島仙翁，北方北極之靈，中央赤脚大仙，上、中、下八洞仙長……」

悟空：「可請了我老孫沒有？」

綠仙女：「沒有聽說，不知道。」

悟空：「我是齊天大聖，該做個首席貴賓。」

綠仙女：「我說的是去年的舊規，大聖可是新來的。」

悟空掐個訣，念道：「定！定！定！」

土地和七仙女都被定住動彈不得。

悟空：「你們老實在這兒等着，我去問個明白，究竟請我不請。」

悟空翻觔斗，騰空而起。

## 十八

瑤池寶閣。

剛擺下蟠桃宴，五彩描金桌，千花碧玉盆，龍肝鳳髓，異果珍饈。

酒官、力士、厨師、侍僮正在穿梭般佈置筵席，把大罈仙酒抬上席前。

酒香撲鼻，引得悟空連打了幾個噴嚏：「酒！」

悟空饞涎欲滴，拔下幾根毫毛，掐訣：「變！」

幾個瞌睡蟲奔到衆人臉上，那伙

人一個個手軟頭低，閉目合眼，放下手中的活計，就地睡倒。

悟空跳上酒席桌，檢好的吃，抱着酒罈痛飲。橫滾豎跳，嘴裏喊着：「爲什麼不請我？爲什麼不請我？」把閣上酒筵通通打爛。

悟空鬧了一陣，忽然醒悟：「呵呀，不好！客人來到，撞見我，觀之不雅，趕快回府睡覺去！」

悟空脚步踉蹌，醉眼矇矓，歪歪倒倒，走出瑤池寶閣。

## 十九

兜率天宮。

悟空一路走來，在宮門前止步。

一個童子正在宮門前掃地下落葉，悟空問他：「喂！這是什麼地方？」

童子：「這是三十三天兜率天宮。」

悟空訝然：「呵！離恨天！……我喝醉了，怎麼走到這裏來了？……呵，太上老君可在宮內？」

童子：「老君剛走，去赴王母蟠桃大會去了。」

悟空說：「好好好，我老孫進去觀光觀光……」往裏便跑。

童子：「站住，老君煉丹要地，閑人免進！」

悟空招訣：「定！」

童子被定住，目瞪口呆，悟空闖入兜率宮。

《丹房》篆字匾額。

悟空闖入丹房，煉丹爐爐火純青。

爐旁掛着一個藥葫蘆，上寫「九轉長生不老金丹。」

悟空：「久聞李老君的金丹乃仙家之至寶，吞服一粒便可長生，這一回是我有緣，有緣。」

悟空將葫蘆取下，倒出金丹，吞下，把葫蘆對着嘴，吃了個精光，像吃炒豆一般。

悟空不住咂嘴：「苦的！苦的！……李老頭兒，你也太小氣了些，怎麼不放點糖？……哎呀！不好！這禍越闖越大！驚動玉帝豈肯罷休？還是回到我的花菓山去罷！」

悟空翻觔斗雲，出了離恨天。

## 二十

靈霄寶殿。

玉皇大帝離座出迎：「王母駕到，有何見教？」

王母娘娘怒容滿面：「可恨一個什麼齊天大聖，把園內成熟的仙桃盡都吃掉，還用妖法把摘桃仙女全都定住。沒有蟠桃，還開什麼蟠桃大會？」

「這齊天大聖又醜又凶……」

「壞透了！」

「又是賊！又是騙子！」

「他那定身法，到現在脖子還酸呢！……」

七仙女跟着起哄，亂作一團。

玉帝：「李長庚！」

金星出班：「萬歲。」

玉帝：「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只說你年高德劭，見多識廣，你就不知道猴子是愛吃桃子的？」

金星：「這一回我知道了……」

王母娘娘：「你知道也晚了……」

瑤池酒官、力士、厨師、侍僮蜂擁上殿跪倒：「不知何處跑來一個妖猴，大鬧了蟠桃會，偷吃了八珍百味，喝盡了玉液瓊漿，把酒席打個稀爛。」

玉帝：「如今呢？」

「逃走不知去向。」

玉帝：「你們就瞧着不管？」

酒官：「正是瞧着不管，他弄了個定身法，我們全不能管，只能瞧着。」

只聽得一聲：「啓奏玉帝萬歲！」大家抬頭看時，四大天師急忙走來。

四大天師打躬：「太上道祖駕到。」

玉帝、王母：「道祖降臨，有何貴幹？」

太上老君氣喘吁吁步入靈霄殿，玉帝和王母迎上前。

老君：「老道宮裏丹房之中，歷盡千秋萬世，煉就『九轉金丹』，更爲陛下做一個『丹元大會』，不想被賊盜個精光。此乃開天闢地，從古未有之事！」

齊天府仙吏奔跑而來，俯伏在地：「齊天府仙吏稟報萬歲，孫大聖不守執事，昨日離府出游，至今未回，不知去向。」

南天門守將龐、劉、苟、畢、鄧、辛、張、陶，一路大力天丁列隊而來：「齊天大聖酒醉醺醺打出南天門，末將等攔截不住，特來稟報。」

玉帝：「可惱！可惱！千里眼、順風耳探明回報！」

千里眼、順風耳：「偷吃仙桃，大鬧瑤池宴；盜取金丹，打出南天門，俱是齊天大聖所爲。如今已回至東勝身洲傲來國花菓山水帘洞去了。」

玉帝端坐龍案寶座之上，拍案大怒：「是可忍孰不可忍！托塔天王李靖！」

李靖出班聽命。

玉帝：「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出班聽命。

玉帝：「哪吒三太子！」

哪吒出班聽命。

玉帝：「命你等點齊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方揭諦，四值功曹，東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岳四瀆，普天星相……」

自二十八宿以下，一一出班聽命，靈霄寶殿之上頓時間殺氣騰騰。

玉帝：「督領十萬天兵，佈一十八架天羅地網，去至下界東勝身州傲來國界，花菓山水帘洞，定要活捉妖猴孫悟空，拿上天庭，執法問罪！」

衆神將齊聲答應，有如山崩海嘯。

## 二十一

花菓山，水帘洞被天兵天將團團圍住，十八架天羅地網圍得密不通風。

九曜惡星提兵來到水帘洞口，只見大小羣猴跳躍玩耍，好不快活。

兩個小猴一邊跳着一邊喊：「大聖回來了！大聖回來了！」

又一對猴子翻着觔斗：「樂不夠，喜不夠；又喝酒，又吃肉！大聖回來了，好快活，好快活……」

九曜星君：「那小妖猴！你家大聖犯了天條！教他快快出來歸降，不然滿洞遭殃！」

小猴：「你們是誰？」

九曜：「上界派來的天兵天將，收降大聖孫悟空的！」

小猴們撥頭奔跑入洞。

水帘洞內，悟空正與猴子猴孫飲酒作樂。

小猴：「禍事來到！洞外有上界天神，前來收降大聖。」

悟空：「天神管不了地上的事，不理他。」

又一個小猴跑來了：「大聖，那幾個兇神，在門前罵陣，罵你是强盜！小偷！」

悟空：「他罵得對，我老孫眞個是又偷又搶。由他罵吧。喝酒，喝酒……」

又一個小猴跑來：「爺爺！那一羣兇神把洞門打破，殺進來了！」

悟空：「潑毛神欺我太甚！孩兒們！給我打！」

悟空耳邊取出綉花針，晃一晃碗來粗細打將出去，羣猴各持兵器奮勇迎敵，將九曜星君從鐵板橋頭打出水帘洞外。

九曜星君架住悟空金箍棒罵道：「你這不知死活的弼馬溫！你犯了十惡之罪，先偷桃，後偷酒，大鬧蟠桃會，又盜老君丹……你罪上加罪，該當何罪？」

悟空：「這幾樁事都有，都有，你待怎麼辦？」

九曜星君：「我奉玉帝聖旨前來拿你歸案，快早歸降，還能保你的活命！」

悟空：「你才是不知死活！吃老孫一棒！」

悟空一棒劈下，九曜星揮動兵將

一擁而上，門作一處。眼看天兵天將筋疲力軟，敗下陣來。

托塔天王和哪吒太子在山頭觀戰。

李靖：「九曜星君敗下來了，四大天王，二十八宿上前助戰！」

四大天王和二十八宿將悟空圍在核心。

悟空全然不懼，與猴子猴孫力戰天兵天將。只殺得：

空中飛鳥亂，
山內虎狼奔。

四大天王戰悟空不下，李天王與哪吒太子上前助戰。只殺得：

天昏地暗，
日月無光。

悟空退後一步，拔下一把毫毛，丟在口中嚼碎，噴了出去，叫聲：「變！」變出了千百個悟空，都使得金箍棒，打退了哪吒太子，戰敗了五個天王。

悟空止住羣猴不去追趕，將千百個悟空收上身來。

## 二十二

哪吒三太子足踏風火輪御空飛行，奔回天廷求援。

五色祥雲自南方飄然而來，祥雲上端立着南海普陀落伽山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身旁侍立的是托塔天王李靖的二太子木叉、菩薩的大徒弟惠岸行者。

觀音菩薩睜開慧眼：「惠岸，你看，前面足踏風火輪飛趕前來的不是你三弟哪吒麼？」

惠岸：「不錯，正是三弟。」

哪吒已到跟前。

哪吒又驚又喜，站定向觀音行禮：「大慈大悲南海觀世音菩薩，弟子哪吒參拜。啊！二哥……」

惠岸：「三弟，你這樣忽忙，前去哪裏？」

哪吒：「再也不要提起，我隨父親奉了玉帝聖旨率領十萬天兵天將去東勝神州花菓山擒拿齊天大聖孫悟空，不想這妖猴神通廣大，戰他不下，父親命我前往靈霄寶殿，請玉帝再調援兵。」

觀音：「哪吒，你來得正好。我才向玉帝舉薦顯聖二郎眞君前去助戰。這是玉帝調兵聖旨，就命你速去灌江口傳旨二郎神急速發兵，不得有誤！」

哪吒接過聖旨：「是。」

觀音：「灌口二郎昔日曾力誅六怪，又有梅山兄弟與帳前一千二百草頭神各有神通，必能降伏妖猴。若到

疑難緊急關頭，貧道當去相助一臂之力。快快去吧！」

哪叱叩辭菩薩，轉身飛馳而去。

## 二十三

灌江口二郎眞君廟。

二郎顯聖眞君儀容清俊，相貌堂堂，端然正坐，享受人間香火。

把門的鬼判躬身稟告：「托塔李天王帳下三太子哪叱捧來玉皇大帝旨意前來宣調眞君。」

二郎：「焚香接旨。」俯身跪聽宣讀。

哪叱冠袍讀旨：「花菓山妖猴齊天大聖作亂。因偷王母桃酒，盜老君金丹，擾亂蟠桃大會，現着十萬天兵，一十八架天羅地網，圍山收伏，未曾得勝。今特來宣調顯聖二郎眞君及梅山兄弟草頭等神即赴花菓山助力除妖，功成之日高升重賞。」

二郎叩首：「領旨，吾皇萬歲！」

哪叱挺槍、足踏風火輪前導，二郎神偕同梅山兄弟草頭衆神，駕鷹牽犬，搭弩張弓，縱狂風，刹時間飄過東洋大海。

## 二十四

花菓山，水帘洞外。

「齊天大聖」旗幟迎風飄揚。旗下羣猴明盔亮甲，齊齊整整排成個蟠龍陣勢，齊天大聖孫悟空手持金箍棒立在陣前。

二郎眞君頭戴飛鳳帽，足踏繡金靴，身穿團花八寶戰袍，手執三尖兩刃刀在對面列陣。二郎環顧左右一陣冷笑：「這妖猴特以狂妄，怎當得起齊天大聖的稱號？」

齊天大聖掣金箍棒，整黃金甲，登步雲履，按紫金冠，笑道：「何方小將，口出大言？」

二郎：「弼馬溫！你有眼無珠，不識眞神。我乃玉帝外甥灌口二郎顯聖眞君，今奉我舅舅玉皇之命，捉你歸案，你速速歸降！」

悟空：「唔唔唔，知道了。記得當年玉帝的妹子思凡下界，私配凡夫，生一個私生子，後來劈山救母的，不就是你麼？我要罵你幾句，和你素無冤仇；想打你一棒，又可惜了你的性命。我饒了你，快回你的灌口去罷！」

二郎怒氣衝天：「潑妖猴！吃我一刀！」

兩個惡鬥起來，久久不分勝敗。二郎搖身一變，變得身高萬丈，頂天立地，青臉獠牙，朱紅頭髮，惡狠狠，舉起三尖兩刃刀望大聖頭上就砍。

悟空也使神通，變得與二郎身軀

一般長大，舉棒抵住二郎神。

二郎神這邊梅山六聖揮動令旗，縱開鷹犬，搭弩張弓，一齊上前掩殺。那猴羣一時率不及防，拋戈棄甲，撇劍丟槍，四散奔逃。

悟空見羣猴逃散，自覺心慌，收了法象，抽身就走。二郎追趕，悟空向水帘洞緊跑，却被梅山兄弟擋住去路，聽得一片聲喊：「妖猴！哪裏走，趁早歸降，饒你性命！」

悟空胆怯，把金箍棒化作綉花針藏在耳內，搖身一變，變成一只麻雀，飛上樹梢。

梅山六兄弟前後尋覓不見，吆喝道：「這猴精逃跑了！」

「奇怪！奇怪！轉眼不見了！」

二郎趕到：「趕到那裏不見了？」

梅山兄弟：「才在這裏圍住他，就不見了。」

二郎冷笑：「這妖猴也有九轉玄功，七十二變化？這是他窮途末路！」

二郎圓睜鳳眼，注目觀瞧……

悟空變的麻雀釘在樹上。

二郎收了法象，搖身變作一個雀鷹兒，抖翅飛上樹梢撲打。

悟空變作一個大鷲老衝天飛去。

二郎變作一只大海鶴追上雲霄。

悟空將身按下，飛入澗中，變作一尾魚兒尕入水底。

二郎（畫外音）：「這妖猴必是下水去了，不是魚就是蝦……那你也跑不了！」二郎變了一個魚鷹，在水面巡廻。

悟空（畫外音）：「這只鳥，似青鷂毛片不青，似鷺鷲頂上無纓；必是二郎在等着我……」

悟空變的魚兒，在水上冒了冒頭，打了個漩渦就潛入水底。

二郎（畫外音）：「看這魚！似鯉魚尾巴不紅，似鱖魚魚鱗不花，似黑魚頭上無星，似魴魚鰓上無針；怎麼見了我就跑，必是那猴子變的……」

魚兒又冒上水面，魚鷹飛上去，刷的啄了一嘴。

悟空竄出水面，變成一條水蛇，游近岸，鑽入草叢。

二郎變成一隻朱紅綉頂的仙鶴，伸出一只長嘴，來吃這條水蛇。

悟空變成一只黃鼠狼伏在山崖上！

二郎現出原身：「弼馬溫！你好下賤！」取出彈弓拽滿，一彈把黃鼠狼打個蹓躂。

黃鼠狼屁股後面放出一陣濃烟，二郎與梅山六聖掩鼻後退不迭。

梅山兄弟：「臭！臭！」

黃鼠狼滾下山崖，見無人追趕，現出眞身。

悟空：「看不出這小小二郎這麼利害！」

追殺之聲傳來，悟空就在這山崖上平陽之地變成一座土地廟，大張着口，變了個廟門，牙齒變作門扇，舌頭變作菩薩，眼睛變作窗欞，兩只手變作兩株松樹，兩條腿圈起來變成一堵四方圍牆，只賸下一條尾巴……

尾巴豎起來變成一根旗竿。

二郎與梅山衆將趕來，四下張望。

梅山兄弟：「好個奸刁的猴精！還是教他跑了。」

二郎：「且慢！大廟小廟見過千萬，沒見過廟後豎旗竿！又是這個畜牲搗鬼，他若是哄我進廟，就把我一口咬住……」取彈弓瞄準。「看我先打窗戶，後打廟門！」

悟空（畫外音）：「好利害！窗戶是我眼睛，廟門是我牙齒，可是打不得！我跑！」

悟空一個驟跳，又冒在空中不見。

梅山兄弟：「怎麼又不見了？」

二郎：「奇怪！奇怪！不能叫他跑掉，等我上去尋他。」

二郎縱身駕雲而上，起至半空，只見李天王高擎照妖鏡立在雲端，哪吒隨侍在側。

二郎：「天王，可見那猴精嗎？他戰敗逃走，不知去向了。」

李靖舉起照妖鏡四下照看：「眞君，快去，這猴精使了個隱身法，走出重圍，往你那灌江去了。」

## 二十五

灌江口，二郎眞君廟。

悟空來至廟前，搖身變作二郎眞君模樣，逕自走入廟內。

鬼判們紛紛上前迎接：「眞君回來了……」

悟空扮的假二郎大搖大擺坐到堂上，鬼判送上香火簿：「請爺爺查點，這幾天的香火錢糧賬。」

悟空：「哦，哦，哦……」翻查香火簿。

門外，二郎眞君大步進來。

衆鬼判一見，個個吃驚。

判官：「怎麼，又來了一個爺爺？」

二郎：「你講的什麼？可有一個齊天大聖到過這裏？」

判官：「沒有看見什麼大聖，只有一位爺爺正在查點香火簿……」

二郎舉起三尖兩刃刀直撲大殿。

二郎撞進門，假二郎笑道：「告罪，告罪。這二郎廟如今姓孫了……」

二郎劈面一刀，悟空復了本相，舉棒相迎，兩個狠鬥起來，打出廟門，半霧半雲，且行且戰……

## 二十六

兩個又打到花菓山，水帘洞外。四大天王，梅山兄弟，將悟空團團圍住。悟空掄起大棒有如一片金光罩體，力敵衆天將，毫無懼色。

半空中，觀音菩薩由弟子惠岸陪侍在側，來到花菓山戰場上端。李靖與哪吒躬身施禮：「李靖率子哪吒參拜菩薩。」

惠岸：「孩兒木叉參拜爹爹。」

觀音：「二郎助戰，不知勝敗如何？」

李靖：「猴精不是二郎對手，可是急切也拿他不住。」

觀音俯視花菓山前雙方正打得難解難分。

觀音：「我把這楊柳淨瓶拋下去，打中猴頭，叫二郎小聖好去拿他！」

觀音看準悟空，拋下淨瓶。

悟空正獨力苦戰，楊柳淨瓶自天而下，打中天靈盖，一跤跌倒，正待爬起，被二郎的哮天犬照腿肚子上一口，重又跌倒，罵道：「畜牲！你敢咬我！」

梅山兄弟一擁而上，用繩捆綁，橫豎捆了個結實。

天兵天將紛紛追捕逃散的猴羣。

悟空：「戰了半日，不想吃了狗的虧！」

二郎拔刀穿透悟空琵琶骨。

悟空：「哎喲！好你個狠毒的二郎！」

二郎：「穿透你的琵琶骨，看你還能變什麼？」

妖猴被擒，天兵天將一片歡聲雷動。

## 二十七

斬妖台。

悟空被反縛雙手，綁在斬妖台上，背後插標，大書「斬決妖猴孫悟空一名。」

三聲號砲，劊子手舉刀向悟空頸項砍去。

噹瑯一聲，金星閃迸，悟空哈哈大笑。

劊子手看刀，刀口捲刃。

幾名劊子手一齊擁上，刀砍斧剁，槍刺劍刳，悟空全然不覺。

鼾聲大作，悟空竟自睡着了。

火部衆神噴火燒……

雷部衆神以雷屑釘打……

悟空絲毫無損。

## 二十八

靈霄殿。

大力鬼王跪奏：「大力鬼王啓奏玉帝萬歲，這齊天大聖不知從何處學來護身之法？臣等用刀砍斧剁，雷打火燒，不能傷他絲毫！」

玉帝搖頭：「這該怎麼辦？」

太上老君說話了：「那妖猴吃了蟠桃，飲了仙酒，又偷吃了我一爐金丹，因此煉成了金剛不壞之身。如今只有交給我帶回兜率天宮，放進八卦爐中，用三昧眞火，煅煉他七七四十九天，煉出回爐金丹，妖猴自然化爲灰燼！」

## 二十九

兜率宮裏太上老君丹房。

架火童子正在狠命拉動風箱。

六丁、六甲將悟空抬架而來，八卦爐門大開，爐內四壁通紅，火舌翻捲。

老君掐訣念咒，火勢更猛，悟空被投入爐內。

悟空被火包圍，首先燒斷了捆綁的繩索，悟空伸手將琵琶骨上的穿釘拔出來。

悟空用力推爐門，推不開，火越燒越猛。

爐外，架火童子拼命拉動風箱。

燒火道人拼命在爐底添柴。

爐內，悟空閉目養神。

悟空躺倒。

悟空：「這李老君是個小氣鬼，這八卦爐太小了點兒，老孫睡覺伸不開腿……」

爐外。

老君走近爐前說：「停火！」

童子和道人都住了手。

老君：「金丹已經煉成，把葫蘆拿過來。」

侍童捧葫蘆近前。

老君：「打開爐門。」

道人打開爐門，火焰噴射而出，悟空跳出丹爐。

老君大驚後退。

悟空一脚將八卦爐蹬倒，爐火遍地燃起。

道人童子上前攔阻，被悟空一拳一脚俱都放倒。

老君趕上抓他，被悟空摔了個倒栽葱。

悟空跳出丹房，抖一抖身上爐灰，耳中取出綉花針，化作金箍如意棒，

掄起來，一路上逢神打神，逢怪打怪！打得那九曜星閉門閉戶，四天王無影無形。

## 三十

悟空一路打來，所向披靡，直打到靈霄殿外。

值殿的王靈官執金鞭上前擋住：「大胆妖猴！靈霄殿上豈能容你橫行！王靈官在此！」

悟空揮棒就打，兩個鬥在一處。

靈霄殿上，玉帝又驚又怒，兩旁文武仙班惶恐萬狀。

玉帝：「妖猴打上靈霄殿，這還了得！佑聖眞君……」

佑聖眞君出班。

玉帝：「速調三十六部雷神助戰，務將齊天大聖孫悟空給我拿下！」

三十六雷神與王靈官將悟空圍住，這大聖使一條如意棒左遮右擋，後架前攻，全無懼色。及見三十六雷神刀槍劍戟來得甚緊，他即搖身一變，變作三頭六臂；如意棒變作三條。六只手使開三條棒，衆雷神不能相近。

玉帝驚魂未定，喊殺聲愈近殿門。

玉帝拍案疾呼：「游弈靈官、翊聖眞君，快！快！快！快上西天，恭請西方佛祖前來降妖！快去！快去！」

## 三十一

西方世界，如來佛祖駕五色祥雲前往靈霄殿。阿儺、伽葉二尊者相隨在側，所經之處只見金光萬道，瑞氣千條。

## 三十二

靈霄門外，悟空與王靈官，衆雷神戰鬥正酣。

如來佛祖來到，阿儺傳旨：「西天佛祖傳旨：王靈官、衆雷神停息干戈，叫那大聖出來，佛祖親自問話。」

衆雷神住手，讓開一條路。

悟空收了法相，厲聲高叫：「你是那方神佛？敢來問我？」

阿儺：「大聖休得無禮。西方極樂世界釋迦牟尼尊者，南無阿彌陀佛在此。」

悟空：「呵！呵！你西天佛祖不在西天修行，却來管這天宮的閑事？」

如來：「你猖狂粗野，大鬧天宮，豈得算做閑事？我來問你，你何年生長？何方得道？爲什麼這樣不服管

教，胆大妄爲？

悟空：「我老孫與天地同生，山川同壽，拜友求師，成仙得道。只因玉皇大帝不知好歹，輕賢慢士，對咱老孫先施羞辱，後動刀兵，又把我關進煉丹爐內烈火焚身七七四十九日！可是他空費心機，其奈我何？常言道：『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看他文不能提筆，武不能拿刀；不種莊稼不幹活，有他不多，沒他不少；叫他讓位給我，萬事全休！」

如來：「如是不讓呢？」

悟空：「我教他這天宮寶殿永不清平。」

如來微笑：「可笑你初世爲人，不知天高地厚，這樣口出狂言，你有多大本事？」

悟空：「要問我的本事？我會七十二般變化，萬劫不老長生；會駕觔斗雲，一個觔斗十萬八千里！難道做不得玉皇大帝？」

如來：「好，好，好。我和你打個賭，你如有本事，一觔斗打出我這手掌心，就算你贏了，再不要刀兵爭戰，就請玉帝把天宮讓位給你。你若不能打出手掌仍去下界爲妖，不要再來胡鬧。」

悟空：「你說的是眞話，還是騙我？」

如來：「我乃西天老佛祖，豈能騙你？」

悟空：「你是個老胡塗！一個觔斗就能坐上靈霄殿，我何樂不坐？把手掌伸出來！」

如來伸出右手，似一張荷葉大小。悟空縱身一躍，跳進如來掌心，叫一聲：「我去了！」

悟空抖擻精神，一個觔斗雲，排空馭氣，似風車、閃電飛速前進，騰雲駕霧，豈止十萬八千里……

猴王不住前進，只見五根肉紅色柱子，撐着一股青氣，直矗三十三天、九霄雲外，不見盡頭。

悟空止步，停在柱脚下，回顧：「這裏必是到了天邊，如來作證，靈霄殿必是我老孫坐定了……回去吧！且慢！待我留個記號，也好和如來說話。」

悟空拔下一根毫毛，招訣：「變！」變出一枝濃墨毛筆，在柱上寫道：「齊天大聖到此一遊。」

悟空忽然打了個冷戰……解褲子，在柱脚撒了一泡猴尿。

悟空繫好褲子，轉身說：「回去了！」一個觔斗，風馳電掣，返回原處。

悟空翻回如來掌心，說：「我已經翻出去，又翻回來了。你教玉帝讓

位吧。」

如來罵道：「你這缺德倒霉的騷猴子！你什麼時候跳出過我的手掌心？」

悟空：「佛祖，你那裏知道？我已去到了天邊，看見五根紅柱直指重霄，我也曾寫字留題，你敢同我去看嗎？」

如來：「到哪裏去？你低頭看看吧。」

悟空低頭看時——

如來右手中指上寫：「齊天大聖到此一遊」

如來：「你再低頭聞聞，好一股尿騷氣！你往哪兒撒尿！」

悟空目瞪口呆。

如來：「怎麼樣？怎麼樣？」

悟空：「你……你是弄什麼妖法來作弄我？我不信，決不信！我再去一趟……」縱身欲躍！

如來厲聲：「你往哪兒去？」

如來翻掌一撲，將悟空撲在掌下，將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聯山，喚作「五行山」，將悟空仰面朝天壓在山下，只有一個猴頭露在山外。

衆雷神與阿難、迦葉合掌稱揚：「佛法無邊，善哉！善哉！」

如來：「妖猴！妖猴！可知罪了？」

悟空：「老佛祖，放我出來吧。」

如來：「早知今日，悔不當初。不能放你了。」

悟空：「如來，佛家慈悲爲本，你不該這樣狠毒！」

如來：「你不知：不狠不毒不能成佛！……也罷，我還是慈悲慈悲你，土地何在？」

土地破土而出：「五行山土地參拜佛祖。」

如來：「土地聽我吩咐，從今後，大聖飢餓時給他鐵丸子吃，口渴時給他銅汁喝，待他災刑期滿，自然有人救他。」

土地打躬而退：「是是是……」

如來從衣袖取出一紙符咒，交予阿難：「將此帖貼在五行山上。」

五行山符咒大書：「唵嘛呢叭咪吽」閃放金光。

如來：「悟空，聽我一言，牢記休忘：妖猴大胆肆猖狂，却被如來覆手降；若得他年重抖擻，求經奉佛上西方。」

——第一部完——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日

# 《海洋文藝》月刊停刊啟事

本刊由於銷行阻滯，虧蝕良多，決定截至本期，宣告停刊。

多年來，荷蒙遠近作者支持扶掖，讀者關懷愛護，匡助之勞，至殷至切；而近今策勵書簡，紛至沓來，溢美之言，尤增慚悚！茲以臨歧之際，未及一一馳函致意，並此同表謝忱。

訂戶其有尚未滿期者，敬請就原訂閱處洽商處理。此白。

海洋文藝社 一九八〇，十，一。

# 別有特色的台灣文學

葉如新

台灣省的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是重要的有自己特點的支流。

中國還有其他二十八個省市自治區，有些在文學上也有本身的地方特色，但這和台灣文學所表現出來的特點是不同的。不論是光復前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至於七十年代到現在，台灣文學都有階段性的特徵，而反映出台灣同胞在各個歷史時期的遭遇。與此同時，又看到了台灣文學從殖民地文化脫胎出來，從幼稚到比較成熟的發展過程，從找尋模式到逐步形成自我風格的過程。更可喜的是，近年來，相當一部分台灣省文藝家正和海峽彼岸的文藝家加强了直接和間接的聯系，加速了認同，有意識地擺脫「門外孤兒」的感覺。

這一點，對台灣文學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多年以來，閱讀台灣的作品，固然爲其中相當一部分在題材上和手法上日益走向現實主義而喜悅，但到底所涉及的範圍太狹窄了。胸懷不廣，視野不遠，纖細有餘而氣魄不足，這同作者們在許多方面受到局限是分不開的。有些作家以懷舊作素材，如白先勇，有些作家把筆鋒轉去異域，如歐陽子，相信都不是偶然的。孔子說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這段話，不可以硬套到台灣文學界的情況上去，只是說，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要「中行」——恰如其分，也並不容易。唯有把寶島和大陸在地理和心理上如實地聯系起來，使台灣文學找到她的「根」，才有可能更深更廣地開闢新的局面，而這樣的條件正在形成。

因此，我們可以期望台灣文學正開始邁向又一個新的里程。

如果回顧現代台灣文學走過的道路，對這個期望便有更大的信心，雖然說困難，也確實還不小。

台灣在日本霸佔時期，有沒有文學活動呢？當然也有的，有人民就有文學。按照王拓的分析，殖民時代的台灣文學，是在台灣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和島內的封建地主雙重壓迫下進行非武裝抗日的社會啟蒙運動下展開的。他認爲可以如葉石濤的意見分爲三個時期：

> 首先是一九二〇年代的「搖籃期」……這明顯的是受了中國當時自五四運動以後的一連串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而表現出強烈的反帝和反封建的色彩。接着是……一九三〇年後約八年之久的所謂台灣文學的「成熟期」……這個時期的台灣文學作品……，不僅在技巧上已有高度的成就，在內容上也表現出寫實主義文學對社會矛盾、對立準確的掌握，而强烈地反映出反迫害、反剝削的精神和願望。……可惜這種成熟剛健的文學發展，却在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侵華的「七七事變」侵略戰爭後……遭到慘痛的打擊。這段「戰爭期」中的台灣文學作家，在這種帝國主義强權的壓迫下，有一些不堅定的人投降了，但是也有一些不屈服的堅決的民族鬥士，如楊逵、吳濁流等，却轉而或以表面的僞裝，或以完全秘密的方式，爲台灣的中國文學發展與民族鬥爭繼續努力。（註一）

這一論列，比較清楚到說明了日佔時期台灣文學（或者準確一點說，是台灣的中國文學）的概況。但由於殖民地處境的嚴重困難，又强迫推行日文教育，不說用漢文寫作，就是用日文寫作的也不多，所以特別在技巧上還顯得稚嫩，「語言稍嫌粗糙、結構略欠經營、人物刻畫爲不夠圓熟，情節的演進沒有足夠的說服力」（同前引）。當然這不能作爲話病。

楊逵是日佔時代比較有名的用日文寫作的作家，一九三六年，他的短篇小說《送報伕》譯成中文在上海發表。他參加過抗日運動，作品有濃厚的民族意識，但創作並不多。因而更受人注意的是吳濁流，他在日佔時代過了四十五年，受日文教育，還當過「教諭」，三十七歲才開始寫作，而最受注意的是戰爭時期在「特高」監視下掩蔽着寫成的長篇小說《亞細亞孤兒》——一本用日文寫成的小說，後來譯成中文。鍾肇政說，吳濁流「在《亞細亞的孤兒》裏，以孤兒意識爲具象表徵，爲我們塑造了一種極爲鮮明的殖民地性格。胡太明（作品的主人公——引者）有確切的民族意識，痛恨騎在同胞頭上的統治者鐵蹄，對於在强權的卵翼下，甘爲走狗，以求一身的平安乃至榮華富貴，他也深不以爲然。他目睹了多位血性男子，不願淪爲異族下的亡國奴而亟思有所作爲。他對他們有無限的憧憬，但是他却不能站在起跑線上勇敢地起步，置身於他們之中。末了他竟發現到自己也成了一名幫兇」，胡太明竟然在彷徨、無助裏發瘋了。鍾肇政認爲，吳濁流寫出了殖民地時期台灣同胞的一種典型。

吳濁流在戰後的台灣，是熱心的文學拓荒者，儘管在他一九七六年逝世之前，並沒有得到多大的支持。比起吳濁流，另一位台灣文學的先驅鍾理和，在際遇上就更不幸了。

鍾理和在日佔時期的台灣出生，世代業農，讀書很少，但性好文學。從讀書中，他嚮往彼岸的祖國。二十三歲，因戀愛的不自由離家出走到東北，兩年後回台灣携愛人私奔，先後到瀋陽、北平。在這個時期，寫成了長篇小說《笠山農場》及短篇集《夾竹桃》等。戰後和妻兒一同返台灣，曾任初級中學的代課教員，不久即患肺病，便一直受貧病的威脅仍斷續進行創作，一九六〇年以咯血而死，只有四十五歲。他的作品不算少，可是生時就只是在日佔時期出版過一本《夾竹桃》。他的遺言說：「《笠山農場》不見面世，死而有憾。」這確實是大爲使人惋惜的事。

鍾理和的作品富於鄉土氣息，所描寫的又主要是貧苦的農民，有强烈的現實主義意義。而他在困窮的境遇中孜孜矻矻爲文學而努力的精神，雖然有生之年未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後來却得到相當高的評價。最近，北京文藝界爲他舉行紀念會，可說是罕見的殊榮。

張良澤說：

戰前的台灣作家，無論「御用」或「叛逆」，多少總參預殖民時期的社會運動或文學運動，惟獨鍾理和默默地自修與寫作；戰後的台灣作家，得意者棄筆從官從商，失意者封筆隨遁，惟獨鍾理和堅持文學的立場，默默地投稿，默默地掙扎。他飄泊一生而從未服過一年以上的公職，潦倒一生而從不以文學爲安身立命之工具；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從未以日文寫作；精湛的中文造詣，從不寫阿諛奉承的作品。因此，無論戰前或戰後，都很少人知道他；但凡知道他的人，無不喜愛他、欽仰他。（註二）

在這裏應當提一下張良澤，他確實是個有心人。他主編和推動出版了《鍾理和全集》（一九七六年）和《吳濁流作品集》（一九七七年）。張良澤是台灣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講新文藝課程，獨能認識到這兩位台灣文學先驅者的重要成就和應有的地位，給予評價，大力揄揚。尤其是鍾理和，如果沒有張良澤的努力，也許就此完全埋沒了。他說：「很多人懷疑我十多年來孜孜於茲，是否值得？鍾理和將來是否能在文學史上佔一席之地？不管別人如何想法，我只是做我認爲有意義的事情，至於這件事情在世俗眼光中的價值如何，我從不考慮，正如我從不考慮我是爲誰而活的。這年頭大家都喜歡圍擠在一堆，爭看大紅大綠的玫瑰花或外地移植進來的名花異卉；然而，我願獨賞路邊的小草，那株小草不論風吹雨打、任人踩躪，它總是牢牢地抓住大地，吐放鄉土的泥香。」（註三）

在對吳濁流、鍾理和表示敬意的同時，我們認爲應當致敬的還有張良澤。

但是，吳濁流和鍾理和在戰後的台灣是沒有受到注意的。吳濁流要提倡文學，只能把全部積蓄拿來創辦《台灣文藝》雜誌，一個人編、寫、拉稿，跑印刷廠兼發行，多次陷入經濟困境，向富人要求支持却失望而歸，被稱爲「沿門托鉢的文化人」。鍾理和的悲慘生涯，前面已經說過了。爲什麼會這樣呢？

台灣「光復」之後，首先是從五十年的殖民地統治後的台灣從各方面恢復「漢化」的問題。在其中，文學的恢復顯然是最薄弱的環節。能夠用流暢漢文寫作的實在不多，有之也大部分是消閑性的，類似鴛鴦蝴蝶派的作品。這是一個迷惘而沉寂的時期。

一九四九年，大陸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部分文化人在各種情況下來到了台灣，爲台灣文學增添了活力。可是，在當時的特定歷史背景下，能夠發表出來的作品絕大多數是所謂「反共」的八股文學。既然是規定了的八股，那麼縱使

是很有才華的作者，也難以寫出好的作品；而這種氣氛下，是培養不出成熟的作家來的。同時，若干年內，台灣在經濟上還處在混亂、落後的狀態，民衆生活普遍貧困，在氣候上也不宜於文藝的萌長。

一九五〇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宣佈對台灣進行「經援」和「軍援」。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六年，「美援」總額達到十五億五千萬美元。台灣省地方政府即利用這筆款項進行經濟建設。這個情況，使台灣的經濟具有極度的倚賴性，因而潛伏着俯仰由人的危機，但是無論如何，使台灣的經濟情況起了很大的變化：都市由於工業的發達而擴展了，農民大量流入城市，而本來落後的農村也走向資本主義化。經濟的發展需要更多有文化技術的勞動力，教育於是逐步普及，文化水平有了提高。台灣文學在新的條件下有所進展。

由於「美援」成爲決定性的因素，因此美國式的生活和文化也就憑藉金元的力量鋪天捲地而來。台灣出現了一批新的作家，他們「以模倣並抄襲西方中產者的感情和思維方法，跟隨他們世紀末的頹廢的世界觀，倣效他們麻木、荒謬、病態的姿態，以艾略特、卡夫卡、卡謬、D·H·勞倫斯等西方文學家爲師」，「大多數都是散發迷茫、蒼白、失落等無病呻吟、扭捏作態的西方文學的倣製品」。（註四）王拓的這個分析，無疑是中肯的。直到現在，我們仍然可以見到這一類的作品在台灣文壇上佔着相當的比重。他們之間包括一些所謂「留學生文學」。「這些留學生的『現實』是『紐約、芝加哥，或是中西部的一個小鎮，但是那樣的現實，倒有點像夢幻，像一個睜眼的夢』，他們『在那裏徘徊，又像在尋找什麼，又像在逃避什麼』，但是這些人並非『過路的蜜蜂』，他們經過一個『過渡時期』，最終成爲『心甘情願的投降，心裏降了，嘴裏也降了』的最快樂的人。……這樣的留學生和五四時代的那些留學生不同，那時候的留學生的愛國情操罕見於今日的留學生文學中，……」（註五）這不能不是反映了某種現實的病態的文學。

五十年代中期，一批愛好文學的大學生逐漸受人注意，他們是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叢甦等，都是台灣大學外文系的學生，起初在《文學雜誌》發表作品，後來自己創辦《現代文學》，成爲有代表性的一支異軍。他們是台灣新一代的知識分子，既有中國文學的基礎，又有研究外國文學的條件。在當時，他們至少是在家庭的社會層次和經濟能力上是比較優越的一羣，大部分後來都到美國去進修以至留在那裏工作和生活。他們通常都有較好的文學素養，有

相當圓熟的技巧，在中國文學傳統和西洋文學中汲取營養，又融滙出自己的特色。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白先勇，在台灣，他被譽爲卓越的短篇小說家。他創造的人物有典型性，形象鮮明，語言生動、凝練，而且富於中國韻味。他能享有盛譽，是完全合理的。可是，從內容來說，白先勇所創造的人物絕大部分是從大陸跑去台灣的官僚貴族，充滿了對往日的懷戀和對今日的怨歎。所以他被稱爲最後一個爲沒落貴族唱悲歌的人，他「捕捉了各階層各行業的大陸人在逃亡來台後二十年間的生活面貌」（註六）。這也是現實，但只是現實的一個部分。而當作者對這些人物寄予太多的欣賞與同情之時，所刻劃的深度也就隨之削弱了。人們相信，如果白先勇擺脫了過去歷史的依戀，把筆鋒轉向這個時代的新的題材，他將會有更傑出的成就。

這一羣作家中另一位惹人注意的是陳若曦。她在台大外文系的時候，明顯地受到西方文學的影響，在結構和技巧上做了許多工夫，看到了她的才華。後來她到了加拿大，並且一段時期停止了創作。不久之後，由於對祖國大陸的嚮往，同時希望能夠發揮自己的作用，她和丈夫回大陸去了。很不幸，她們碰上了「文化大革命」，美好的理想變成了一場噩夢。她看到了太多的東西，同時也有太多的怨憤。在離開大陸之後，她寫了一連串反映當時大陸情況的作品，實在是對於那場浩劫的揭露和譴責。當時有人以爲她在「反共」，現在証明，她的矛頭其實是指向林彪、「四人幫」，和粉碎「四人幫」後內地出現的「傷痕文學」同一類型。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後期的作品中，陳若曦不論在思想上還是在技巧上，比早期成熟得多了。她走過一條曲折的道路，經歷了幸福和苦難，對台灣或是大陸的人們，都有很好的啟發作用，具有典型的意義。

比較起來，於梨華、聶華苓和陳若曦所走的道路接近而又不盡相同。她們都是從台灣到美國去，其作品前期可以列入所謂「留學生文學」的範疇，但後來却興起了强烈的家國之思，並且看到，海峽兩面的祖國不應該長期分離，於是爲此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在她們的文學活動中，體現了台灣文學工作者一種符合時代要求的趨向。客觀地看起來，留學生們一方面有可能比在台灣有更大的視野，另一方面在創作和行動上也有比台灣少一點的局限，這不能不是有利一些的因素。

但到此爲止，台灣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所寫的絕大部分都是過去的經驗，不論是寫抗戰時期的中國人民集體的苦難，或是個人早年經歷的平凡事務；要不然就是對於來自歐美的那些性與新潮的崇拜，或是脫胎於蝴蝶鴛鴦派的虛空的東西」（註七）。而吳濁流、鍾理和開創過建基在台灣鄉土上的文學，竟然似乎無以爲繼。這說明了台灣在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之間，受到太多外來的冲擊，具有本身特點的文學還沒有形成。這種情形，在一九六六年《文學季刊》創辦之後才發生了一些變化。《文學季刊》提出：「一個藝術家首先應該把自己置身於現實生活之中。這種置身現實是連自己也包括其中的，這樣他才能領略這時代的痛苦和歡樂……。」這是一種重要的態度，因爲正是他們，開闢了台灣文學新的一頁。走在這條道路上的作家，較早的有王禎和、黃春明、陳映眞、尉天驄等，較後起的有王拓、楊青矗、宋澤萊、洪醒夫等人。他們絕大部分是當地人，來自較低的社會階層，又不一定受過高等教育，更少去外國留學的機會。他們在自己的生活中，發掘了題材和人物，因而有較强的社會意識；他們運用富有地方色彩的語言，因而有濃厚的鄉土氣息。王禎和所描寫的人物「是那些農業社會轉變到工商社會時的一些小人物，他們大多是苦幹、樸素的人，但在資本經濟的龐大壓力下，他們都扭曲而變形了」（註八）；黃春明作品中的人物多數是那些被稱爲「受屈辱的一羣」的人；陳映眞寫的却主要是小知識分子，也反映了「寄寓於台灣的大陸人的滄桑」；在他的作品中，通常可以看到作者對人性和社會性進行探討的願望。

王拓和楊青矗是七十年代嶄露頭角的作家。王拓揭示了在資本控制一切的社會中，縱使是窮鄉僻壤，縱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免不了受到嚴厲的衝擊，從而比較深刻地揭示了台灣社會的變化和這種變化所引起的後果。有人指出，王拓在那些熱情而誠摯的作品裏，充滿了抗議的聲音，要求給那些一直受騙或敢怒而不敢言的人以公平的待遇。楊青矗的注意力集中在「工廠人」之中，這是在台灣逐漸佔有重要地位而向來不受到注意的一個階層，他以作品爲收入微薄又受到不合理對待的工人呼籲。他確實是進入社會現實了的。

同樣反映農村深刻變化的還有宋澤萊，他的《打牛湳村》曾經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討論。許南村（即陳映眞）說：「宋澤萊的《打牛湳村》便是一九六〇年代初以迄於今日的、變貌中的台灣農村爲背景，描寫生活於這個背景中的人的

困境。在資本主義下的農村，農產品徹頭徹尾地變成了商品。」這種變化的結果，是中間商人使用各種辦法，包括欺詐、恐嚇來壓低農民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價格，以牟取暴利。他把這些中間商形容成「可以從牛角上叮出一口很好的血來」的牛蜂。我們應當注意到這位新起的年青作者，他和王拓、楊青矗一樣，企圖把筆鋒指向社會的深處，雖然他還很不定型，在過於漫畫化的描寫上也有許多不同的議論。

但是要指出的是，忠於現實主義和忠於自己鄉土的作家，自然難免刺痛了一些人，因此他們的遭遇也就使人担心。陳映眞曾經一度失去自由，現在被加以罪名而在「服刑」中的是王拓和楊青矗。這說明，在台灣文學工作者的道路上，沒有什麼坦途。當然，這也決不能阻止台灣省文學活動的向前發展。

補充說一下，在台灣文學的各個領域中，比較有成就的是短篇小說，這與發表機會較多又普遍受到提倡有關係，同時這也是易於反映現實的形式。本文主要從這方面略作介紹。至於詩歌、散文、戲劇，雖也有些較好的作品，但可述的不多，便從略了。

（註一）王拓：《廿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動向》（《街巷鼓聲》八十三、八十四頁。）

（註二）張良澤：《鍾理和全集．總序》

（註三）同前書。

（註四）王拓：《廿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動向》（《街巷鼓聲》八十七頁。）

（註五）何欣：《三十年來台灣的小說》

（註六）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第六頁。

（註七）何欣：《三十年來台灣的小說》

（註八）尉天驄：《王禎和小說中的人物與語言》

# 現今歐美文學批評理論上的紛爭

木令耆（寄自波士頓）

文學批評發展到二十世紀已達到它的黃金時代，在最近十多年它卻開始有觸礁的危機，文學批評的流派越來越多，在百家爭鳴後走向一個待將萎縮的階段。最近又有「讀者批評」時代出現的趨向。「讀者批評」也並非一般的讀者，而是指一些最新流派的文學理論家舉起的「讀者」旗子。

在一九四零年代產生了「新批評」。「新批評」的來源與文學上的教學問題有密切的關係。當時在大學的文學課上，教師應當如何講授文學是一個難題。傳統上的教課是對課文講解分析等，但是從一九三〇年代起文學上起了大變化，新詩體，新小說開始出現，文化界的讀者趣味也有改變，工業社會也走進新的摩登時代。新詩體需要新的解釋方法，如果學生知道每個生詞的意義而並不能懂整首詩的意義。教師們開始研究怎樣去念「課文」本身，「課文」是研究的對象，「課文」也是指一個文學作品的「本文」。當時的文學理論家認爲「本文」是獨立的，研究文學作品不必去理會作者的生平事歷，作品的本文是惟一應該研究的對象。因此在課堂討論過程中，不必去理會作者的一些言論和另些學者的言論，以此推翻了一些學者的權威，而以作品本身的本文作研究對象和客觀標準。

在以作品本文作客觀標準，文學批評解決了文學權威獨裁的問題，並且也反抗一些個人以主觀印象假爲文學批評。

律確（I. A. Richards）在提倡「新批評」時曾說：

文學藝術的目標是以文字來傳達意義，我們讀作品本文時，並非爲了要研究作者的用心，而是作者用的文字給予我們的意義。」但是在提倡「新批評」時，律確已經遇到一個難題：他明瞭讀者永遠不能去猜測一個作者的用心原意，但是文字本身的意義也不能有一個統一的意義。

安不森Empson卻堅持探討作者用字的用意，他在他的一本書《七種晦澀》（Seven Types of Ambiguity）提出對「本文」客觀解釋標準的一些懷疑。他說有些字眼在本質上便是含糊不明的，有些意義是模稜兩可的，並且有時作者「原無意」而造成給讀者的「有意」。有時作者用的字句則是經過潛意識的功能而表現出來。一個字句不但有表層意義，也有底層意義，只研究「本文」的字句時便完全忽視了這些因素。

李非（Leavis）雖然贊成細讀「本文」（text）是一個基本條件，但是他並不注重文字上的含糊，他却認爲批評者的判斷力是極其重要的。他判斷一個作品的價值好壞是根據作者的知識，和作者在自身情感上有否紀律；作者對文字的敏感與對形式的敏感。李非着重作品上的修養紀律，他是一個追求形式美的批評學者，他注意作者用字形容敍述的功能和作品的完整性。他對一個作品也有强烈分明的愛憎。

最近三十年來對「新批評」的嚴肅氣氛開始產生了反抗。法勒來(Frye)在五十與六十年代著有他的批評論——文學造型論，目的在補充與擴大「本文」批評論的狹窄範圍。法勒來企圖將文學批評推進入知識理論範圍。他這種企圖與他的博學廣知的背景有密切關係，另一方面也許他受了法國的結構主義的影響。

結構主義（Struoturalism）是一個極複雜又極難的批評論，它企圖以文字上的理論去解釋文學。結構批評追溯於法國人文學者利非，史早斯（Lévi-Strauss）的人文學，結構主義。至今結構主義的學者也是法國人佔多數。（以下幾段試圖解釋結構主義，望讀者忍耐它的複雜艱難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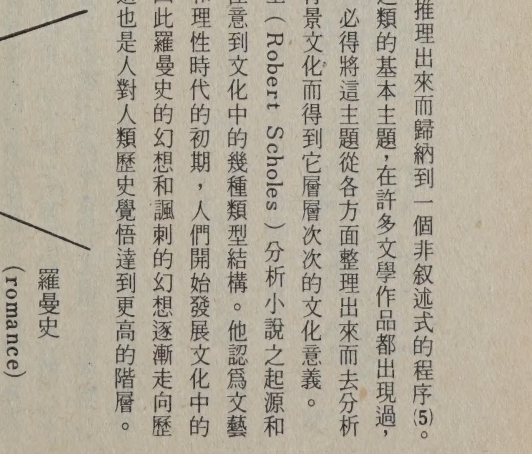
羅勃·修勒士（Robert Scholes）(1)曾說：結構主義建立一文學系統的模型。這模型可爲每一單獨著作做參考。結構主義企圖分析這個別著作與模型的關係，並且也探討這文學系統（模型）與其文化來源的關係。文學系統的定義取自語言系統。在法文，語言系統作Langue，每一個字句，聲明，甚至於詩，或小說却爲parole。如果不瞭解Langue，便不能徹底瞭解parole，但是學一個語言時，

却完全可以先從parole學起。(2)從這語言系統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文學系統等於langue，個別著作等於paro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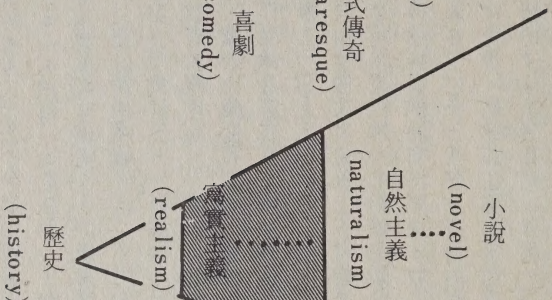
結構主義認爲研究文學作品應當注重其基本主題（motif），基本主題是一個，或是許多著作中含有的，並不能縮減的原子(irreducible element)(3)。Lévi-Strauss常稱呼這原子爲mytheme（神話主題）。譬如「浪子回頭」，「繼母虐待前妻子女」，「子殺父而代之」等等均是「神話主題」。在西方文化，聖經中便含有不少類似的「神話主題」；聖經也是最豐富的資料，「神話主題」資料的來源。在中國文化中，我認爲莊子便是一豐富「神話主題」的可溯之源。

另外一個法國結構主義者Claudio Guillen認爲文學類型（genres）是作者腦中運用的符號（codes）(4)，譬如悲劇，喜劇，田園故事，諷刺小品等。當一個作者開始寫作時，他必得選擇他應該運用的符號，悲劇或是詩等。每一個文化歷史時代有它不同的類型符號，譬如唐詩，宋詞，元樂府，明清小說等。在每一個文化開始時卻有民謠和神話等，由此可見類型（genres）與文化系統的密切關係。類型是文化系統的機構。Lévi-Strauss認爲我們可以將這些類型符號的意義分析出來，如果我們將基本主題（mythemes）推理出來而歸納到一個非敘述式的程序(5)。譬如Oedipus之類的基本主題，在許多文學作品都出現過，如果要瞭解它，必得將這主題從各方面整理出來而去分析它層層次次的背景文化而得到它層層次次的文化意義。

羅勃修勒士（Robert Scholes）分析小說之起源和它的成熟，他注意到文化中的幾種類型結構。他認爲文藝復興之後期，和理性時代的初期，人們開始發展文化中的歷史性覺悟，因此羅曼史的幻想和諷刺的幻想逐漸走向歷史的模型(6)，這也是人對人類歷史覺悟達到更高的階層。



羅勃修勒士認爲寫實小說之產生是從羅曼史的幻想和諷刺幻想的二勢力合併而趨向歷史性的結果，在西方文學上，它是起源於十八世紀。到了十九世紀，它受悲劇幻想和傳奇幻想二勢力的影響而演變成自然主義的小說。請參看下圖(7)




諷刺＋傳奇＝喜劇↓歷史↑羅曼史＋悲劇＝情操

他認爲寫實主義傾向教育性，緩和性和聯合性。自然主義卻傾向隔絕，孤立和毀滅。十九世紀中，小說發展達到頂點；它在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中獲得平衡點。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巴爾扎克、福洛拍（Flaubert）等的小說都靠近平衡點。狄克斯、非克瑞（Thackeray）哈代等卻靠近邊緣(8)。

二十世紀中，小說離開寫實主義，超過自然主義，小說的形式也有崩潰之危險。

如果將以上分析的文學系統，以它的類型作機構，再將這系統與它同時代的整個社會人類文化比較，便可推理出其間的密切關係。十八世紀是理性文化(age of reason)，寫實主義文學也隨之產生，十九世紀是羅曼蒂格的時代（Romantic Age）自然主義也隨之產生，二十世紀是隔離時代（age of alienation）小說的形式遭遇危機，我們有前衞小說，又看到反小說的勢力（Anti-Novel）。

最近有些文學批評家認爲結構主義不是文學批評，而變爲哲學。在法國，結構主義代替了存在主義，而成爲法國新知識份子的新流行哲學。有些英美文學批評家認爲結構批評家骨子裏其實是哲學家，哲學歷史家和語言家。

結構主義的流行也是因爲它的幾個巨星之突出，如弗可（Foucault），巴得（Barthes），和拉康（Lacan），這幾位都是當前的大學者。人們批評結構主義製造晦澀並也製造了一些怪誕的名詞。

在歐美文學批評界，「新批評」已潰化而走到兩個歧途：一，讀者反應理論，「本文」的意義在乎那一種讀者去閱讀它，讀者的個性和認同，影響他對作品的解釋。結果是一個作品的意義在乎有多少讀者對它有一致的見解。二，解撤辦法（Deconstruction）：「本文」化爲一種自由論壇，自由爭辯在其定義上不可能產生對作品的統一標準。結果是現在流行的「不能確定原則」。

法國後期結構批評家德律達（Derrida）曾經說過一首詩的定義在乎它多元性和多方面的聯想，這種聯想也在乎它的文化背景。德律達這種說法已爲「讀者反應理論」建立了以後的文學批評基礎。弗習（Fish）認爲一本書的意義雖然在乎誰是讀者，和讀者怎樣去讀它，他卻希望維持文學批評爲一學問，而不是由讀者隨便發表議論。他支持讀者的「主觀客觀」性質，主觀的感受而客觀的議論。他的立場和何蘭（Holland）有相同處。何蘭也希望找到一個主觀讀者的客觀嚴肅性，但是他又認爲作者無法控制一個讀者的反應，一個讀者可以即興發議論，甚至可以「胡說」。他覺得批評論也許不可能是客觀的。格木德（Kermode）是劍橋大學的文學批評家，他比何蘭更進一步認識作者與讀者之間的矛盾，但是他也不敢堅持以作者的用意爲根據，因爲他知道作者的「用意論」已被推翻，讀者基本上無法推測作者的用意。他企圖解釋：一個作品的價值在乎它的廣博性，如同聖經有不同的註解，一本好作品也會引起許多興趣的註釋。他說：「如果『紅字』或『七角閣樓房』的意義是荷從侖（Hawthorne）作書的用意，這是沒有什麼可說的，作品的原文，有它多類不同的悄悄逝去的聲音……其實是向讀者邀請合作的請帖。」他的意思是作品的意義在乎作者與讀者相應關係。

不路孟（Bloom）的理論背景是弗羅得的心理學，這與德律達、拉康兩個法國批評家相同。不路孟也接受拉康的觀察——語言結構與潛意識的密切關係。他認爲一首詩的語言結構根據作者的潛意識心理狀態，如渴望、焦慮，子殺父慾，自身壓迫感等，因爲一首詩，或作品只是作者與人類共鳴的心理狀態，他說每首詩追溯另一首詩，每首詩根據另一首詩。他認爲文學批評也是詩，所有的作者也是詩人。他覺得客觀解釋是不應存在的，因爲文學批評也

是文學創作，也是如詩一樣的來源於主觀的心理狀態。

文學批評的理論演進到「反理論」階段，現在的紛爭產生「不可確定」的觀念和原則，也許這原則解放了批評。也許這原則是學術界文學批評彼此攻擊的結果，「文人相輕」造成的現象。有人說這時代的文學批評走入極端專門學術的困局，結果產生許多批評專家，而眞正的文人（Man of Letters）卻只剩寥寥幾個。

註：

(1) Scholes, Robert, Structuralism in Literature. New Haven, Conn, 1974.

(2) Green, Martin. Dreams of Adventure, Deeds of Empire. New York, 1979.

(3) ibid. 同上

(4) Guillen, Claude. Literature as a System, Princeton, New Jersey, 1971.

(5) Green, Matrtin. 同上

(6) Scholes, Robert. 同上

(7) 同上

(8) 同上

# 秘魯出版史上首次貢獻奇楚亞語兒童文學選集

艾常

據秘魯今年三月十日出版的《新聞報》消息，秘魯最近出版了奇楚亞（quechua）語兒童文學作品選集。在秘魯的出版史上，出版這樣一種集子，尚屬首次。

這個集子的書名叫《奇楚亞的故事和傳統》，共收入由秘魯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西班牙、法國和德國的名作家所寫的作品二十篇。

這個集子還附有二十張彩色插圖。秘魯的聖馬科斯大學實用語言研究中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同負責出版工作。奇楚亞語是印第安人使用的語言之一，目前有三分之一的秘魯人口在使用奇楚亞語。阿雅庫卓（Ayacucho）是使用奇楚語的印第安人最集中的住地。這個集子就是在阿雅庫卓印刷出版的。

《奇楚亞的故事和傳統》一書的面世將給講奇楚亞語的學童提供良好的小學閱讀材料，可以引起他們豐富的想像力和閱讀的興趣。

外國文訊

# 《現代》雜憶

施蟄存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間，我曾在上海主編過一個文學月刊《現代》，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新文學運動中，也算得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刊物。年來常有研究三十年代新文學史的青年學者來問及關於這個刊物的一些情況。因爲事隔四十多年，我記憶不眞，手頭又沒有一份當時的印本，匆遽答問，不免失實。今年五六月間，到徐家滙藏書樓去查閱了全份《現代》，錄出一些資料，重溫舊事，把曾經有人垂詢過的幾個問題，以及自己偶爾想到的事，寫成這幾段回憶，供文學史家參考。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五日，施蟄存記。

## 一 創刊宣言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軍隊在上海吳淞發動了侵略戰爭，以蔡廷楷將軍爲首的十九路軍奮起抗擊，阻止了

日本軍隊的推進。由於蔣介石的畏敵保命，不惜賣國投降，不久就和日本軍方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結束了戰爭。這次戰役雖然不到三個月，但使上海的經濟、文化、民生遭受到極大的破壞。幾乎所有的文藝刊物都停止了。

日本軍隊全部撤退之後，社會秩序逐漸恢復安定，文化出版事業正待百廢俱興。上海現代書局老板洪雪帆、張靜廬計劃創辦一個文藝刊物。這家書局，在戰事以前，曾出版過幾種左翼文藝刊物，如《拓荒者》、《大衆文藝》等，都被國民黨禁止了。在國民黨的壓力下，他們又不得不出版宣傳法西斯民族主義文學的《前鋒月刊》，這個刊物，幸而被日本侵略軍的一炮轟垮了。

現在，這兩位老板，驚心於前事，想辦一個不冒政治風險的文藝刊物，於是就看中了我。因爲我不是左翼作家，和國民黨也沒有關係，而且我有過辦文藝刊物的經驗。這就是我所主編的《現代》雜誌的先天性，它不能不是一個採取中間路綫的文藝刊物。

於是，我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出版的創刊號《現代》上發表了一個《創刊宣言》，全文如下：

本誌是文學雜誌，凡文學的領域，即本誌的領域。

本誌是普通的文學雜誌，由上海現代書局請人負責編輯，故不是狹義的同人雜誌。

因爲不是同人雜誌，故本誌並不預備造成任何一種文學上的思潮、主義或黨派。

因爲不是同人雜誌，故本誌希望得到中國全體作家的協助，給全體的文學嗜好者一個適合的貢獻。

因爲不是同人雜誌，故本誌所刊載的文章，祇依照着編者個人的主觀爲標準。至於這個標準，當然是屬於文學作品的本身價值方面的。

因爲本誌在創刊之始，就由我主編，故覺得有寫這樣一個宣言的必要，雖然很簡單，我却以爲已經儘夠了。但當本誌由別人繼我而主編的時候，或許這個宣言將要不適用的。所以，這雖然說是本誌的創刊宣言，但或許還要加上『我的』兩字爲更適當些。

這個宣言是在發稿前夜匆匆寫成，文字未經仔細思考。第二條所謂「普通」的，意思是「一般性」的。第五條所謂「標準」是指稿件取捨的標準。所謂「文學作品的本身價值」，意味着從文藝觀點來審定的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五四」運動以後，所有的新文化陣營中刊物，差不多都是同人雜誌。以幾個人爲中心，號召一些志同道合的合作者，組織一個學會，或社，辦一個雜誌。每一個雜誌所表現的政治傾向，文藝觀點，大概都是統一的。當這一羣人的思想觀點發生了分歧之後，這個雜誌就辦不下去。《新青年》、《少年中國》、《創造》，都可爲例子。我和現代書局的關係，是傭僱關係。他們要辦一個文藝刊物，動機完全是起於商業觀點。但望有一個能持久的刊物，每月出版，使門市維持熱鬧，連帶地可以多銷些其他出版物。我主編的《現代》，如果不能滿足他們的願望，他們可以把我辭退，另外請人主編。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的《現代》絕不可能辦成一個有共同傾向性的同人雜誌。因此，我在《創刊宣言》中强調說明了這一點。我主編的各期刊物的內容，也充分貫徹了這個精神。

但是，許多人看慣了同人雜誌，似乎不能理解文藝刊物可以是一個綜合性的、百家爭鳴的萬華鏡，對於我主編的《現代》，總愛用同人雜誌的尺度來衡量。早在一九三四年，已經有人說這個刊物是不左不右，亦左亦右。谷非（胡風）在《文學月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爲《粉飾、歪曲、鐵一般的事實》，引「第三種人」的文藝觀點來批判《現代》上刊載的創作小說，好像巴金、沉櫻、靳以等作家的小說都是遵循「第三種人」的理論創作的。顯然他是把《現代》看作「第三種人」的同人雜誌了。近年來，有些文學史家，理論家，提到《現代》，有的說它是「資產階級反動文學刊物」，有的說是「一度以第三種人面目出現」，有的說它「提倡所謂『現代』觀念」。我覺得全不中肯，他們沒有一個人曾看過全份《現代》，更沒有看過我的《創刊宣言》。

《宣言》的最後一條，可以說是我的預見。我個人事實上只編了《現代》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共十二期。從第三卷第一期起，杜衡（蘇汶）參加了編輯任務。這一改變，不是我所願意的。當時現代書局資方，由於某一種情況，竭力主張邀請杜衡參加編輯工作，並在版權頁上標明二人合編。杜衡是我的老朋友，我不便拒絕，使他難堪。但心裏明白，杜衡的加入，會使《現代》發生一些變化。編輯第三卷和第四卷的時候，我竭力使《現代》保持原來的面貌，但已經有些

作家，怕沾上「第三種人」的色彩，不熱心支持了。編到第五卷，由於我和魯迅先生爲《莊子》與《文選》的事鬧了意見，穆時英被國民黨收買去當圖書雜誌審查委員，現代書局資方內閧，吵着要拆伙，我感到這個刊物已到了日暮途窮，無法振作，就逐漸放棄編務，讓杜衡獨自主持。不久，現代書局資方分裂，張靜廬退出書局，另外去創辦上海雜誌公司。洪雪帆病故。現代書局落入流氓頭子徐朗西手裏，我和杜衡便自動辭職。徐朗西請汪馥泉接手主編《現代》，只出版了二期，因現代書局歇業而停刊了。我和杜衡編的《現代》，至第六卷第一期止，共出版了三十一期。以後的《現代》，可以說是另外一個刊物。

辭去《現代》編務以後，杜衡和韓侍桁、楊邨人合作，辦了一個《星火》月刊。這個刊物，才可以稱爲「第三種人」的同人雜誌。他們隱然有結合「第三種人」幫派之意，我對杜衡的這一傾向，極不滿意，因而連朋友交情也從此冷淡了。

## 二 「第三種人」

《現代》第一卷第三期發表了蘇汶的《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在文藝界引起了一場大論爭，非但在當時延續了一年之久，即使在以後，四十年來，新文學史家還經常在批判「第三種人」，一提到「第三種人」，就如臨大敵，劍拔弩張。

關於這一次論辯，十幾年來，屢次有人來問到。有些是善意的史料徵詢，有些是敵意的勒逼檢討。我感到都無法回答得使來人滿意，因爲我對有關的那些問題，自己也記不清楚。一切學術論爭，發展到熱烈的時候，往往會不知不覺的離題愈遠，歪曲了原始概念。到底什麼人是「第三種人」？蘇汶那篇文章裏首先提出的所謂「第三種人」，到底是何等人物？有許多文藝理論家、文學史家，對這個問題似乎都沒有深入研究。他們一般的都以爲「第三種人」就是政治上、文藝上的中間派。這些人既不接受馬克思主義及其文藝理論的領導，又不接受法西斯國民黨及其文藝理論的領導。基於這樣的理解，他們的批判結論總是說：在階級鬥爭尖銳的時候，不可能有中間派。理由是：不是偏左，即是偏右，所以

不可能有正中。或者運用「不革命即反革命」的理論，說：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就是接受法西斯國民黨的領導。這兩個論點，其後者，「不革命即反革命」論，從前曾經時行過，現在已沒有人認可了。其前者却至今還有人運用。天下一切自然現象、社會現象，有兩極就有中點。兩極有變動，中點也跟着有變動。所以中點不能脫離兩極而獨自永久存在。但中點只是一個概念，人不能恰恰站在這細微的一點上，偏左或偏右是不免的。但偏左畢竟不是左，偏右也畢竟不是右。然則，無論偏左或偏右，還只能屬於中。毛澤東也沒有否定政治態度有左中右之分，那麼，在文藝上暫時保持中間路綫，有什麼大罪呢？有什麼該批判的呢？

但是，以上這些話全是不相干的廢話。蘇汶所謂「第三種人」根本不是什麼中間派。這裏不能不引錄蘇汶自己的話來說明問題：

> 在「知識階級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黨派的」階級爭着文壇霸權的時候，最吃苦的却是這兩種人之外的第三種人。這第三種人便是所謂作者之羣。（《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批論辯》）

這話是講得很明白的。所謂「知識階級的自由人」，是指胡秋原所代表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及其文藝理論。所謂「不自由的、有黨派的」階級，是指無產階級及其文藝理論。在這兩種人的理論指揮棒之下，作家，第三種人，被搞得昏頭轉向，莫知適從。作家要向文藝理論家的指揮棒下爭取創作自由，這就是蘇汶寫作此文的動機。不是很明白嗎？「第三種人」應該解釋爲不受理論家瞎指揮的創作家。

> 「我當然不反對文學作品有政治目的。但我反對因這政治目的而犧牲眞實。更重要的是，這政治目的要出於作者自身對生活的認識和體驗，而不是出於指導大綱。簡單說，這些作品不是由政治的干涉主義來塑定的；即使政治毫不干涉文學，牠們也照樣會產生。（《論文學上的干涉主義》）

這一段是補充說明：作家要求創作自由，並不否定文學從屬於政治，也不否定文學爲政治服務。何丹仁（馮雪峯）寫的那篇總結性文章《關於「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是一篇兩邊不討好的文章，四十年來，一直受到黨內理論家的批判。他把「第三種人」改爲「第三種文學」，顯然改變了「第三種人」的本意。他把蘇汶的前後論點概括爲五點，其

第一點就說蘇汶認爲「文藝能夠脫離政治而自由的。」我們把蘇汶這一段文章來對照，可知何丹仁這一條概括並不如實。關於文學的階級性問題，蘇汶也有過明確的闡釋：

> 在天羅地網的階級社會裏，誰也擺脫不了階級的牢籠，這是當然的。因此，作家也便有意無意地露出某一階級的意識形態。文學有階級性者，蓋在於此。然而我們不能進一步說，洩露某一階級的意識形態，就包含一種有目的意識的鬥爭作用。意識形態是多方面的，有些方面是離階級利益很遠的。顧了這面，會顧不了那一面，即使是一部攻擊資產階級的作品，都很可能在自身上洩露了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特徵或偏見（在十九世紀以後的文學上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但是，我們却不能因此就說這是一部爲資產階級服務的作品。假定說，階級性必然是那種有目的意識的鬥爭作用，那我便敢大胆地說：不是一切文學都是有階級性的。（《「第三種人」的出路》）

這一段話只表明論戰雙方對文學的階級性有不同的理解。蘇汶並沒有根本否定文學的階級性，但何丹仁的概括却說蘇汶以爲「文藝也甚至能夠脫離階級而自由的。」

我並不是在這裏翻老賬，企圖爲蘇汶「改正」。蘇汶於一九四〇年以後，走了另一條道路，加强了，或者說證實了，他的「第三種人」的反動性。聽說他早已下世，他的一切言論行動，已隨生命而長逝。「第三種人」的論辯已歸入新文學史檔案，我本來不應當，事實上也從來不想，提起這件舊事，只因爲十多年來，光臨訪問的青年，每每就這件事發問，我不便說出我的眞實意見，祇好隨人隨時支吾過去。現在我舉出「第三種人」的原義，以及何丹仁的三點概括，不過是用作例子，以說明這次論辯，到後來雙方都有點離開了原始概念，差以毫厘，失之千里了。這不是我現在的想法，當年這些論辯文章，都經過我的手，由我逐篇三校付印。我在校樣的時候，就發覺有此現象，但我決不介入這場論辯，故始終緘默無言。

當年參加這場論辯的幾位主要人物，都是彼此有了解的，雙方的文章措辭，儘管有非常尖刻的地方，但還是作爲一種文藝思想的討論。許多重要文章，都是先經對方看過，然後送到我這裏來。魯迅最初沒有公開表示意見，可是幾乎每一篇文章，他都在印出以前看過。最後他寫了總結性的《論「第三種人」》，也是先給蘇汶看過，由蘇汶交給我的。這個情況，可見當時黨及其文藝理論家，並不把這件事作爲敵我矛盾處理。我現在回憶起來，覺得當年左翼理論家的觀點雖然不免有些武斷、過左，但在進行批判的過程中，對鬥爭性質的掌握是正確的。魯迅對「第三種人」的態度，後來才

有了改變。大概是由於《莊子》和《文選》的事，由於他懷疑我向國民黨獻策，最後是由於穆時英當了圖書雜誌審查委員，他認爲這些都是「第三種人」倒向了反動派，「露出了本相」，從此便對「第三種人」深惡而痛絕之。在一九三六年的《答徐懋庸》一文中却明確地說「杜衡、韓侍桁、楊邨人之流的什麼『第三種文學』。」這是指《星火》的編者了對於「第三種人」問題的論辯，我一開頭就決心不介入。一則是由於我不懂文藝理論，從來沒寫理論文章。二則是由於我如果一介入，《現代》就成爲「第三種人」的同人雜誌。在整個論辯過程中，我始終保持編者的立場，並不自己認爲也屬於「第三種人」——作家之羣。十多年來，魯迅著作的註釋中，以及許多批判文章中，屢見不鮮地說我是「自稱爲『第三種人』」，這是毫無根據的，我從來沒有「自稱」過。

不過，我也不是對這場論辯絕對沒有說話。在《現代》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出版）上，發表了蘇汶的《論文學上的干涉主義》，我在本期的《社中日記》中寫了一段編者的話：

（九月二十五日）蘇汶先生交來《論文學上的干涉主義》。關於這個問題，頗引起了許多論辯。我以爲這實在也是目前我國文藝界必然會發生的現狀。凡是進步的作家，不必與政治有直接的關係，一定都很明白我國的社會現狀，而認識了相當的解決方法。但同時每個人都至少要有一些Egoism，這也是坦然的事實。我們的進步的批評家都忽視了這事實，所以蘇汶先生遂覺得非一吐此久鯁之骨不快了。這篇文章，也很有精到的意見，和奧朗的態度，似乎很可以算是作者以前幾篇關於這方面的文字的一個簡勁的結束了。

我寫這一段話，只有兩個目的：其一是想結束這一場論辯，其二是作一個政治表態。所謂「不必與政治有直接的關係」，意思是說「不必是黨員」。所謂「認識了相當的解決方法」，意味着「認識到社會主義是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唯一出路」。Egoism這個字用得不很合適，我的意思是指作家個人的自由。我想以編者的立場，表示「第三種人」問題的提出，並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機。但是，這段文字，放在《社中日記》裏，寫得又很隱晦，似乎從來沒有人注意。

## 三 「現代派」的詩

爲了實踐我的《創刊宣言》，我在爲《現代》編選來稿的時候，對作品的風格和思想內容，儘量尊重作者，祇要是我認爲有相當藝術性的，無不採用。我沒有造成某一種文學流派的企圖。但是，任何一個文藝刊物，當它出版了幾期之後，自然會有不少讀者，摹倣他所喜愛的作品，試行習作，寄來投稿。也許他們以爲揣摩到編者的好惡，這樣做易於被選錄。在《現代》創刊後不到六個月，我在大量來稿中發現了這一情況。我寫過幾篇以歷史故事爲題材的短篇小說，來稿中就有很多歷史故事的短篇。我發表過幾首詩，題作《意像抒情詩》，不久就收到許多意像派詩。我不能要求讀者不要受我的影響，但我確實不想放任這些作品在《現代》上形成流派。在第一卷第六期的《編輯座談》中。我發表了這樣一段話：

> 我自己的創作，取的是那一條路徑，這在曾賜讀過我的作品的人，一定很明白的。但是我編《現代》，從頭就聲明過，決不想以《現代》變成我的作品形式的雜誌。我要《現代》成爲中國現代作家的大集合，這是我的私願。但是，在紛紛不絕的來稿中，我近來讀到許多——眞是可驚的許多——應用古事題材的小說，意像派似的詩。固然我不敢說這許多投稿者多少受了我一些影響，可是我不願意《現代》的撰稿者盡是這一方面的作者。

這段話發表以後，在小說方面似乎有些效果。以歷史故事爲題材的小說不來了。可是，也許我因此而扼殺了一些優秀的歷史小說。至於在詩這方面，雖然生硬摹仿的意像派似的詩也不來了，但投寄來的詩和《現代》歷期所發表過的詩，形式和風格都還是相近的。它們的共同特徵是：(1)不用韻。(2)句子、段落的形式不整齊。(3)混入一些古字或外語。(4)詩意不能一讀即了解。這些特徵，顯然是和當時流行的「新月派」詩完全相反。

《現代》編到第三卷第四期的時候，我接連收到許多讀者來信，對《現代》上的詩提出各種問題，這就說明《現代》的詩已在詩壇上引起注意，它們似乎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我挑選了一封署名吳霆銳的來信，附加我的答覆，發表在《現代》第三卷第五期的《社中談座》欄內。

吳霆銳的來信很長，前半部分的內容可以概括爲三點：(1)他說《現代》的詩都看不懂，是「謎詩」。(2)他說這些詩沒有詩的形式。(3)他以爲《現代》的詩是「唯物文學」，是宣傳【deology（意識形態）的。對於形式問題，我的解答是：

「詩從韻律中解放出來，並不是不注重詩的形式，這乃是從一個舊的形式轉換到一個新的形式。」對於他所謂「唯物文學」，我說：「《現代》中的詩並不是什麼『唯物文學』，而作者在寫詩時的意識形態，乃是作爲一個詩人的意識形態。」

信的後半部分，吳君提出了四個問題：

(1)這一類謎詩，你是否覺得滿意？倘使滿意的話，那末祇有請你批評我的閱讀能力。

(2)詩的內容，當然不外乎景物的描寫，以及動作、心理上的描寫，而描寫成一幅圖畫，一曲妙歌。這一類謎詩，是否如此？

(3)讀了這一類謎詩，使我在形式與內容中間進退維谷。偏重於內容的詩，是否祇有作者自己懂得？而詩的形式就如此沒有節拍，可稱爲詩，而不稱爲散文？

(4)散文與詩的區別在何？

這四個問題，實質是兩個問題：詩的內容與形式。吳君要求詩的內容是「一幅圖畫」，而《現代》的詩不是圖畫，所以是個「謎」。吳君要求詩的形式是「一曲妙歌」，而《現代》的詩沒有韻律，不能唱，所以與散文無別，不是詩。我的解答是這樣的：

吳君說《現代》中的詩都是謎，這個意見，我當然不能同意。我雖然不能說《現代》中所刊的詩都是我所十分滿意的，但至少可以說它們都是詩。

吳君說詩的內容，應當成爲一幅圖畫。我以爲這不能算是詩的準確的定義。因爲單是景物的描寫，即如吳君所希望的有韻律的作品，也還不能算得詩。必須要從景物的描寫中表現出作者對於其所描寫的景物的情緒，或說感應，才是詩。故詩決不僅僅是一幅文字的圖畫。詩是比圖畫更具有反射性的。

三、四兩個問題，我以爲可以放在一起答覆。散文與詩的區別並不在於脚韻。散文是比較樸素的，詩是不可避免地需要一點雕琢的。易言之，散文較爲平直，詩則較爲曲折。沒有脚韻的詩，祇要作者寫得好，在形似分行的散文中，同樣可以表現出一種文字的或詩情的節奏。所以，《現代》中的詩，讀者覺得不懂，至多是作者的技巧不夠，以至晦澀難解，決不是什麼形式和內容的問題。但讀者如果一定要一讀即意盡的詩，或是可以像舊詩那樣按照調子高唱的詩，那就非所以語於新詩了。

這兩封問答書簡發表以後，很快就得到了反應。一個月之間，我收到許多來信，都是熱心於探索新詩發展道路的青年寫來的。這一批來信中，對於《現代》詩的形式問題，已很少提到。絕大多數是關於詩的內容問題。許多讀者不能理解這些詩的涵義。有些讀者則是不能確切地、明朗地理解。這就像猜謎一樣，有些人根本猜不出，有些人彷彿猜對了。《現代》詩人的運用形象思維，往往採取一種若斷若續的手法，或說跳躍的手法。從一個概念轉移到另一個概念，不用邏輯思維的順序。或者有些比喻用得很新奇或隱晦。這些都使讀者感到難於理解。針對這些讀者的來信，我又在《現代》第四卷第一期的《文藝獨白》欄內發表了一篇《又關於本刊的詩》，作爲解答。今將全文抄錄在這裏：

> 《現代》中的詩是詩，而且純然是現代的詩。它們是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現代的情緒用現代的詞藻排列成的現代的詩形。所謂現代生活，這裏面包括着各式各樣的獨特的形態：滙集着大船舶的港灣，轟響着噪音的工場，深入地下的礦坑，奏着Jazz樂的舞場，摩天樓的百貨店，飛機的空中戰，廣大的競馬場……甚至連自然景物也和前代的不同了。這種生活所給予我們的詩人的感情，難道會與上代詩人從他們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感情相同的嗎？
>
> 《現代》中有許多詩的作者曾在他們的詩中採用一些比較生疏的古字，或甚至是所謂「文言文」中的虛字，但他們並不是在有意地「搜揚古董」。對於這些字，他們並沒有「古」的或「文言」的觀念。祇要適宜於表達一個意義，一種情緒，或甚至是完成一個音節，他們就採用了這些字。所以我說它們是現代的詞藻。
>
> 胡適之先生的新詩運動，幫助我們打破了中國舊體詩的傳統。但是從胡適之先生一直到現在爲止的新詩研究者却不自覺地墮入於西洋舊體詩的傳統中。他們以爲詩應該是有整齊的用韻法的，至少該有整齊的詩節。於是乎十四行詩、「方塊詩」，也還有人緊守規範填做着。這與填詞有什麼分別呢？《現代》中的詩大多是沒有韻的，句子也很不整齊，但它們都有相當完美的肌理（Texture）。它們是現代的詩形，是詩！

完全沒有想到，我這一篇解釋竟改變了「現代詩」或「現代派」這個名詞的意義。原先，所謂「現代詩」，或者當時已經有人稱「現代派」，這個「現代」是刊物的名稱，應當寫作「《現代》詩」或「《現代》派」。它是指《現代》雜誌所發表的那種風格和形式的詩。但被我這樣一講，「現代」的意義就改變了。從此，人們說「現代詩」，就聯系到當

時歐美文藝界新興的「現代詩」（The Modern Poetry）。而「現代派」也就成爲The Modernists的譯名。王瑤在他的《新文學史》中引用了我這一段解釋，從而確定了「現代派」這個名詞的意義。

如果仍然把「現代」作爲雜誌名稱，那麼，我以爲，這個雜誌上發表的詩事實上並沒有成爲一「派」。舉其形式來講，則這種自由詩形式早已有人在嘗試，並不是《現代》詩人的獨創。而且，直到現在，我們的新詩還是用這一種形式，更不是《現代》詩人所獨有。舉其內容來講，《現代》詩人的思想、風格、題材，都並不一致。文學史家常說「現代派」詩是戴望舒的影響造成的。最近我檢閱了前三卷《現代》，抄下了詩人的名字，附發表詩的數字：

戴望舒（十五）　艾青（蕓伽）（四）　李金髮（五）
朱湘（二）　何其芳（二）　郭沫若（二）
臧克家（三）　宋清如（五）　金克木（四）
陳江帆（三）　李心若（四）　林庚（一）
伊湄（二）　鍾敬文（一）　歐外鷗（一）
侯汝華（二）　施蟄存（九）

以上這些詩人，四十年來，大多數還在寫詩。他們的風格，即使在當時，也並不完全相同。如果我們現在看了這張名單，說他們的詩作可以成爲一個流派，恐怕沒有人肯同意。

戴望舒的十五首詩中，還有初期的形式整齊的韻律詩。朱湘的詩仍是極講究形式整齊的。此外幾位作家的詩，只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是自由詩，都是對「新月派」方塊詩的革命。臧克家的創作過程，尤其可以說明這一情況，他是從《新月》轉向《現代》的。

《現代》祇是集中發表了許多自由詩。在當時其他文藝刊物上發表的新詩，絕大部分也都是自由詩。此後，我們的新詩，一直是以自由體詩爲主流。因此，我以爲，從《新月》詩到《現代》詩，祇是形式的發展。而這種自由詩的形式，並沒有隨着《現代》雜誌而消亡。由此可知「《現代》派」這個名詞已成爲歷史陳迹。因爲它祇對「《新月》派」有意

義。

中國的自由詩和外國的自由詩不一樣。外國自由詩並沒有取得絕對的自由。它們仍然講究音綴，音步，有些還用較寬的脚韻。有些是把詩用散文的形式寫出來。中國的自由詩是完全放棄了傳統的或外來的韻法，律法，格式。詩人們放棄了文字的音樂性，而以詩意或情緒的抑揚頓挫爲詩的音樂性。這樣，從《現代》以來的中國新詩，可以認爲是散文詩，或詩散文。

戴望舒有《詩論零札》十六條，發表在《現代》上。這是他去法國後，我從他留下的筆記本中抄錄來付刊的。他自己並沒有想發表。這些零札都是法國象徵主義詩人的理論。我以爲，戴望舒的詩，在《現代》初刊的時候，還沒有多大影響。在前三卷《現代》中，他的詩雖然發表了十五首，統計起來，還不是多數。許多讀者來信討論新詩問題，也沒有人指名戴望舒的詩。倒是這十六條詩論，似乎在青年詩人中頗有啟發，因而使自由詩摧毀了《新月》派的壁壘。


《海洋文藝叢書》十五種

湖光山色之間　黃蒙田著　港幣三元五角
現代中國作家選論　余惠著　港幣五元五角
塔爾卡的良宵　杜漸譯　港幣五元五角
黑姑娘　李昕譯　港幣五元五角
逆弟　金依著　港幣五元五角
茶座文談　章玉著　港幣五元二角
花葉絮語　一葉著　港幣六元二角
西瓜成熟的時候　海辛著　港幣五元四角

都市人　劉於斯著　港幣五元五角
國際作家風貌　何達著　港幣五元
愛情的俯衝　阮朗著　港幣六元
名流　李輝英著　港幣六元五角
新貴　李汝琳著　港幣六元五角
中國文學流派　葉如新著　港幣八元
當代外國作家與作品　杜漸著　港幣七元五角

《海洋詩叢》一種

唱一支共同的歌　秦松著　港幣四元

香港海洋文藝社出版

# 茅盾書簡七封

孔海珠

〔引言〕這裏抄錄的七封信，是一九三八年我的姑丈茅盾寓居香港時寫給我父親（名令俊，字若君）的。信中所述，都是關於《文藝陣地》的編印事務。

《文藝陣地》是抗戰時期一個很有影響的十六開本文藝半月刊，茅盾主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創刊。一至三期由生活書店在廣州印刷發行。出版至第四期時，廣州連遭敵機轟炸，印刷廠被毀，印刷事務才祕密移至上海，因爲上海租界尚未淪陷，印刷條件還能保持安全。

當時我父親在孤島的上海從事文化教育工作。他主持華華中學，又創辦華光戲劇專科學校。劇專校址就設在福州路生活書店樓上。茅盾的書信或稿件，往往寄到學校，由我父親按照茅盾來信指示，編排好每期全稿，交給生活書店付印刷廠排版，仍由我父親校閱清樣。每期刊物印成後，由生活書店設法運到香港發行。這裏發表的七封信，反映了當時編印這個刊物的艱難情況。

第六封信（十月二十二日），曾以「談出版文化」爲題發表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星花》（《文藝春秋叢刊》之二）。當時曾有所刪節，現在發表的是全文。

第七封信中提到的「阿福」，是我的已故的叔父令傑（筆名司徒宗）。那時他很年輕，曾在《文藝陣地》上發表了三篇作品。茅盾在這封信中曾給他以詳細的、嚴格的批評，可見他對自己親屬也不寬容。可惜的是此信中所附二紙給福叔的信沒有保存下來，否則對我們青年文藝習作者倒是一篇很好的創作指導。

最近，我整理父親所遺文件，抄得一些書簡。這七封信，徵得茅盾姑丈同意，在此發表。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日，**孔海珠記**。

## 一

若君：

刊物事不知已來接洽過否？你能不能抽出工夫來校對？如果你忙，則四五兩期只好請你撥忙照顧一下。六期起，我另行設法。現附上四期用之《編後記》一張。匆匆不及多言，容後續詳。即頌

日祺

玄 六月廿三日

請來一信寄九龍太子道一九六號四樓。

## 二

若君：

連兩信都收到。四期《編後記》，已於四五日前奉上，不知收到了否？（如未收到，即來信。）五期的，茲附上。五期稿，照我計算，是不會多出的，——至多多出一二頁而已。但也許我把其中一二不用原稿紙寫的文章算少了字數。倘若多出太多，則照你的辦法，抽去《關於報告文學》那篇譯論，移登六期；否則可抽去梁山所作之長詩。補白材料，一時沒有；請斟酌將佔半面或三分之一面的文章尾巴移登後面空白。（即用〔下接××面〕之法），或者補廣告。總之有一原則：凡一文排了幾個整面以後多出十餘行乃至四十餘行者，都可將此零數移登到後面的任何空白處。

你現在大概已會到陳錫麟了，他可以告訴你，我信上未詳的種種。

我覺得你不可以讓印刷店將校稿直送到你學校裏；應由書店從中一轉，更較妥當。因爲不能不謹愼些。

你担任這事，大概還要費車錢，費郵票，所以每期我補償你拾五元的化費。此款由書店在上海付給你。至於就地倘有投稿，可交給書店設法帶來，千萬不要郵寄。

每期排好後，請先寄一份清樣來，——剪去邊框，分數次用平信寄。或交給書店中人托他們找便人帶來。他們常會有便人的。

一二期本刊與六期全稿當於三四日後同時帶上。匆匆即頌

日祺　　明甫　六月廿七日

## 三

若君：

廿一及廿五來信均到。茲帶上八期全稿。七期因覓便人，編好後十天始能帶去，現在想早已收到。七期是托平心帶上的。在十期趕上法定出版期，或者可以辦到；說「或者」，因爲有時要等人，有時也要等稿。過去延期太久，大家以爲不能出版了，稿子不來，故最近一個月內，有時不能不稍稍等一下。

《新申報》早收到。看過，無甚材料。上海倘有新出之刊物，（除我在《文陣》中已介紹者），請寄些來，可爲書評之用。

前附一信（在七期稿中），請你向陳錫麟處取洋叁拾元，不知已取到否？

給王任叔信，附上。福弟有閒，可寫點居鄉（烏鎮）聞見來。

另一信與調孚，請便中送去。

我們如果回滬，一定先托人找住處。但近聞上海生活程度大大高漲，所以此間不能住下去時，或者仍往內地；即以廣州言，生活程度也低得多了。此時殊不能決定，因爲此間各事皆「若有所待」，《立報》尚在支撐，我因不好意思半途走也。匆匆即頌

日祺　　玄　八月一日

一信請交二叔。

王統照剪用《文陣》內文字，不必去質問他，因爲反（正）《文陣》不在上海發賣也。

## 四

若君：

八月十一日信收到，前一信亦收到。英文地址很好，都收到。

茲將答復各項列下：

一、《我們被一羣惡魔圍困》並不怎樣好，但因短文甚少，我所以打算用；現此文可存在你處，將來再用。碰到短少頁數太多時再用。

二、我寫的長篇，尚未登完，且未寫完，隨寫隨登。此書何時可登（畢），自己也沒預算，大概還有一二月。

因爲每天所登極少。完後，由《立報》出單行本，作爲長期閱戶的贈品；此爲說好了的辦法，除非《立報》中途發生變化，我不能不遵行。你們的出版事業如果當眞實現，我可以把一些論文集起來給你們。再者，還可以介紹新作家的集子（未發表者），這些作品其實是不壞的。加一篇序介紹一下，不會沒有銷路。

三、本刊二卷封面應當換過，但此間無人畫封面，請在滬（與陳錫麟商量後）托人畫一張；倘此間找人畫得可用者亦當送上。你們畫好後不必再給我看。至於封面設計，以樸質大方爲宜；最好能如現在所用者，以一畫（不要圖案畫）爲底，再加印刊物名。

附信請轉交。即頌

日祺

玄　八月廿日

## 五

若君：

二期稿想已收到。曾有一信，內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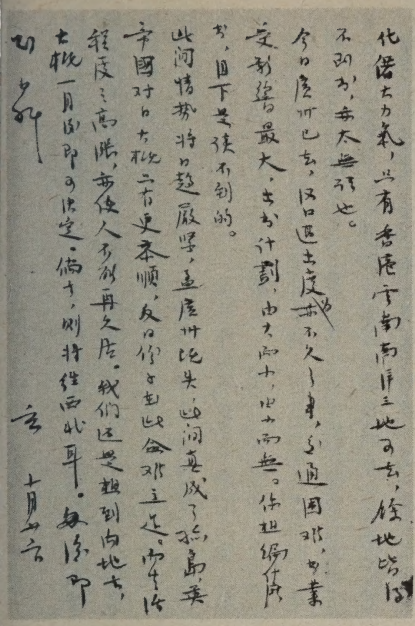
一、一期紀念文太多，可將李南桌及曹白一篇留在二期用；振鐸一篇如已交來，亦留在二期用。

二、一期編幅可以多至三十八面，或四十面，定價加三分或四分，由陳錫麟決定。

三、一期《編後記》內應加一段，說明尚有紀念文何人何篇，排在二期中。

如是云云之信一封，已收到否？

前日有掛號信（想是你寄的，因爲信封上寫了沈仲方，只有你是用這名字的），要我自己去取，至今尚未取得。此間掛號信手續非常麻煩：（一）即使有了與信面姓名相同之圖章，亦不中用，必須此圖章曾在郵局登記註册，而我則無「仲方」兩字之註册圖章；（二）要舖保；（三）自往指定郵局並須在指定時間（上午九時）去取，過時即不可得；（四）星期日及假日又不能取。而此間假日之多異乎尋常，非假日郵局每日辦公時間亦只有九小時。因此，一封掛號信（外埠來之快信，到此亦變爲掛號信，因此間無快信，只有平信與掛號兩種），往往比平信慢得多，有取一星期而未得者。我到此後吃過大虧，所以早就通知各地友人千萬勿寄掛號，倘要寄掛號，則寄《立報》或香港生活書店轉。想來你尚不知，故寄了掛號了。以後千萬勿寄掛號。亦勿寄快信，因快信至此反成了慢信。



一期稿是托王揆生帶上，倘尚未到，可請任叔代找王揆生去取了來。

餘無別事，即頌

日祺

玄　廿五日

## 六

若君：

信收到，一期十九日也到了。但因華南戰事既作，兩廣各地貨運不通，無法運出。目下此間只能發往雲南，及南洋，爲數不多。華中華北本由漢口翻印再發，然迄至現今，漢口僅翻印至六期，而印數亦不多，僅漢口長沙可見。重慶，成都，西北各地，至今未見四五等期。今兩廣又受影響，以後能否繼續出版，殊成問題。蓋銷路太小，亦覺乏味，而稿件來源亦將稀少，因內地交通，日益困難也。現在惟有出一期算一期，隨時可以停刊。上海方面銷路如何？倘能在上海銷去四五千，則尚有可爲，否則化偌大力氣，只有香港雲南南洋三地可去，餘地皆得不到書，亦太無謂也。

今日廣州已去，漢口退出度爲亦不久之事，交通困難，

書業受影響最大，出書計劃，由大而小，由小而無。你想編什麼書，目下是談不到的。

此間情勢將日趨嚴緊，蓋廣州既失，此間眞成了孤島，英帝國對日大概只有更恭順，反日分子在此愈難立足。而生活程度之高漲，亦使人不能再久居。我們還是想到內地去，大概一月後即可決定。倘去，則將往西北耳。匆覆即頌

日祺

玄　十月二十二日

## 七

若君：

茲付上五期全稿。此期稿子照我算，多了兩面，沒有辦法，只好通通擠進去了。長稿太多，編配上甚感困難。

「文陣」廣播四則，希望都能排進。

附二紙是給阿福的。我對他作了嚴格的批評。初作者立即多產，是危險的；而他已經到了這樣危險。他應當再用功。多寫是練習之一道，但寫時必須「惜墨如金」，冗詞泛語，不必要的枝節通通刪去。再者，他的感覺，也不見銳敏；故而無論寫心理寫自然都不免於浮面而平凡。這方面，其實也可由刻苦學習而得進步的。

也許不久我將有內地之行。「文陣」如何處置，那時再說。《安樂村》稿不用，退回。請即轉交原作者。即頌

日祺

玄　十一月十六日

外國文訊

# 把希臘詩人詩作介紹給英語讀者

米一輩

在希臘最受人們喜愛的詩人辛諾保洛斯（Takis Sinopoulos）的詩作，已被選譯成英語第一次介紹給美國讀者。選集的題名爲《死亡的風景線》（Landscape of death;the selected poems of Takis Sinopoulos）。是由基蒙·弗里亞選譯，並由俄亥俄州立大學出版社印行。

辛諾保洛斯是五十年代出現的詩人，在他這一代詩人中他是最受希臘讀者所愛戴的。他的詩作較多反映希臘人在意大利戰爭、德國納粹佔領期間和戰後內戰中的經歷和所承受的痛苦與災難。這也是詩人的親身經歷，他的詩作深深扣動了希臘人的心絃，引起共鳴。

選集中的詩選自他的十二本詩集。

書評者認爲弗里亞譯文極佳，不但文字流暢且充分地保持着原作的韻律和生動形象。此外，譯者也在詩集的導言中詳細地介紹了希臘現代文學的發展和評價了辛諾保洛斯在希臘現代文學中所佔的地位。

書評者認爲這是一本難得的翻譯詩集。

# 《王創華畫集》序

黃蒙田

翻開這本畫集，我們將會看到畫家王創華五十二幅作品。王創華是一個對待藝術勞動極其辛勤的畫家，畫集的作品主要是他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間積累下來的大量習作中選出來。有理由相信，畫家選出來的作品是他在創作過程中探索具有個人特色，或者是他在創作的時候付出了勞動力而得到高度愉快，又或者在他過去的創作歷程中留下了有意義的痕跡。畫家之所以選出這幅或那幅作品總有自己認爲應該選出來的理由，但不能說這些都是成熟的作品。對一個不斷在創作上追求目前還是不可知的東西的畫家來說，成熟並沒有盡頭，今天看來成熟了，到了明天因爲將會達到更高的境界而感到自己其實並沒有成熟。我相信王創華是這樣對待自己的作品，畫集裏的作品只能是提供他回顧昨天走過的道路，而我們在這個基礎上意味到他明天將怎樣發展，這才是重要的。

沒有一個取得一定成就的畫家不是勤奮的藝術勞動者。一個畫家在勤勞之外還有許多因素相伴而行才會使他的創作推向更高的水平。這許多因素之一是對所表達的對象有着無比熱愛的。强烈的感情傾注入他創造的藝術形象裏。我覺得王創華是這樣的畫家。沒有感情或感情僵化、蒼白的畫家對待創作實在是難以想像的。歷史上不是出現過一些大家面對着人物創作的時候像一堆靜物裏的蘋果一樣對待一個有性格的生命麼，王創華不能如此。他面對着不同氣象的自然進行創作的時候賦與那些景物以人的感情。他用流暢、躍

王創華作　　黃山破曉

動的筆觸和豐富多變的色彩組織成藝術形象時，就是這個畫家在具體的自然景色前毫無保留地流露自己的全部感情，或者說是畫家的內心感情全部溶解在客觀事物即自然景色裏面而產生情景交融、充分表達畫家此刻心理狀態的藝術意境。我曾經和王創華及別的畫家朋友結伴作長途旅行，他面對着那些每天變換着的、對他來說是極其新鮮的自然景色默默地在感受，內心的激動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在這樣的時刻感情奔放幾乎不是筆墨和色彩可以表達的。出自內心對美好自然的衝動，他的色彩像江河缺口般潑到紙上，揮舞着畫筆把色彩經過水份調合和筆觸、綫條烘托出自然景色處於晨昏、陰晴、風雲、雨雪的氣氛裏面。是筆墨和色彩組成的水彩畫形象構成的意境對我們產生魅力麼，這沒有錯，但我想首先是這個畫家通過接觸到的自然景色表達了自己無比熱愛的感情，這種純眞、美好、熾烈的感情首先使我們受到深刻感染，而我們受到感染的是由於畫家創造的水彩畫那誘人的意境而來。好的美術創作，作爲創造者的筆墨和色彩總是以豐富的感情爲基礎並服從於畫家在具體自然之前的感情，我想王創華也是如此，他對待筆下的客觀事物的感情是眞摯、單純，然而却是熱烈地去擁抱那些令他深愛的自然景色。

像別的畫家一樣，王創華對待自然景色的感情也必然伴隨着一定的思想認識而來，或者說思想認識對他的感情起着決定性的作用，不是彼此孤立的，我想這就是爲什麼畫家們即使面對着相同的自然景色而出現在畫面上的意境可能並不相同的原故。客觀的自然景色是畫家創造意境

的基礎，此外就是各出心裁的意匠方法，還有極重要的是畫家以怎樣的思想感情溶解在客觀事物的自然景色中。如前所述，其結果每個畫家即使面對着相同的自然而意境各異，起碼是畫家創造的意境和現實生活的自然已經有所不同——或者說二者並非相等，雖然後者是前者的基礎。畫家按照對客觀自然的感受、認識和自己的感情融滙，創造了畫家認爲是應該那樣的藝術意境，它比客觀的自然景色更概括、集中，也更優美，總而言之是比眞實的自然更高。王創華的水彩畫接觸到的自然景色很廣泛，從度過他生命最早歲月的海島小鎭到他熱愛的陽光燦爛的南島漁村，從充滿水蒸氣的江南水鄉到平遠的華中平原，從滿眼雲山奇石老松的黃山到西北的古城日暮，畫家在描寫這些不同景色的時候運用不同的意匠方法表達了不同自然環境和不同氣氛，總是使人同樣感受到一種蓬勃生氣，感受到一種新鮮芳香，感受到一種明顯地是從畫家內心過濾出來的細緻的感情，雖然不同的自然景色由於畫家生活實踐的深淺而對它的感情也有濃淡之分。

黃山的自然本身就像許多畫面接連而成。畫家在這樣奇特的自然美之前往往感到難以把它通過藝術美再現出來。每一個到黃山的畫家都在探索自己的一套表現方法，爲了既能表達黃山自然景色的特點又超越了黃山自然美的範疇，爲了用繪畫語言表達的黃山不是黃山的眞實之形態而實在是符合黃山的神韻甚至更像黃山，也爲了要表達黃山氣勢而創造一種獨特的、具有個人風格的黃山風景畫。王創華是不是在主觀上這樣要求自己呢？我想是的。中國歷史上有許多畫家畢生多次上黃山甚至在黃山生活過，他們對黃山着迷的結果是創造了自己的一套表現黃山的方法，到了今天，這些作品我們認爲是描寫黃山的傳統，是我們探索表現黃山民族形式的依據之一。其次是畫家的生活實踐決定了他從實際的地質要求去豐富傳統，豐富自己的表現能力，因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更濃郁的民族色彩。王創華的形式是外來的水彩畫，他要求水彩畫民族化的結果是大大地發展了水彩畫形式。他畫黃山的時候在傳統中汲取了一些方法融化到水彩畫形式裏，使外來形式的水彩畫根本改變了面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通過生活實踐對黃山的地質結構、山形氣勢

王創華作　　虹彩原平

的形成和在不同自然氣象下的變化作深入考察，在這個過程中創造了表達自然特色的表現方法。王創華畫的仍然是外來形式的水彩畫，但實質上是發展了的、有民族氣派的水彩畫。

王創華在藝術實踐上主要是水彩畫。由於他要求不同對象最能表達它的生命的表現方法，他的水彩畫大胆地突破了舊水彩畫的束縛，在舊水彩畫的基礎上發展多種多樣的形式。王創華並不否定舊水彩畫，事實上他也經過這個學習過程，甚至現在的某些作品仍然留下這方面的痕跡，通過生活實踐，過去的表現方法不能滿足他表現在自然景色中探索得到的奧秘，也不能更好地表達現實生活中的自然的節奏感和具有深刻生活感的氣勢。他要求衝破原有的框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可貴的是王創華敢於根據一定的自然環境運用傳統以外的工具和方法，某種工具和另一種工具結合產生的特殊效果去進行不斷的探索。他擅於用簡潔的筆觸構成複雜的場景，用密集和疏落的綫條對比表達景物的實質，用很少幾種帶着色彩的筆的結合表現豐富多變化的色彩以烘托具體環境的氣氛——我想必須指出，他在用筆的同時完成了用色的任務，從而產生景物層次和地質的效果。王創華時常用單純的色彩去點染景物，却令我們意味到色彩感的豐富和深厚，意味到具體環境的層次和氣氛，由於那些深具概括能力的綫條或帶色的筆觸在這裏起着重要的作用。高度的概括往往是依賴簡潔包括帶色彩的用筆去表現，但有些時候則相反，爲了對象的實質上的需要，也爲了畫面具體環境所規定，這時他的運筆可以很複雜，色彩一層一層的堆疊下去。很多時候，他借用西方現代油畫某些可以移到水彩畫來的表現方法，如色塊落到紙上同時是物象輪

廓存在甚至主觀要求的形象的出現，而水色的濃淡化入又豐富了用筆方法。又如在將乾未乾的濃厚色彩上用筆桿或竹簽勾勒出有如行雲流水一般流暢露出純陽底色的綫條，使構成形象的綫條更多變化。又如創造了像「特技」一樣的方法，用白臘在紙面按照需求的形象塗一塊或多塊，當大塊色彩塗上便留下白色或其他色彩的形象，《平原彩虹》上的白色羊羣。就是這樣，它產生白羊的毛茸和滾動感覺，正是這種「特技」產生的效果。我們不主張畫家集中全部注意力在所有作品上賣弄「特技」，那是取巧，只要在畫家認爲是特定的情況下用這種方法才能產生美妙的效果時偶一爲之，畫家並不存心取巧而是一種創造，是可以接受的。我對王創華一部份這樣的作品是如此看待的。從這些作品看一個畫家如何在自然景色中擷取那一部份或若干部份的綜合，看一個畫家包括章法在內如何進行藝術構思，看一個畫家如何用不同的意匠方法表現他從內心世界通過眞實自然，形成的意境，我以爲王創華都是敢於大胆創造的畫家。

如果說王創華刻劃自然形象的藝術技巧是純熟的，我想應該要求他更準確些和深厚些，這樣他的藝術技巧的純熟就更完美。所謂準確是通過生活實踐對不同的自然環境有深刻的觀察，觀察愈深對自然理解得愈多，也必然更準確，這是藝術技巧純熟的基礎。所謂深厚，人們常說水彩畫有別於油畫因爲它是一種輕繪畫，雖然輕，但絕對不能輕浮、單薄，我們要求輕中求重，輕一樣可以是深厚的。

一年前，我在王創華個人畫展的《前言》上寫下這幾句話：「王創華還很年輕。按照他一貫對待藝術勞動的高度熱情和認眞態度，按照他目前在創作上通過種種嘗試取得的成績來看，特別是形式的創新和個人風格的建立上，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他的成就將是難以估量的。」我沒有改變這種看法。我願意仍然抄下這幾句話作爲這篇序言的結尾。

一九八〇年九月

# 慢跑

翼雙

這是醫生說的：「你的身體，算不錯了。沒有什麼特別的病，有一點，也不過是與年齡相適應的。我會給你一些藥，吃了會有幫助。你喜歡運動嗎？散步，體操，打太極，都很好。上了年紀，更需要有適當的運動。」

從那天起，他就下決心做晨運。

人們都說晨運好，但是在沒有退休以前，他的時間分配得非常緊張，除非減少睡眠，否則沒有時間。現在他有了。他已經六十歲，到了退休的年齡。

他開始晨運。散步。後來甚至慢慢地跑起步來。他很自豪，竟還有這樣的體力。

*

他跑着。很慢，太慢了，令人慚愧。

四十多年前他也慚愧過。

在學校的運動會裏，他胡里胡塗地報了名，就那麼在運動場上跑了。

一百公尺。見鬼，他從來沒有練習過，怎麼會來參加的？不過既然參加了，跑吧。

「砰」的一聲，號令槍響，他就飛跑。用盡自己的勁兒。

奇怪，自己居然領着頭，他沒有見到前面有人，也沒有見到平頭齊進的人。他是第一個。他聽到有觀衆打氣，叫：快！快！快！加油，加油，再加油！

有人趕上來了。

有人超過了。他想加勁，不行啦，氣都喘不過來，手脚都乏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速度在慢下來，甚至變得很慢。在最末的幾秒鐘，他的心頭只有個願望：能跑完一百公尺就算好。

跑完一百公尺的時候，他倒數第二。他慚愧極了，不知道自己怎麼保持不了起頭的威風。

有個同學告訴他：「你太笨了。你得留點勁在後面。一開頭你就放盡，後五十公尺，你自然只有瞪眼看着人家趕過去！」這話很對，他想，只怪自己竟沒有想到。

一個高個子、黝黑的人忽然出現在他身旁，笑着，很親切地說：「你能跑。」

「我能跑？」

「你的頭五十公尺跑得很好。後面跑得差勁了，是沒有經驗，也沒有受過訓練的緣故。問題是能跑。頭五十公尺能跑得好，以後訓練了就都能跑好。你有潛力。」

「我？」他惶惑。他可沒想過自己在這方面有什麼潛力。

「希望你有一天跑得很出色。破紀錄，做個破紀錄的人！」他說。他與他握手。

事後，他聽說，這個黝黑的高個子，是個出名的運動員，在省選會裏破過跳高紀錄，短跑是第三名。

他後來却再沒有在跑道上出現。他忘却了這件事，一忘就是四十多年。十六七歲時的事情，六十歲的時候才又想起。眞有點可笑。

他跑着。因爲跑，所以想起跑的事。

*

那時候爲什麼沒有進行練習呢？找個人指導，訓練一下。找那個高瘦的人也好，他一定樂意。爲什麼全沒想到？

想起來了，那並不是有什麼特殊的原因，不是。只是

因爲謀生第一，他在不久之後就離開了學校，進入了「寫字樓」，此後，就端坐在寫字枱前面了。

＊

四十年的歲月都那麼過去？想起來是一件好笑的事情。人怎麼能那樣？然而事實就是那樣。而且好像挺自然、挺快，就過去了。好像參加一場長跑，剛剛跑完。

一場長跑，跑下來，人就成了六十歲的老頭，到了退休年齡？這有點像卡夫卡那篇荒誕的小說，說一個勞累終日的小職員一覺醒來，忽然發現自己成了一隻甲蟲。那實在荒謬得可以，一定不會有的事。但是一場長跑把人跑成了老頭，對他來說却是很眞實的事情。他明明覺得開始這場長跑的時刻極近極近，頂多不過是半天前的事。那時他年青，精力充沛，瞻望未來還有很長的光陰，認爲不妨先對付一下眼前的急需，有什麼願望，再找機會另外從頭開始。於是，就起步跑了。跑，跑，他想，跑完這一場長跑再說。

長跑完了，半天光景的事吧？怎麼，人就白了髮鬚！

＊

說長跑，只是幻覺，實際是長長的歲月坐在寫字枱前。做得倦了、乏了，他伸一伸懶腰，會想到賽跑的事。要是自己竟跑了個第一，被人發現是可造之材，又得到良師的指導，他會怎樣？也許居然一百公尺跑了個十秒。參加世運去。龍爭虎鬥，競爭激烈。最好的成績往往就是在這樣激烈的強手競爭中鬥出來的。他跑，他拚着全身精力跑，身上的每一顆細胞都在奮鬥，直至整個人飛騰起來。到達終點，他是第一個，紀錄宣佈了，九秒八，他破了世界紀錄。他領了金牌，全世界都向他鼓掌。他自豪，他覺得人們不是向他鼓掌，是在向他的祖國鼓掌，他高興得不知說什麼好，因爲整個民族的感情這時充溢在他的胸口，要迸發出來。他流了淚。眼淚是一種沒有國界的語言，全世界的人都聽懂了他的話，他在叫：「我的民族不是病夫的民族，瞧，我是多麼强！」

這種幻覺極其短暫。研究夢的專家說，當睡着的人眼皮眨了眨，那就已表示着他做了一場夢，甚至已經歷了很複雜很長久的事情和時光。如果說這是眞的，他相信，因爲這和他的白日幻夢差不多。就在他伸伸腰，眨眨眼之後，他這些幻覺就過去了。他又老老實實地伏在案頭，抄着，寫着。

＊

爲什麼那會是幻想，只能是幻想？

難道完全沒有那樣的可能嗎？

僅僅是在生活的壓力下，那些事情才成爲幻想。生活的壓力是那麼的絕對，無可爭辯，因而你的願望也是那麼絕對的可笑，絕對的不可能實現。然而這種情形難道絕對不能變一變？如果，如果變一變，人，按照他的潛在的才能發展，這個世界與今天不大一樣吧？

簡直是胡思亂想！不想了！

*

還是在慢慢跑，晨運。

一個月跑下來，身體好了許多。至少四肢覺得靈便。

老年是怎樣侵入人們的感覺的？對每個人，可能不全一樣。他是先從眼睛上感覺到，老花眼；從白髮上感覺到，當照鏡發現頭髮開始灰白的時候；從膝蓋上感覺到，有時膝蓋似乎軟弱無力；從腰骨感覺到，有時坐久了站起來竟覺得腰有點硬，費點勁才能活動一下；還從手指上感覺到，手指似乎也有不聽使喚的趨勢了。以前叫他做一點文牘上的事情，一點也不難，現在看得吃力，揭起一張紙張也得用慢動作，小心地揭，而拿起筆來抄寫的時候，也要集中精神去指揮手、指揮手指，它有時甚至有點抖顫。

每一次接觸到這種感覺的時候，他心頭一寒，心想：那麼，永遠與志趣分手了麼？這是一種無情的判決呵。

他，年青的時候，沒有機會接受體育運動上的系統訓練，但是他在這方面永遠表現得出色，學得很快。一年並不能有很多日子去游泳，他和年齡相仿的同事在假日去海灘，嬉水，學學這個式那個式，不久，他就能游出浮台了。別的同事始終只能在嬉水。他被同事們拉去踢足球，不久就成爲身手敏捷的守門員，同事們叫他「鋼門」。人家在玩跳遠，他也來一跳比人家遠一尺。人家以前是校際選手。……

「你不去參加世運眞是浪費。」

同事們那麼說。當然是開玩笑，他也只一笑置之。

他還是得每天坐到寫字枱前，做他的刻板的工作。他得聽生活的命令。而他在這方面似乎沒有天才。他只能勉強應付。

有時心頭也會閃過這樣的念頭：「能夠轉行嗎？我也許眞的適宜在體育運動方面去發展。不一定眞能做世運選手，可以在市、省、國家級的運動會上競爭，可以做一個好教練，訓練出一批好選手。——也許可以的。也許有機會，明天吧，等待明天吧。」

明天有什麼機會呢？他說不出。其實只是安慰自己。因

爲還年青，有許多明天。而眼前是必須服從生活的命令的。

當老年的感覺從各個方面侵來時，他感到，一切已經下了結論了。

不能再有許多明天。而回顧過去的昨天，短促，簡單。人生能夠就是這樣嗎？爲了謀求起碼的溫飽，你必須放棄一切的喜愛、興趣、潛在的才能。你得聽生活的命令，在一張寫字枱前面坐幾十年，到時候了，叫你轉入退休者的行列。去做些輕微的運動吧，以驅走一點老年的感覺。

他已經慢跑了一個月，果然好得多。手、膝都感到靈便一些。這似乎在說明：他的身體本來實在不錯，有良好的條件，可以訓練成爲出色的運動員的。

他慢慢地跑，慢慢地跑。

*

他是一個小職員，然而他的公司是大機構。按照大機構的制度，他退休的時候能夠拿公積金。他幾十年表現良好，這筆公積金也積累得不算少。他盤算過，退休以後用什麼方法運用這筆退休金，可以安頓晚年的生活。

多少年來他夢想：如果忽然有一筆相當大的收入，一個人就可以改變一生。可以自由自在按自己的志趣去做，可以向自己有自信的工作去發展，而取得成就。人有成就，對社會也總該是有好處的吧？但是這個夢想沒有實現。

現在，這個夢想似乎忽然實現了。雖然絕不是巨大的一筆錢，不足以使一個人因此而變得富裕，但對於一輩子沒有掌握過大筆金錢的他，這算是不平凡的數字了。要是早二三十年給他這麼一筆錢，眞足以改變他的一生的。

他忽然覺得自己似乎自由自在了，天地間再也沒有什麼能把他束縛住，生活不能再向他發號施令，叫他一定要回到那張寫字枱前面！

他可以跑了，可以飛了。

然而他已經永遠不可能在世運的跑道上跑，沙池上跳。一切是永遠過去的夢。

他慢慢跑着。現在，目的只在減少一些老年的衰弱和困擾。

*

他慢慢地跑着步。

他看到身邊的少年人，青年人。彷彿覺得他們各人身上都有一種巨大的潛能，各各不同。也許，他們都能夠好好的發展，那就好了。

他慢慢地跑着步。

一九八〇，九，十。

# 九瀧十八灘今昔

誌書：談水之險，首蜀次閩；閩水之險，則九瀧十八灘最焉。

蔡其矯

半沉的山，
荒漠的湖，
枯水季節的死亡綫
深高一丈多，
淹沒後又露出的
白色枯樹——喬木的骷髏
叫人驚心怵目。
廢棄的山莊
啞了的村落
殘垣頹壁像戲台上道具，
難道這就是
大名鼎鼎的九瀧十八灘？
受阻的風
在深水之上迴旋
霹靂似的浪濤哪裏去了？
遊艇載着我在靜水上
再也聞不見舟子的呼聲
它已埋在湖底深處
雄壯的吆喝變成永恆的寂靜！
一切都平穩，我將寄目何方
不如闔上眼帘
讓一陣莫名的思緒
重現過去不久的景象……
在朦朧的幻境中
我看見兩岸崇山峻嶺
峭壁倚空

積雲靜懸，烟霧茫茫。
山崔嵬，如牆筆立
崖嶒峻，如帷懸掛
亂木連雲，天昏水黑。
江上怪石如劍如戟
如臥牛，如伏蛙
如翻天印，如覆地鐘；
水石相激如轟雷
如驚飇
急流浪峯，奔逐跳躍
狂瀾怒水，滾龍翻蛟
逆浪冲天，山岳動搖。
行船到這裏都滅載空艙
船頭縛緊防波竹篷
再請當地艄工引水
宰牲奠酒在龍王廟
祈求拜禱，高呼神明
然後撐船冲入喧天雷鳴之中。
但見船隻彷如從天跌落
冲波擂鼓
騰空飛箭
引弦射潮
在亂濤合勢如山時
倏忽間船身從水底鑽過
人半在浪中
共同發出震天狂叫
尖嗓唱喝
嘶聲悽愴
艄工前呼
衆工後和
滿船激烈
生死須臾……
我的心隨着遊艇逡巡
一瀧一灘仔細察看
斷岩裂石都不放過
在這雲影湖光中
包含多少人生的滄桑！
千古的憂傷已經不見
怒濤讓位給靜水
爲什麼會喚起想像
追憶那模糊往事
難道現實和往昔之間
還有什麼牽連？
衆溪的春水聚攏湖中
萬代的秋星懸掛高壩
在嵯峨的巔頂宣佈黎明
我們要去接受
山和水從未給予的一切
現在僅僅是開始。
蟲色的微風
說出水路的艱辛已屬過去
有一個舞在鼓舞我：
讓湖不再知道有夜晚
有荒蕪，
讓沿岸設碼頭，走汽輪
有頻繁的運輸，
讓羣山不再寂寞
讓人民富裕！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 蟬與蛩

方敬

一顆熱切的心，
陶醉在蓊鬱的叢林，
綠蔭聲聲不息地銳鳴。

蟬呵，夏天的戀者，
以金屬的顫音，
一聲聲終日曼吟，
吟唱着太陽的歡歌，
向晴空傾吐對夏天的痴心。

一顆渴愛的心，
沉浸在葱蘢的草坪，
蓬蒿聲聲不息地銳鳴。

蛩呵，夏夜的情侶，
以金屬的顫音，
一聲聲徹宵長咏，
咏唱着月光的戀曲，
向大地暢抒對夏夜的鍾情。

一顆心，陽光與月光互映，
一顆心，蟬聲與蛩音交鳴。

## 攀枝花

攀枝花，攀枝花，
從你沉睡萬年的地方，
大聲把你喊醒，
四山回響着你的美名，
你從地心把人吸引。

攀枝花，攀枝花，
你是多情的母胎，
孕育千種共生的種籽，
滿懷豐富多彩的愛，
山山嶺嶺奇花競開。

攀枝花，攀枝花，
大自然的驕傲，
祖先遺下的瓌寶，
亘古的一片沉默，
爆成新時代的歡笑。

# 一株不知名的樹

（外一首）

呂劍

在那幽靜的小湖邊，
獨立着一株不知名的樹；
碧綠的明淨的湖水，
微微盪漾着她的倒影。

在她蒼翠的葉子間，
掛滿了鮮紅累累的果子；
秋天是成熟的季節，
果子已飽含香甜的乳汁了吧？

亭亭的不知名的樹啊，
怎樣才能摘到你的果子？
好容易攀到了你的枝頭，
誰知你葉叢間却長滿了尖刺！

一九五四年

## 無題

五谷都已經收割，
田野上一片片禾堆；
可是誰曾注意到——
在那曲折的田埂上，
還招展着一棵金葵？

土地都已經翻耕，
冬麥也已經播種；
可是誰曾注意到——
在那陡峭的堤堰上，
還矗立着一棵白楊？

葵呀你就留在那裏吧！
楊呀你就守在那裏吧！
可是誰曾注意到——
他在那裏等着一個人，
當那新月初上的時光。……

一九五六年

# 閩山吟

洪荒

## 鼓山

連綿的山脈繞城而過
列一道綠色屏障
鼓山　站在最前鋒

擋住東來的潮
南來的雨
北來的風

總是默默忍受
庇護路邊的蒼榕
城裏的明燈

人說風雨來時
有石鼓擂響咚咚
伴着雷聲隆隆

多少年雲飛雲駐
惜石已凝固
泉已流東

剩一線涓涓細流
自龍口緩緩滴下
擊響古老的銅鐘

那鐘聲太沉重
沉重的日子
隨風飄散無踪

去擂動石鼓吧
讓泉再洶湧
山更葱蘢

## 于山

奔騰青山的餘脈
城中崛起
凝結成美的勝地

煉丹井不再飄烟
何處尋覓
九兄弟成仙的遺跡

只有盤柱而下的青龍
斂神屏氣
俯伏在人的脚底

仰望那老樹攢聚
兀岩托起
巍巍一座戚公祠

四百年間風和雨
我來拜揖
氣吞萬里的威儀

鎧甲如冰劍光寒
青山長記
閩海平倭的偉績

想當日慶功宴後
醉臥巨石
月光下有如雷鼻息

而今于山不老榕城長青
將軍心裏
添多少詩情畫意

## 倉山

如一顆蒲公英的種籽
十五年後
我飄到很遠的地方

漠漠烟雲裏
懷念青春的歡笑
龍眼樹下一座紅磚房

清風吹散了書窗日月
白雲飄走了粉筆生涯
重來時多少滄桑

不再青翠的麥園路
不落花雨的梅塢
誰能想像當年風光

已難辨山的模樣
一層層青磚紅牆
從江濱浮到雲上

登最高樓天寬地廣
萬家城廓來眼底
綠野青嶂倚身旁

願烟台山不舉烽烟
長安山世代長安
歌聲不斷似閩江

蒼蒼的倉山啊
十五年我在你懷裏
五十年你在我心上

一九八〇年八月

# 陽關三疊

韓牧

一九八〇年仲夏某日，暮。北京天文館中。

## 一 黑子

走上螺旋形的石級
繞到了觀測台的背面
推敲又推敲　一扇鎖得太緊的門

雨後斜陽的迴光
返照　在這天文望遠鏡的
圓形的白紙片

黑子　偷渡着
成羣的黑子集體逃亡
向白紙片的邊疆

白紙片是我眼膜
望遠鏡是我眼球
是我　還是太陽　患上飛蚊症

## 二 東北區10排13號

一個回聲說：「流星雨」
說時遲那時快就綻放完了
一朵千瓣的古蓮花
落瓣落瓣　輻射向八方

一個回聲說：「向北極飛行」
於是無千無萬的星星向我繽紛

一顆小星子
不動聲息也沒有重量　停在我左肩
一猶疑　竟滑進胸袋裏

照亮了袋裏一張撕了角的入場券：
東北區10排13號　天象廳

很冷　脚下是北極點
旋轉的地球　我踩住
東南西北　四面都是南
恒星族　恒星和它們的子孫
繞我頭上盤旋
不許上升　不許停佇　不許下降
只許做我的光環

我一眨眼　是十年的永夜
我是神聖着的
一座客串的太陽

## 三　在日晷前

你應該是
這一桿晷針
駐守在大理石的
台基　駐守在堅穩的大地

向正北　仰射
你是剛直坦露的長槍
指向天象廳的圓頂
（在它裏面時覺得它偉大
　在它外面時就覺得它渺小）
瞄準
這冒充的天蓋的面上的胭脂
紅亮而洪亮
一句拗口的五言詩

任這些隨侍在側的石刻的雲朵
如何的捧托　如何的忠貞
哼　只是綵排着扶靈

天生我是一顆沉鬱的子彈
隱蔽在你的槍膛
等待
最燦爛的犧牲

# 三月的故事

秦松

## 紅磚路上

踏過海原冰島上的脚
踏過教堂地氈上的脚
踏過芳草茵茵　雪野寂寂
雲霧過的不着邊際的脚
踏在陽光鋪成的紅磚路上
你把散亂的脚韻
走成你此刻的新自由體

從書堆到故紙堆
從灶房到燈屋
從高速公路到超級市場
從手寫的簿記到電動體操
似乎走過一段很長很長的路
似乎才開始探路

走過的路　走過
迎來的路　迎來
一座茂密的森林似乎已打開
陽光正在她的林梢演奏

也許你已聽見她的聲韻
也許你又吹起自在的口哨
又以新的韻脚把紅磚路彈響

一九八〇，三，廿四。

## 玉米田裏

麥田青青過一個冬天
不記得玉米田金黃在什麼季節
要多長時間才完成她的金黃？
她說玉米田金黃之前最美

之後已空成一遍金黃的記憶
躺在那裏　等着誰去播種
等着誰來收成

走近收割的季節
玉米金黃成欲滴的淚珠
令你聽出珠玉碎地的泣聲
植物可能也有不爲我們感受到的
產痛的呼喊　如生命與美
必都從陣痛裏誕生
默默的演奏過靜靜的開落過
我們只記得金黃的名字
只看到收成的金黃

當我們聽到玉米
與啃着玉米的微亮的牙齒
在陽光裏笑着
令我想起美的疼痛的玉米田
一粒粒晶亮欲滴的玉米
一顆顆晶亮欲滴的黑眼珠

三，廿五。

## 風的方向

一雙雙滾熱的黑眼珠
欲把我推向她們的黑裏
一池搖舞的墨荷
也許正爲此而搖舞
燈光如星光正在閃亮
酒色如夜色仍在飛洒
箭末射出　我無移動

你在我的身旁
誰在我的背後
我飛白其間
留下我雕刻的手痕
在大理石的潔白上
如灼熱後的凝固
竪立在知與未知之間

誰從假山假石後
把墨荷撕成片片破土的黑陶
仍能聽到遙遠的水聲冷冷
從古典的紆脂間滑出
如一張無弦的古琴
大理石仍在大理石的潔白上
荷池仍在荷池的喧嘩裏
我仍在我原來的位置

池畔一羣驚醒的水禽
把背彎成拉滿的弓弦
把翅拍動成風
風的方向　箭在弦上
如吹響的銅簫
酒色如夜色仍在飛洒
燈光如星光正在閃亮

三，三十。

## 風的答案

風吹散你髮上的雨絲
風吹動你衣裙上的雨花
如我寄出的長短句
寄給你一帖無韻的自由
仍帶着雨的節奏

尚未成形　電話鈴已不耐
探索風的答案在風中
也許我就是一陣風
響在風裏的你的鈴聲

也許就是一陣風鈴
燈亮在窗口上
風鈴叩問在看不見的遠方
雨翼在雨中　風向在風中
雨飄着風的翅膀
風針定在風化石上

飄着雨花石之雨
游過魚化石之魚

敲響鐘乳石之鐘
水化石與火化石之水火
燃燒且凝固的聲音
方方正正的躺在默默裏
如燈亮在窗口上之投影
你說是一種費解
可能如此　風的答案
都已寫在風上了

四，九，在紐約。

# 安哥拉作家因亨格·西主

平　平

雖然因亨格·西主(Uanhenga Xitu）從事寫作而享譽比較遲，但當他五十歲時，人們對他的文學成就都表現出熱烈的讚賞。當其他作家還留在描寫安哥拉的城市，特別是首都盧旺達時，因亨格已經注意到大部分居住在鄉村的安哥拉人的生活。他通過反映這些人的生活，揭露出人類的弱點、憂慮、慾望和虛榮心。他以口語這種各國家地區都有其獨特色彩的民間藝術運用且貫通在寫作上，這種風格有時會令一些人較難接受，但他却能把作品思想表達得更爲淋漓盡致。

因亨格的中篇小說《煩惱村》（Maka Na Sanzala）是講一個叫瑪富特（Mafuta）的美麗女子，怎樣用她的美麗將男人都引向滅亡。她這樣做的原因，部份是因爲她是一個臭名昭著的、令人驚駭的男巫的女兒。故事最後以一個不顧後果追求她的男子同他的大好家庭被引向滅亡而告終，而瑪富特則離開了鄉村到城裏去。讀者這時也可設想得到，她的美麗仍會導致新的煩惱。

作者用「甘邦杜的做法」(Exercise in Kimbundu）以求創新。「甘邦杜」意即非洲語，作者用他的母語——非洲語寫作使他有無拘無束、揮灑自如的感覺。在故事中因亨格捨棄用敍述的形式，而改用安哥拉的葡萄牙人慣用的那些很長的口語寫作，給故事添上濃厚的地方色彩。

# 莎翁戲劇在加拿大和美國

林耕

今年夏天，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斯特拉特福市舉行了第廿八屆莎士比亞戲劇節，吸引了大批觀衆。這個市鎮環境優美，上演莎翁戲劇的劇院座落於阿芬河的上游，四周是百花爭妍的花園，市內還設有高級旅店。這些固然有助於吸引前來欣賞莎翁戲劇的觀衆，但眞正引來絡繹不絕的觀衆的是劇院裏的演出水平。

來觀賞莎劇的觀衆除對以四分之三的劇場面積鑲着舞台作爲座位的劇院印象深刻外，他們更爲讚賞的是：演出莎劇的演員經驗豐富，台詞清晰得體，演出水平高超，而服飾又艷麗奪目。

美國《華爾街日報》戲劇評論家埃德溫·威爾遜認爲在演出的劇目中，《第十二夜》、《無事生非》和《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演得最爲精彩。

人們估計今年前往斯特拉福特市觀看莎劇演出的人數將達五十萬。

但是加拿大莎士比亞戲劇節的盛況只是莎翁戲劇藝術到處開花的一點紅而已。莎劇經久不謝的萬紫千紅正在各地吸引着無數的莎翁戲劇迷。

就以美國而論，莎翁戲劇節之多，在這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猶如夏夜的螢火，閃閃灼灼，不計其數。可以毫不誇大地說，莎士比亞在美國也是一位最有吸引力的戲劇家，同時，人們已預言：莎翁的戲劇依然將是美國八十年代裏最叫座的戲劇。

了解一下今年七月中旬莎劇在美國的演出情況，便可窺見莎劇流行美國的一斑。就在那一段時間裏，緬因州上演了《羅密歐與朱麗葉》，佛蒙特州上演了《皆大歡喜》，

新澤西州上演了《麥克佩斯》和《錯誤的喜劇》，華盛頓州上演了《第十二夜》，亞拉巴馬州上演了《羅密歐與朱麗葉》和《辛白林》，北卡羅來納州上演了《麥克佩斯》和《第十二夜》，俄亥俄州上演了《亨利四世上篇》、《錯誤的喜劇》和《泰特斯·德洛尼古安斯》，達拉斯市上演了《威尼斯商人》和《馴悍記》，俄勒岡州上演了《溫莎的風流娘兒們》、《查里二世》和《愛的徒勞》，而聖地亞哥市則上演了《羅密歐與朱麗葉》、《來自維羅納的兩紳士》和《愛的徒勞》。

上述統計只佔了當時在美國全國上演的莎劇總數的三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總數還在增長。

今年六月，美國匹茲堡市的福爾傑圖書館還舉行了莎士比亞作品展覽，接着舉辦了莎士比亞戲劇節。早在今年二月，該圖書館還在華盛頓召開了一次籌備莎士比亞戲劇節的會議，有二十多名代表出席了該會。

大部分的莎士比亞戲劇節都在演出和收入方面取得了成績，也有一些却面臨較嚴重的經濟困難。

加拿大斯特拉福特的戲劇節是搞得不錯的，可是收支剛好取得平衡。戲劇節的開支預算是七百七十萬美元，而票房收入約佔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負責人認爲：今後要取得健康的發展還需要找門路，例如今年冬季安排擬在多倫多上演莎劇，也準備在電影和電視方面動腦筋。

美國康涅狄格州的一家劇院在上演莎劇方面接連幾個季度都面臨困難，以致只能在今夏上演《查里三世》一劇。紐約的應屆莎士比亞戲劇節除上演《來自彭桑斯的海盜》外，也不擬再加演別的，因經濟上有困難。

福爾傑圖書館曾在去冬召集會議，商討解決舉辦莎士比亞戲劇節所遇到的經費困難。圖書館長哈第森依然對前景甚爲樂觀。他說：「舉辦這些戲劇節是爲我們整代的演員提供一個如何朗誦和演出莎士比亞戲劇的良好機會，這樣一種絕好機會是我們上一代演員所享受不到的。」

哈第森認爲：廣大觀衆也對戲劇節的舉辦感到高興，因戲劇節不再使莎士比亞「神秘化」。「戲劇節把莎士比亞從陳腐而又可怕的課堂上帶到戶外。觀衆要追回莎士比亞，作爲我們民族遺產的一部分。總之，莎士比亞屬於英國的過去，同時又屬於美國的過去。」

哈第森還有這樣的看法：莎士比亞作品裏的聲音不僅說明了過去，也雄辯地說明了現在。這也許是爲什麼莎士比亞會成爲美國一九八〇年最熱門的戲劇家的理由。

# 張目寒與魯迅和未名社

張向天

閱本港出版的某雜誌，得悉張目寒先生於本年二月二十三日病逝台北，享年八十一歲。

在友好致送哀悼輓聯中，有台靜農教授親書的一聯云：

「晚歲足酸辛，一切有情皆幻滅；平生猶昆季，不堪臨老慟交親。」

據說目寒先生晚年患失憶症，纏綿床榻，足有七年之久，病中全賴其夫人朱紫虹女士將護維持，故聯中有「晚歲足酸辛」的話。

留下的遺著有《雪盦隨筆》。

提到張目寒，他青年時代和魯迅先生頗有交往。

魯迅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一日有致李霽野函：

「在車站上別後，五日便到上海，毫無阻滯。會見維鈞、建功、九經、靜農、目寒、叢蕪、素園諸兄時，乞轉告爲荷。……」（《魯迅書信集》編號二三二）

函中的「目寒」，即張目寒。這是魯迅定居上海後第一次北歸省母病，在北平住了約二十天。六月三日

乘津浦車返滬，張目寒也是到站送行的朋友之一，故書簡托李霽野轉告安抵上海的消息。

張目寒和魯迅的交往，要上溯到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三年九月起，魯迅接受了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的邀請，每周担任兩點鐘的文學課，每星期一午後，便到世界語學校講課。張目寒便是聽魯迅課的世界語學校學生之一。從此和魯迅有了交往。

張目寒，安徽霍丘縣人，當時和他的幾位愛好文學的小同鄉李霽野、韋素園、台靜農等很要好。張目寒把他在課堂上聽來的魯迅的教導，轉述給小同鄉們聽。像這樣的話：

「魯迅先生喜歡接近青年人，並覺得從事文學工作的青年太少。」（轉引自李霽野《回憶魯迅先生。記未名社》）

這很使他的小同鄉們感動，並想着和魯迅接近，請求指導的機會。

據李霽野的自述，他的翻譯安特來夫的《往星中》的譯稿，就是由張目寒親自送交魯迅請爲校閱的。這事在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的《魯迅日記》裏就有明記：

「上午張目寒來，並持示《往星中》譯本全部……」

李霽野的和魯迅會晤，也是由張目寒携往的，《魯迅日記》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上午……長虹來。目寒、霽野來。」

以後在《魯迅日記》裏，張目寒、台靜農、李霽野等和魯迅往來的記事就逐漸多起來。例如：

同年四月二十七日記云：

「夜目寒、靜農來，即以欽文小說各一本贈之。」

五月三日記云：

「上午目寒來，託其以小說稿一篇携交小峯。」

五月九日：「上午目寒，叢蕪來。」

五月十五日：「午後往北大講而停課。往張目寒寓。」

一九二五年，馮玉祥國民革命第二軍駐開封，當時曹靖華、蘇聯文學家王希禮都在軍中工作，張目寒和曹靖華也是相識好友，大概是受魯迅之託，張目寒於五月末特赴開封一行，在七月十日張目寒歸自開封，帶來了王希禮和曹靖華致魯迅的書函和譯稿。這天的《魯迅日記》有如此記事：

「下午靜農、目寒來，並交王希禮信及所贈照相，又曹靖華信及譯稿。」

從這時起，在魯迅周圍經常出現了韋吉園、韋叢蕪、李霽野、台靜農

等，後來就在我國新文藝園地中出現了一個頗爲堅實有成績的文學社——未名社。張目寒雖不算是未名社中的一員，但在未名社成立之初，他也有推挽、協助之功。當時人稱未名社中的四位成員——李、台、兩韋爲「安徽幫」，因爲他們原籍都屬於安徽霍丘縣的一個小鎭，而張目寒也是這四人的同鎭小學同學。張目寒之與未名社的關係，也可以略見一斑。

在同一年，魯迅感於時代需要，他有這樣的表白：「中國現今文壇(?)的狀況，實在不佳，但究竟做詩及小說者尙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爲了想由此引出新的這一種批評來……。」（《兩地書》第十七函）

這一年四月附《京報》出刊的《莽原》周刊，除了未名社的社員，還有張目寒也是支持者之一，在五月一日的《莽源》第二期，發表了《紳士與狐》和第六期《讀「大報」》等社會批評的文章。

本文開頭的引《魯迅書信集》說到魯迅的北返省母病，在北平住了約二十天。在這次北行，魯迅感到以爲快事的，是魯迅和未名社社員的重晤和到西山訪問病中的韋素園。

據《魯迅日記》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記：

「下午往未名社，晚被邀至東安市場森隆晚餐，同席齊野、叢蕪、靜農、目寒。」

這次的招待，同時就訂下明日同赴西山病院訪探韋素園的行程。第二天三十號的日記：

「晨目寒、靜農、叢蕪、齊野以摩託車來邀至磨石山西山病院訪素園，在院午餐，三時歸。」

在《憶韋素園君》的文章中，也詳記了這次的重晤，說養病中的韋素園「精神却並不萎頓。我們和幾個朋友都很高興」。在高興的朋友當中就有張目寒。

原本在開封工作的曹靖華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轉赴蘇聯寓列寧格勒，同魯迅失了聯系，這次又藉了張目寒作爲聯系的橋樑。一九二九年七月三日的《日記》：

「午後張目寒來，未見，留『Praudiuoe Ehizneopisanie』及『Pisateli』各一本，又新俄畫片一帖二十枚而去，皆靖華由列京寄來者。」

魯迅當年寓上海的生活習慣是：夜間工作，上午睡眠休息；下午有時外出赴書店。這次張目寒的來訪，可能是魯迅外出，不在寓所。

這一則日記之後，就不再見到有關張目寒的記事。

# 在大堰河的家鄉

楊匡漢

「大堰河」，一個美麗而又神秘的名字。

幾十年前，當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已經蜚聲全國，一位善意的批評家作過異想天開的議論：「美國有密西西比河，德國有萊茵河，蘇聯有靜靜的頓河，中國有大堰河……」。天眞的索隱和離奇的推理，就是這樣把某些詩歌評論弄到可笑的地步。

艾青的這首名詩，並不是寫一條河，而是呈給代表着勞動人民的保姆的贊歌。那是一九三三年詩人在上海第二看守所裏寫的。那一年的一月十四日清早，他從監獄的窗口看到外面飄零的雪花，禁不住想起了童年的保姆「大堰河」，想起了她那被雪壓着的墳墓，想呀，寫呀，一口氣成就了這一血淚文滙的動人篇章。

不久前，艾青還特別地談到了這首詩的產生。他說——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出於一種感激的心情寫的。我的保姆長的不好看，她生了好多孩子，喂養我時已是第五個了，奶也已不多，不可能哺育得很好，所以我缺鈣。不過我幼小的心靈中總是愛她。直到我成年，也還是深深的愛他。」

說到這裏，艾青抬起寬寬的前額，眼裏射着情痴的光芒，我感受到了他胸間又翻騰起眷戀逝者的波瀾。

也許是多次談過「大堰河」並且受到艾青情緒感染的緣故，我曾做過夢，夢見「大堰河」那雙厚大的手掌，夢見她門前的長了青苔的石椅，夢見她背着圍箕到場面上去……但我却夢不見她明晰的面容，對我說來太陌生了。

「大堰河」啊，妳如今在哪裏？出於跟詩人一樣的對妳的景仰，我決意要去看望妳，了解妳。

艾青一聽說我的心願，搖搖頭：「你發瘋了。我老家是山鄉，路不好走，偏僻而貧窮，老人大多不在了，你去幹什麼？」這回我有點執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呀。」

……我趕到了婺江邊。這一由著名的「雙溪」（武義江和義烏江）滙成的江河，從浙江金華城南汩汩地流過。

登上金華名勝八詠樓，我望見了這繁華的古城全貌，望見了遠處的田疇和起伏的羣山。「千古風流八詠樓，江山留與後人愁，水通南國三千里，氣壓江城十四州。」八百多年前流寓這裏的南宋女詞人李清照登樓賦的這首詩，寫足了金華地區的氣勢。

從縣城向東北方向行七十里，我從傅村走下車來。再往西北步行三里，就到了畈田蔣村，到了「大堰河」用自己的乳汁養育了一位當代著名詩人的地方。

這是背靠雙尖山的村莊。烏桕樹、松樹、白楊樹掩映着它，大大小小的池塘包圍着它。村南那口泌塘背，正是當年「大堰河」提過菜籃，切過冰屑悉索的蘿蔔，掏過豬食的麥糟的池塘……

屋外是濛濛的細雨，屋裏是熱烈的交談。艾青的幾位同輩老人，以娓娓動情的陳叙，向我講起昔日艾青在乳母身邊的溫暖，講述那顆物質貧困而精神富足的靈魂。

艾青生下時是難產的，算命先生說他是「尅星」，要「尅死父母」。講迷信的蔣忠樽、樓仙籌夫婦，決定把艾青奶出去，放到一個叫大葉荷的貧苦婦女家裏哺養。

「大葉荷」原是一個村名，離畈田蔣村約五華里。這位窮得連名字都沒有的舊中國的農村婦女，自幼就被賣到畈田蔣村的蔣忠丕家做童養媳。人們就用她來自的村名喚

她爲「大葉荷」，或叫「忠丕媽」。這一事實，正是舊時代婦女命運的深刻寫照。

苦命的大葉荷不久就死了丈夫，不得已又改嫁姜正興，前後共生了五個兒子。命是苦命，心地甚善。畈田蔣村的人們，無不稱道大葉荷待人厚道，手脚從不識閒。爲了自己的夫兒，她總是天不亮就搭起灶火，油燈下爲他們縫補被荆棘扯破的衣服。爲了撫養好艾青這個「尅星」，她總是親昵地將他抱在自己的懷裏撫摸着，省下新鮮的鷄蛋給他吃。小艾青被財主的孩子欺侮得哭了，她也偷偷地啜泣。她以養育艾青而養育着她的家。大葉荷的樸素、善良、勤勞，長久地銘刻在艾青的心裏。

大堰河，深愛着她的乳兒，
在年節裏，爲了他，忙着切那冬米的糖，
爲了他，常悄悄地走到村邊的她的家裏去，
爲了他，走到她的身邊叫一聲「媽」，
大堰河，把他畫的大紅大綠的關雲長貼在灶邊的牆上，
大堰河，會對她的鄰居夸口贊美她的乳兒……

大葉荷之所以深愛艾青，不僅因爲用自己的乳汁奶大了他，也不僅因爲乳兒從小遭到親生父母的歧視而格外心疼他，還因爲艾青從小心靈手巧，絕不是蔣忠樽常常斥罵的所謂「木頭」（傻子的意思）。

在大葉荷懷裏膝下慢慢長大的艾青，從小在美術中尋求着樂趣。他看見一頭水牛躺在那裏，就能用紅膠土捏出水牛的模樣。他能把洋腊油捏來捏去，做成靈巧的雲頭小鞋。他會削了青棗制作花籃，或用竹節做成小小的水桶。……大葉荷看在眼裏，樂在心頭，怎能不做起「吃着她的乳兒的婚酒」的美夢呢！

但是，大葉荷在她的夢沒有做醒的時候就死了，在輕輕地呼喚乳兒、艾青又不在旁側的時刻溘然長逝了……

七十四歲的蔣正銀——如今唯一活着的大葉荷的兒子，領着我冒着細雨，踏上泥濘的田埂，朝大葉荷的墳墓走去。

在畈田蔣村的南端，一片糖梗叢的旁邊，一個小墳頭上長滿了毛茸茸的芒桿草。帶着四十多年人世生活的淩侮，大葉荷如今靜靜地睡在這裏。

正銀告訴我，他母親是勞累死的，得什麼病，全家人也不知道。當地的有錢人家的墳墓，都是用青磚砌成弓形的墓穴，棺材都是上等木料。而嘗盡了凄苦的大葉荷，死時只用價值幾塊錢的薄木板釘成一口棺材，做了浮厝，上面放幾束稻草遮遮風雨。燒香的，吹鼓的，一個也沒有。只是請幫忙抬棺材的人吃了頓家常飯，就以一手把的紙鈔

的灰，把這位勤勞一生的婦女送葬了。

歲月的流程，沒有使大葉荷的孩子成爲命運的寵兒。她的大兒子先是當了土匪，後又去拉黃包車。二兒子死在炮火的烟裏。老三、老四和老五，也長期在師傅和地主的叱罵聲中慘度光陰。大葉荷所深愛的乳兒艾青，更經歷了無數的動蕩與不安，度過飄泊的春天，被監禁的夏天，嗚咽的秋天，還有被流放的冬天……然而，至親的大葉荷呵，妳可以驕傲，可以欣慰，妳的乳兒不論走到多麼遙遠的地方，他的心總是在妳的身旁。當他執起蘆笛吹奏的時候，把第一首贊美詩呈給了妳；當他經歷了飄流異域而回到故土時，就撲向妳長眠的地方；當他邁着春天的步履重返家鄉時，不看生父生母的墳地，而只去爲妳掃墓；當他知道妳的兒子在「綱舉目張」的年代，再說看病，連油鹽醬醋都買不起的時候，他傾囊資助治好了妳兒子嚴重的腿瘡……艾青，這個吃了妳的奶而長大了的妳的兒子，一直在敬妳、愛妳的啊！

艾青沒有忘記大葉荷，大葉荷般的保姆和她的兒子們，同樣關注着、惦念着、期待着艾青。畈田蔣村的老人們還記得，當艾青旅法歸來時，曾在大葉荷洗過衣服的那個池塘裏洗澡，一邊洗、一邊唱着當時人們還聽不懂的《國際歌》。當艾青後來被扣上「人民的敵人」的罪名時，這裏的人們怎麼也不可思議：「中國像個大菜園，長了一大園子的好青菜。猪玀從外邊來了，眼看青菜要被吃掉了，艾青說：『把猪玀趕出去！』他說的對呀，爲農民講話，怎麼成右派？」一九七三年，當艾青從遙遠的戈壁回到畈田蔣村時，盡管頭頂上還是「死老虎」的帽子，但是，新四軍的老游擊隊員同他促膝暢敍舊情，從公社到大小隊的幹部跟他談工作、談生活，知識青年們也喜歡親近他。後來，「四人幫」的爪牙竟說艾青是在「拉攏幹部」和「腐蝕青年」。對於這種荒唐的誣陷，人們的回答只是哈哈一笑。眞正的詩人和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系，豈是强力可以割斷了的？

……池塘淅淅瀝瀝地濺着水花。瞭望北天，濃霧濛濛着雙尖山的臉。大葉荷的後代和艾青的親屬送我踏上歸程。我走了，但我把我的思念，留給了這個村莊，留給了那口泌塘背，留給了草蓋着的大葉荷的墳墓。我想到，墓地與鮮花常常是並存的。如今，鮮花已經重放，春之聲在四野回蕩。祝福你，雙尖山！祝福你，畈田蔣！祝福你，「大堰河」的家鄉！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二日

# 魯迅著作中的「嗚呼」

張向天

愛讀魯迅著作的，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在魯迅文章中常談到「嗚呼」這一感歎詞。

在爲人作碑記，多用「嗚呼」，如「嗚呼，宏才遠志，厄於短年」（《韋素園墓記》）。「嗚呼，昊天難測，蕙荼早摧」（《鎌田誠一墓記》）之類，這當然不必說，是文體之難免的；但是在一般題跋的文章裏，「嗚呼」一詞，卻也屬多見。

如一九二三年《中國小說史略》的《序言》之末就有：「自編輯寫印以來，四五友人或假以書籍，或助爲校勘，雅意勤勤，三年如一，嗚呼，於此謝之！」這是一例。

在《朝華夕拾》的《後記》裏：

「好！在禮義之邦裏，連一個年幼——嗚呼，『娥年十四』而已——的孝女要和死父親一同浮出，也有這麼艱難！」

這又是一例。又在《准風月談》的《後記》裏有：

「嗚呼，『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這是爲我自己和中國的文壇，都應該悲憤的。」這又是一例。

在《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後記》裏，對一九三六年「陳源即西瀅教授」的誣魯迅剽竊別人著作所作的回報，有這樣話：

「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這也是一例。

一九三一年題《陶元慶的出品》說：

「此璇卿當時手訂見贈之本也。……草露易晞，留此爲念。嗚呼！」

這是題亡友贈書的題辭，用「烏呼」一詞，代表了無盡的哀悼之思。

在魯迅早期的文學論評、詩論和小說中，用「嗚呼」之例則更多。如在《斯巴達之魂》前記中有：

「嗚呼！也有不甘自下於巾幗之男子乎？……」

在《中國地質略論》中，凡作者抒慨書憤時，「嗚呼」就頻頻出現。如《緒言》中，就有三處：

「嗚呼，此一細事，而令吾懼，令吾悲……。」又：

「嗚呼，現象如是，雖弱水四環，鎖戶孤立，猶將汰於天行……。」又：

「嗚呼，不待十年，將見此膴膴中原，已非復吾曹之故國……」。

於《略論》之末的《結論》中又有兩處：

「嗚呼，此垂亡之國，翼翼愛護之，猶恐不至，獨奈何引盜入室……」。又

「嗚呼，鬼蜮爲謀，猛鷙張口，其亡其亡，復何疑焉」。

一九〇七年作《文化偏至論》有感慨於古史實的話：

「嗚呼，古之臨民者，一獨夫也。」

又於文末結束處致其感慨說：

「嗚呼，眷念方來，亦已焉哉！」

在一九八〇年作的《破惡聲論》中，其結束處又作同樣感慨語作結：

「烏乎，吾華土亦一受侵略之國也，而不自省也乎。」

在一九一二年爲《越鐸報》所作的《出世辭》中，在最後的結束處又作感慨語作結說：

「嗚乎，此《越鐸》文所由作也！」

「五四」以後，魯迅寫了大量的短論，都是針砭時弊，揭露黑暗的雜評；尤其是三十年代的雜評，重心全在反帝反封建反專制獨裁，在這些像利劍快刃的雜文中，「嗚呼」的歎詞也所在多有。

《熱風》中《爲俄國歌劇團》的結束有：

「嗚呼！這便是我對於沙漠的反抗之歌……。」

作於一九二四年的《說不出》（收《集外集》）有結末一節，連引孟子語以示憤慨：

「嗚呼，『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同年作《影的告別》（收《野草》）竟是「嗚呼」疊用，最爲奇特。文中第二節：

「朋友，我不想跟隨你了，我不願住。我不願意！嗚

呼嗚乎，我不願意，我不如彷徨於無地。」

文中第四節：

「嗚乎嗚乎，倘若黃昏，黑夜自然會來沉沒我，否則我若被白天消失，如果現在是黎明。」

一九二五年作《從鬍鬚說到牙齒》的雜感中，又有：

……仍將爲大雅所不齒，更何況直腸的鄰近還有膀胱呢，嗚呼！」

《華蓋集續編》中的《無花的薔薇之二》裏記「三一八」慘案有：

「嗚呼，人和人的靈魂，是不相通的。」

又在《紀念劉和珍君》文中結束云：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紀念劉和珍君！」

《而已集》中《辭「大義」》結束語：

「嗚呼，魯迅魯迅，多少廣告，做汝之名以行！」

同集《憂「天乳」》中：

「嗚呼，女性身上的花樣也特別多，而人生亦從此多苦矣。」

又同集《扣絲雜感》指斥當時郵局扣毀刊物的作法，其後緊接着說：

「嗚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呵。……」

又《「公理之所在」》評「執政退隱」、「孤桐先生」「下野」有：

「嗚呼，公理亦從而零落矣。那裏去了呢？」

在《二心集》的《張資平式的「小說學」》文中諷刺的話有：

「嗚呼，聽講的門徒是有福了，從此會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戀愛……。」

在《僞自由書》的《王化》一篇，最後的結束語：

「嗚呼，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逖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

《且介亭雜文末編》的《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又是用了這樣的歎詞作了結尾：

「……然而此時此際，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罷，嗚呼！」

在舊事重提的回憶文章中，《朝華夕拾》的《藤野先生》記事裏，作者看到日俄戰爭時代，日軍捕殺中國人的影片的反應是：

「嗚呼，無法可想！」

這以上全是粗略地統計，若果周密地計數一下，或許還有不少漏掉的。

按嗚呼，原是歎詞，如果心無所悲、情無所傷，自然

花（套色木刻）

黃長虹作

也就不會頻頻出現筆端的。

魯迅筆下出現「嗚呼」一詞最多的，是辛亥革命前，列強環視，對中國進行豆剖瓜分最緊急的時期。那時期的著作如《中國地質略論》、《文化偏至論》可爲代表。

五四時期以後的著作，由於革命的目標漸趨明確，戰鬥的戰陣和營壘也日益分得清楚；又因爲既是戰鬥，就不該有過多的低沉的調子，因之「嗚呼」之辭也就較早期的著作大爲減少了。不過那過去可咒詛的時代，又怎能不「嗚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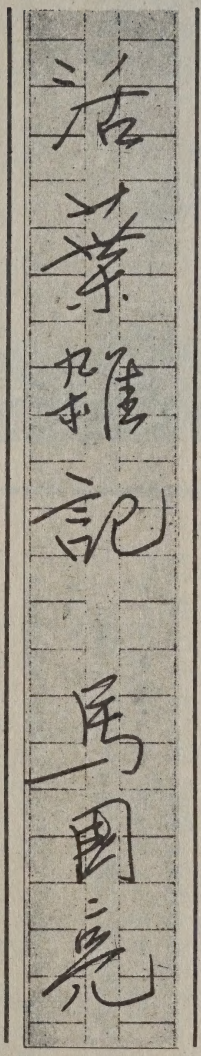
宋人孫宗鑑《東皐雜錄》曾有一則故事：

神考（指神宗趙頊——引者，下同）常向荊公（王安石）：「卿曾看歐陽（修）《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子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歎也」。

《雜錄》作者於記事之後寫下了他對王安石的意見：「予謂公眞不曾子細看也。若使曾子細看，必以『嗚呼』爲是。五代之事，豈非事事可歎者乎？」（《說郛》卷二）

讀魯迅著作，也會與孫宗鑑有同感罷！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五日



## 書法家張正宇

人民美術出版社編印了一本《張正宇書法選》，對於愛好書法的人，是一本很富藝術魅力的集子。內容眞、草、隸、篆，包括行書、草篆、章草等，無不具備，也無不精妙。多彩多姿，百讀不厭。

「書畫同源」，古人早就這樣說了。世有不少善書也善畫的名家，也有善書而不善畫，或善畫而不善書的。正宇却是書畫兼能的高手。他早年以漫畫和裝飾造型藝術見稱於時，後來潛心書法。他的造型藝術富有渾厚的民族氣派，品格高雅。正是這樣，使他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書與畫融爲一體。師古而不泥於古，自創一家。寫字的筆有如繪畫的筆，縱橫馳騁，有時雄健，有時放逸。淋漓飄洒，各

盡其妙。人謂米元章以書法入畫，正宇却是以畫入書。一個「山」字，寫出山的巍峨，山的峭拔，看來似畫，却仍然是個「山」字。

有成就的人有時不免自負。一般自負的多是藏在心裏。正宇也自負，却毫不掩飾。在友好面前揮毫，總是邊寫邊嘖嘖自讚。天眞坦率，正像他能經常公開自己的缺點，公開給自己開玩笑一樣。他也遠不是目空一切，自高自大的人。對別人的成就，他傾佩得五體投地。對年輕新進，更不吝惜他的贊揚。眞率，可愛。他衷心自我讚許，也衷心讚許別人。

一九七五年夏，他忽動鄉情，從北京到無錫小住數月。就在這時期乘便到上海一行。一天上午，他翩然來訪。又是多年未見了。我拉着他的手，驚訝於他本來豐腴的臉孔瘦削了許多。問有什麼毛病嗎？沒有。那時還是「四害」飛揚跋扈的年代，既然能活下來，少了幾斤肉不算什麼。不必再追問了。使自己還能安心的是，他精神健旺，不減當年。那天上午九點多鐘到我家，一直談到下午四時，了無倦意。陪他來的一位年輕人已經吃不消了。用過中飯後不久，便在我們身邊躺下來睡了一覺。正宇一直興致勃勃，縱論古今。他沒想到奪去他生命的病根已在潛伏。我沒想到這竟是和他最後一次的促膝深談。

當天他還特意帶來兩本册頁，逐幅翻給我看。這是他在無錫畫的水墨小品。有漁舟遠眺，有蒼石溪流，有畫簷一角，短垣雜卉……雖是小幅，却見天地無限。着墨不多，功力深厚，筆筆在抒寄他對故鄉的愛戀。他自己非常滿意，看的人更滿意。

還在六十年代初期，他曾畫贈我一幅貓。他的貓譽滿南北，大家都知道的。當他聽說給我的《貓》在動亂時已被抄走了，立即答應給我另繪一幅。十個月後，從北京寄來一幅《熊貓》，外加一幅草篆屏條。附函說：「……去夏弟逗留滬濱時，曾允拙作奉兄，竟達十月未能兌現，可見慚矣。今爲逼上梁山，只得上陣。舞起筆來，揮就屏條一幅，熊貓一幅附上，藉此還此宿債耳。如兄認爲搪塞敷衍之作，可擲之字紙簍，弟決不生氣也。……」故作開玩笑的謙辭，而洋洋自得的神態，活躍紙上，如見其人。條幅結構謹密，氣勢遒勁。畫的上端半張紙的草書題識，似龍蛇競筆端，與熊貓爭秀。

正宇愈到晚年，筆力愈見酣恣。正當他的書法達到極高境界時，竟突然撒手，中斷了他大有可爲的藝術創造。再沒比這更使人哀惋的了。看到他的遺墨，懷念更深。《書

法選》篇幅不多，却愈看愈覺得意態無窮，字字顯示出作者的才氣。看了這本選集，人們將會同意，正宇的自負是可以體諒的。

## 小時了了

去年在上海復興公園看了阿西和阿妮這兩個從瀧江畔來的幼童的畫展。還看到他們對着觀衆即席揮毫。阿西的柱林山水和貓，阿妮的猴羣，信手畫來，一點不吃力，教你又驚又喜。阿西六歲，阿妮四歲。阿妮個子小，只好跪在桌面上畫。如果不是自己親眼看見，很難相信畫展眞是出自這些幼童之手。接着看了電視介紹「瀧江畫童」，才知道桂林小畫家不祇兩個。是因爲桂林有名山秀水，地靈出人傑嗎？並非如此。最近看了一個上海兒童的畫展，琳瑯滿目，和瀧江小畫童們年紀相同，造詣不相上下的很不少。說明這和秀水名山無關。這還不過是上海一隅之地。若以全國來說，不知該有多少我們尚不知道或尚未發現的小畫家。

小小年紀畫出這樣的畫，如果不說是奇跡，也是難能可貴的。英國人類學家阿當博士，在他所著的《原始藝術》一書中，提到兒童藝術時却認爲，學齡前幼童的畫都是原始的樸素的。儘管他們在某些地方也有一些出人意表的觀察能力和表現能力，但畫出的東西往往含義不清，要聽他們解釋才能弄懂。他還舉出一個四歲零三個月的幼童所作，題爲《剃鬍子的人，狗在旁邊看着》一畫爲例。畫上那些發抖的簡單綫條描繪出的形象，簡直看不出是剃鬍子，而是用手摸着額際。所謂旁邊的狗更不像話，說它是一本書還嫌大些，因爲畫的基本上是一個長方框。阿當博士本人還是個畫家，他的話和所引的例，當然是有代表性的。拿我們目前看到的情況相比，如果不是他的看法落後，就是我們的幼童們如何不凡！

正因爲這些孩子們表現出不尋常的天慧，自會引起人們的熱望。認爲這些孩子們長大了，都會成爲了不起的畫家。有的家長甚至揠苗助長。有的見孩子的興趣不再在畫筆，大感失望。雖然絕大多數的畫家都是自幼愛好繪畫，但不能認爲，幼時好畫，長大一定會成爲畫家，即使不是傑出的畫家。我們欣賞兒童的繪畫作品，是根據兒童的年齡和兒童的特有情趣來衡量的。如果以成人的標準來看，很少能達到稱之爲佳作的。「天籟」，庶幾近之，而不是「成熟」。要作一個扎扎實實的畫家，必須一本正經進行

暑日（黑白木刻）　黃長虹作

基本功訓練。畫石膏素描，照摹「芥子園畫譜」等等，孩子們不一定有興趣。另外，兒童在成長過程中不斷接觸新事物，受環境影響，思想不斷變化，長大後不再從事繪畫的恐怕要佔多數。少數能維持原來愛好的，他的藝術造詣是否能隨年歲而日益提高，也是問題。三、四歲時能畫出一般兒童所畫不出的逗人喜愛的作品，當然說得上是出類拔萃。但到了三、四十歲時，作品能超出同他年紀相彷的就不那麼容易了。

今天這些小畫家們，有朝一日長大了，成爲卓越的畫家，是大好事。設若丟了畫筆，轉而鑽研數理化，鑽研文史經濟或其他學問，也無需爲此沮喪。對孩子們的期望，主要是能成材，而不是非當畫家不可。電報發明人摩斯，從小喜歡繪畫。長大後也成爲著名的肖像畫家。他的許多作品現在還分別珍藏在美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的美術館裏。後來他却棄畫研究電報。照相術發明人達格爾，原來也是畫家。類似的人還可以舉出很多。他們丟掉畫筆，從事科學研究，不再繼續繪畫，却使千秋萬代同受其惠。因此即使兒童們幼時繪畫非常傑出，後來不再繼續下去，無關重要。重要的是，能做一個對國家對人類有所貢獻的人。

# 夜曲

陶然

## 邂逅

夜侷促在室內，盞盞彩燈是少女羞澀的眼睛，閃爍如在偷窺意中人。節奏震耳欲聾，旋律搖幌起顆顆年輕的心，在狹窄的空間飛舞。煩惱在狂熱中退縮，青春的熱情瀰漫而來，笑的波紋在眼光中盪漾，神經中樞的某一處在瞑瞑中被觸動了，敏感的怦然一跳，竟使寒意在傾心的嚮往中消融。

無言的企盼，習慣於那樣不露痕迹地滑行在秘密中；蹉跎了金黃色的歲月，靈魂孤寂地徘徊在荒涼的小徑。舊夢被綁架在時間永不言歸的車輪上，萬般無奈地離我遠去，空留一腔纏綿的愁悵，深化着那滄桑的情緒。

朦朧中驀然展現的光明，送來了輕紗似的淡藍，在那隱蔽的一角，飄飄欲仙；紅的黃的綠的紫的，頓時黯然無光。

柔情裏的悸動，渴望中的恐懼，昇華成爲無言的追尋，深沉却無把握地做出孤注的一擲。希望的種子紛紛飛出胸膛，留下眞正的一顆，已然在我的心房中發芽。

長長短短高高低低的音符，侵佔着七彩的夜，喚醒了對一個傳統誕辰的記憶；而我的心哪，啊，也正萌生着一個繽紛的憧憬，就在這難忘的冬夜裏。

## 除夕

今夜呀今夜，今夜一分兩半，零點是個分界線，在時間的長河裏，我

泛着不自由的小舟，顧後瞻前的徬徨，抹不掉新舊交替的悵然若失。

身後一串串的時光，支持着我伸向今天；跨過那人爲的標誌，我納悶於今夜昨夜如何不同。每夜我坦然地酣然入夢，今夜却特別到彷彿就會使我有根本的一變。

指針半圓形的的轉動，把一年的暮色拱手讓給黑夜，已經是最後的了。已經是最後的了，你讓給我我讓給你，還不是終究要在時針分針的重疊中，一樣地被一個全新的凌晨所吞食？

溫馨而略帶傷感的情懷，流瀉在古老的旋律中；紅的綠的黃的藍的，那透明的球形，驕傲地擁住空氣而膨脹，却抵不住年輕手掌的鎮壓，紛紛爆破在初生的分分秒秒裏。

一朵粉紅色的玫瑰嬌艷欲滴，使我恍惚窺見青春的一瞥；我的心朦朧了，那悠然的鐘聲，竟勾回了往日的靈魂，那曾經燃燒而又熄滅了的熱情。

啊，今夜呀今夜，舊年新年今夜已經斷然分離。我乘着這簇新的夜色，在希望的汪洋中，追逐一雙美麗的眼神。

## 邀約

婆娑中的溫柔，聚集起最後的勇氣；微笑中的含糊，却偷來了意外的承諾。措手不及的語無倫次，重複着毫無意義的字音；似驚還喜的思緒，在不平衡中波動，宣告着心靈邁開試探的步伐；冷漠的天平在我心中急遽傾斜，粉紅色的夢幻飄然飛來。

人生的悲歡離合，被壓縮在長方形的幕布上；白色門券清脆的一撕，換來了九十分鐘的唏噓。彩色的光線射出活動的畫面，一顆忐忑的心，却隱藏在幽暗裏，幾乎無所適從。

啊！扶手在中間，分開你我在左右，暗影中我却摸不準，距離到底有多遠？

一縷異樣的清香，若斷若續地襲上我的鼻尖，慌得我凝固如一尊石像，唯恐驚走這撩人的氣息……。

## 願望

寒流吸走了體溫，人在醉意中朦朧。滿天星斗彷彿傾洒在眼前，頃刻又化成無數金色的期望，翩然紛飛在周圍。

維園的夜啊！你以嫩綠的新芽裝點我掩上的心扉，圍護我再生的夢境，在寒氣的壓迫下伸展。

亮晶晶的波光，輕柔地鼓盪着誘人的節奏，在醉心的嚮往中，我猛然撞見自己的倒影，才發覺面前是一片深不可測的海洋。

背負着跋山涉水的倦意，我已經走了很久很久；回頭的一望，證明着那長長的路途。我寂寞脚步的伴侶，只有那沉默的影子。

止住了無目標的徜徉，我鄭重地湧身一跳，願那深深的海水掩埋我，願那輕輕的潮聲吞沒我。

我閉上眼睛搜索，熾熱的回答，立刻轟走疲乏的糾纏；急促的心跳，也在應和默默的呼喚。

一個願望悄悄昇起：但願此刻天長地久……。

衣光鬢影成了消失的流星，留下的燈光依然輝煌；在喧囂過後的沉寂中，飛揚的神采淡化了，期待着光臨的那一刻，却變得有些不安。

燈影下飄然的紅色晚服，燦爛如一團火焰；悄然佇立中，雙眉飛展下的笑眼，却透露出一絲忸怩的訊息。

威士忌的香味，淡淡地在空氣中播散；清醒的神經，驀地飄忽在迫人的氣氛下。明知脚步將會引領我們踏進人生的新歷程，心思便好像受驚的一羣小鳥，噗啦啦地振翅紛飛。

甜蜜的狂喜，誘我情願縮成原來的一半，有了你這一半相陪，我的另一半就失去存在的理由。

在充滿着柔意的夜色中，實實在在的感覺，喃喃提醒着我——

啊！我們已經長大成人。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二日，陣雨後，晚風中。

# 芬蘭作家西蒙的近作小說

馬利

西蒙（Simo）是一個擅寫犯罪心理及軍人生活的芬蘭小說家。《凱卡萊南》（Katkalainan）是他近期的一部成功之作。故事的主人翁是凱卡萊南，作品描述他的一家住在落後的山區，而希望過着現代化的生活的現實與幻想之間的矛盾。作者巧妙地刻劃出一些人物的心態。

凱卡萊南是一個狡猾小人，復仇主義者。與之相反的則是他的鄰居赫殊是一個奉公守法，勤懇爲人的公民。他們兩家中間有一個沼澤，雙方都不願佔有，直至有一年，雲莓的價錢在芬蘭直線上昇，而整個沼澤地都長滿這些金色的果實。剛巧附近一間木材公司要用空中噴殺蟲劑殺滅樹林的蟲類，這引起人們的注意，知道那些雲莓將會受其害，企圖阻止及警告不準噴射，因此引起一些糾葛。

其後凱卡萊南霸佔了沼澤。他日以繼夜地坐在湖邊守候，嚴防別人摘走他的雲莓，但有人從某一事件上導致那機師在不知詳情下噴射了藥劑，使凱卡萊南的希望成空。

外國文訊

**讀宋史**　乙亥（四首存二）

孤臣邊策出圍城，寸紙翻辭諸路兵，無奈秋高肥戰馬，李綱何事作書生！

星馳奉使入金營，閉壁諸軍盡解纓。不謂近臣能誤國，百官方議棄三城！

**題抱山軒石刻印譜**　癸未

避彈征鳥趣南翔，學字行隨篆籀藏。坐擁書城春酒暖，磋磨龍角玉刀長。他山且喜能攻錯，此手居然擅濟剛！踪跡交親鋒鏑裏，低回夢繞紅罏香。

**春陰有寄**　癸未

比翼出塵翔，歸飛昨日鄉。綠窗濃酒味，紅袖暗書香。春重雲肩嫩，花深雨脚長。一番寒食近，臨紙意如狂！

**甲申先大人忌日**

飛鳥歷山操已遲，夜來因夢責陶詩。行吟圃築終將廢，選佛場成詎未歸！（先君子構築新舍，親自營劃，命余以顏其額，得曰「選廬」。蓋取《傳燈錄》「選佛場」之義。）容易浮槎悔昔日，不寧止樹泣今時。生人淹忽雖如此，節過重陽有倍思。

**丙子七夕書懷柬余眠雪**

圖南剩得舊匏樽，即此便安楚客魂。寶劍埋同幾歲別，殘棊猶待一宵論。孤眠幸未飽官飯，煮藥甯憑質複褌。今夕玉樓看故事，大圓風雨滯天孫！

**虞美人**

丁丑元夜歸鄉，再宿因樹山館，值楚文天謝之後。與琏、燦、楚岩諸弟妹談文品棊，中宵不寐。燦弟謂余豪情似昔，感而有賦。

當年鐙節花前酒，淺印春衫袖。抵今落落一身歸，竟道老奴依舊出山時！書香劍氣渾相似，減却文孃耳！玉棊湘瑟已三更，又是亂餘清福忘分明。

**如此江山**

甲申三月晦，爲劉仲英題康南海自書哭翁常熟相國詩軸。

海天舊隕縱橫淚，悽悽但聞湘累。筆落驚鼈，詩成泣鬼，萬古哀塵長被，廻翔尺紙。念大澤逋臣，當年心事，低首商君，任滔天黨獄掀起！朝簾難撤若此！便安陽正色，寧服清議，辨博荊公，飄零賈傅，應有憂腸似熾。吟邊徙倚。痛蓋代勳名，一家法意，腐草青燐，併曇華委地！

# 關於艾青……（六首）

徐剛

我謹以一支年青的筆宣稱：
我的歌只獻給我崇敬的人！
——題記

## 心

親愛的，
別說他有那麼多的白髮，
——白髮，是人生的暮雲。
親愛的，
別說他有那麼深的皺紋，
——皺紋，是歲月的年輪。
親愛的，
還是讓我們一起讀他的詩：
因爲埋沒太久，
珠貝的性格分外深沉；
礁石沒有時裝，
只有心靈深處的愛憎；
永遠從地球出發，
飛向太陽……
「去叩開那些緊閉的大門，
訪問我們所有的芳鄰……」
沒有天眞就沒有想像，
不是年青就不會熱情，

他的詩才是他的心！
他叫艾青——
方興未艾的艾，
永遠年青的青！

## 烟

像是深山野嶺中，
昇起的一縷炊烟。
它教人向往，
它給人溫暖，
它使人眷戀……
它是生命，
它是人烟，
它是靈感，
它也是拓荒者的宣言：
只要詩的犂鏵，
在泥土中耕耘，
生命之烟，就有潺潺的源泉！

——那怕放逐到
最遙遠的天邊！
應該勸他少抽些烟，
可不要逼着他戒烟——
曾記否？——
東北的風雪，寂寞的塞外，
都是用它來作伴。
沒有烟，
更孤單！
眞奇怪！
他抽了幾十年的烟，
心靈却沒有被汚染……

## 握手

他把手高高地舉起，
他要和你緊緊握手。
他微笑地望着你，
用目光來表示問候。
他寫了很多的長詩、短詩，
却從來不會寒暄、應酬……
他只是像等了多時，
也好像盼了很久。
他是銀髮如霜的長者，
却更像少年興豪的朋友！
他把很深的愛凝聚在手上，
有力的握手，
能教朋友的心顫抖。
他挨過不少次打，
打他的人都有一雙有力的手。
——一樣是文人的手，
却沒有人性，沒有溫柔，
說是文人，更像打手！
於是，他才特別願意和別人握手，
讓更多的愛
燃燒在更多人的心頭……

## 珍藏

金錢，應該是最珍貴的了，
有不少人爲了金錢，
而跑來跑去，藏來藏去……
名位，應該是最珍貴的了，
有不少人爲了名位，
而鑽來鑽去，跳來跳去……
他的抽屜裝得滿滿，
每一個空隙都珍藏友誼！
友誼，是誰也偷不走的，
心靈的富有連黃金也無法相比！
——他抽出一張海外寄來的明信片，
爲我唸着那眞摯的寥寥數語。
仿佛在讀一首
關於他自己的詩……

## 在電視機前（一）

一邊看《巴黎聖母院》，
一邊把眼淚擦乾。
他像小學生一樣端坐着，
把美與醜細細分辨……
歌唱美的詩人，
怎能不被醜所誣陷？
信仰眞的詩人，
有時也爲僞所欺騙！
他走了半個多世紀的人生路，
誰知遇到過幾處巴黎聖母院？

## 在電視機前（二）

他曾經從彩色的歐羅巴，
帶回了一支蘆笛。
他曾經餓着肚子，
自矜地吹着一支曲——
那是屬於他自己的姿勢，
那是屬於他自己的歌曲。
他愛這支自由而莊嚴的蘆笛，
就是鐵窗牢獄也難於奪去！
一直到坐在延安的窰洞前，
讓自由的風把激情卷起，
讓延河流水把他的歌，
送到黃河彼岸的青紗帳裏……
這是不能丟下的蘆笛呵！
——哪怕是棍棒，哪怕是權勢。
他只管吹他的，
他只管唱他的，
那是屬於他自己的姿勢，
那是屬於他自己的歌曲。
和人民的心貼在一起，
就不怕罪名像山一樣堆砌！
他在《巴黎聖母院》中尋找着往日的
　巴黎，
他在心海深處輕輕地吹着今天的蘆
　笛。

# 拾貝

周良沛

1

尾隨海潮潰退的綫路，
盼它一路撒落海寶，
不如唱着跳着捧接厚禮，
迎着撲進胸懷的海潮。

它撒開白裙轉着脚尖舞來，
大家赤脚趕着潮水奔跑，
有的照舊全副武裝，
潮水好似在刷龍袍。

2

頭上不用草帽，
滿滿兜實海寶，
口袋還沒打開，
已給灌滿早潮。

亮一亮，比一比，
拾貝手藝看誰最高；
藏一藏，幌一幌，
秘密暫時不能揭曉。

3

他的貝上有棵海柳，
海底定有流水、人家、小橋；
他的螺貝像隻耳朵，
定有聽不完的歌濤。

黑黑的，嚴實實的一個，

完全是個封死光明的黑牢，
那裏定有悲慘的故事，
海濤有時歌唱，有時哭號。

4

潮汐來去的石脚，
浪花正激彫海石花；
赤脚任潮汐濺潑，
也該化成珊瑚架。

有童年的夢悠悠，
有搏鬥的號聲高，
生活的浪花四方擁來，
身心都投入海的懷抱。

5

人老怎麼依然天眞？
還是活到六十不老？

年齡不是世故的磨石，
心不磨出繭，人也自然年少！

友愛、和諧，如一家老少，
每日都是接近節日的來到，
天眞地追着生活、戲趕海潮，
手挽着手，歌聲愈高……

三月三日於三亞「天涯海角」。

## 悼念同窗學友張目寒

李霽野

一

卅年默默嘆參商，
忽報仙游在遠鄉。
曾冀古稀敘舊誼，
一衣帶水萬重牆！

二

七年失憶天堪悲，
追記良師願未遂。
望斷南天空悵悵，
相看一笑亦成灰！

目寒是我小學同班同學，曾在北京世界語專科學校聽魯迅先生課，經他介紹，我認識了魯迅先生。他很想寫回憶魯迅先生的文章，因患失憶病而未果。

一九八〇年五月

# 故鄉的溪

碧沛

曲折地繞過森林和狹谷，
蜿蜒於蒼秀的羣山之間，
奇異的亂石鋪滿溪床，
暖流經年不息地潤養……
石上的苔花在細雨中微笑，
雜樹在石坡縫隙間頑强地生長。
那兒從未曾有過橋樑，
全靠用石塊排列起來聯系兩岸。
噴濺的水珠是燦爛的激情，
旋渦和迴流宛如美麗的思戀，
淺灘隨着季候變換着抒情聲調，
深潭跟着風向輪轉着雄渾音響……
那裏有沒入水中，聳向太空的懸巖——
是青春的戰旗！英雄的哨崗！
有在明月下顫動的斑爛的樹影；
有在陽光裏升騰的團團的霧烟。
一根水草、一粒沙礫、一朵泡沫……
都各有一部豐富的生命的畫卷，
足以使人醉倒在裏邊！……
啊！碧綠、湛藍、紫紅……

山上的草，田野的秧，
岸畔的花，長空的虹……
連石頭也都以它們不同的膚澤，
愉快地進入人們的眼帘……
繁多的色彩在這裏交相輝映，
構成迷人的夢幻！……
白天，更有千千萬萬的蜻蜓，
穿梭般地來回在這上面。
長着美麗毛羽的小鳥，
帶着誘惑的童話，
沿溪疾馳，短促而清脆地歌唱……
夜晚，點點如星的流螢，
飄動明滅在溪畔草叢間。
而辛勤的捕蛙者舉着火把，
沿着深溝密圳晃閃……
夏季，水中有水牛在午眠，
孤獨的白鷺也迢迢前來拜訪——
使這兒霎時增添了明麗與新鮮！
冬日，林莽中有野蜂在奔忙，
有時就在那溪邊石洞裏，
用牛糞營建牠們的住房……
石級一直從溪裏壘到對岸的門前，
那兒曾瞟過來挑水姑娘深情地顧盼！
啊！蕭蕭的竹叢，
含苞的桃李，
成排的番石榴，
露出根鬚的古榕林，
舞着綠扇的香蕉園，
有花無果的荔枝樹……
都像是最忠誠的伴侶，
又像是執勤的士兵一般，
屹立在那坎坷不平的兩岸，
守衞着這小溪永不褪色的華年！……
啊！奧秘的故鄉的溪流，
那兒是妳的盡頭？
那兒是妳的發源？
那兒是妳歷史記載者落筆的地方？
到底有什麼最珍貴的東西在妳這兒蘊藏？
妳彷彿一首含蓄着無窮熱情的詩章，
又如一顆少女的心，要搜尋它是多麼困難！
妳夠得上人們永恆的思索，回味與緬想……
雖然妳沒有高叫的汽笛，沒有招風的船帆，
沒有轉動着起重機的碼頭，和停泊艦艇的港灣，
億萬歲月在妳身上凋殘，
亙古以來，在人們的眼裏，
妳一直是條簡陋的山澗！
啊！故鄉的溪流，
我永不會遺忘，
最後一次向妳告別，
在那十三年前，
從那以後，風雨長途，妳不辭艱辛，
多少侵晨，妳奔騰在我身邊，
多少深夜，妳流過我的枕旁，

妳給我帶來什麼？
妳向我傾訴什麼？
今日，
海山遙隔，
雨冷風寒……
故鄉的溪流啊！
我想問問妳，
妳是否依舊清泉繞綠，綠水蜿蜒？
那熟悉妳的孩子！
是否還在妳的水中嘻玩？……
是否還在那兒抱起鐵青的石塊，
朝向湍急的溪流壘起小小的壩基？
拿粉白芬芳的梔子花做成小花水車，
滙聚了整個春天的美麗……
冬天的早晨，他是否還斜倚在妳的石
　陂上，
迎着燦爛的朝陽，唸誦着傑出詩人的
　詩句？
夏天的午後，他是否還在妳的荔枝樹
下，
泡在小潭裏，追逐着一羣活潑的游
　魚？
而清明前後，雷雨傾盆，山洪爆發，
妳溫柔的性格受到猛烈的冲擊，
妳負載着滔滔濁浪，轟然東去！
而他，是否還學着他的爸爸，
披着棕衣，戴着斗笠，
坐在妳青石砌成的岸邊，
坐在妳長滿亂草的巖前，
垂下釣鈎在妳的怒濤裏？
炎熱的傍晚，他是否還舉着扁担，
放下跟媽媽扛去澆菜的木桶，
在妳水中洗淨脚上的汚泥？
他是否還跟着祖母，
蹲在妳那水邊的梯級，
看着祖母把衣服搓洗？
而妳的石旁，是否還留有
祖母浣洗衣服的草木灰的殘餘？……
噢！妳映着藍天，照着羣山，
招引過白雲，棲息過曉霧，
曲折而含蓄，多態又多姿的
故鄉的溪流啊！
妳回答我吧！
妳怎麼不回答！
妳在哪裏？
妳在哪裏？
故鄉的溪流啊！
我們堅信妳會回答的，
妳該明白——
不管歲月怎樣地推移，
詩人的心永不會凋蔽，
我們將尋覓妳的踪跡，
付與妳更多的火熱的情誼，
把妳清澄的溪水點化成陣陣花雨，
灑遍了廣闊的異鄉異地……
讓世世代代永把妳記憶——
子子孫孫默念妳的名字，
碧溪噢！碧溪！

# 聶魯達詩選譯：

## 難忘

（奏鳴曲）

（智利）巴勃羅·聶魯達作

沈眞如譯

你若問，我往日何在，
我只能答：「曾經滄海」。
我必須細數遮黑大地的石頭，
奔流而逝的河水，
我只知飛鳥所失落，
或者我遺下的海洋，或者我哭泣的姊妹。
何以地域要被劃分？何以日子
彼此相續？何以黑夜凝聚
於我們的嘴角？何以人要死亡？

你若問我從何處來，我須求證
於破爛的碎屑，求證
於塞滿痛苦的事物，不斷剝落成塵的巨獸，
還有我憂傷的心。

它們並非連綿不斷的記憶，

亦非沉睡於遺忘中並且發黃的鴿子，
它們是帶淚的臉，
是卡住咽喉的手指，
是樹葉間洒落的：
逝去一天的陰影，
飽嘗過我們血液裏的悲愴。

這兒有紫羅蘭，有燕子，
我們喜愛的一切，帶來成串
甜蜜的訊息，其間有
時光流過，柔情蜜意流過。
然而我們無法遠離這些利齒：
何必啃嚙靜默凝成的甲殼。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這麼多的人已死去，
這麼多的堰堤被赤日冲裂，
這麼多的頭顱撞擊船舷，
這麼多的手隔阻親吻，
這麼多的事我想忘記。

# 我贊美花

田　野

我贊美花
——這聖者的一生。

綻開的時候——
爲熱鬧的人間，
增加萬紫千紅的妝點。

含笑而去也——
沒有花的凋謝，
就沒有果實的豐收。

而且，
她還以墜落的彩色的花瓣，
鋪築了一條璀燦的道路——
讓春天過去，
讓夏天過來。

# 雪中足跡

（意大利）馬里奧・索爾德蒂作

李昕譯：

馬里奧・索爾德蒂 Mario Soldati，一九〇六年生於意大利的都靈城。他接受耶穌教會神父的教育，於一九二七年取得文學學位。一九二九年，前往美國，供讀哥倫比亞大學。在美國的時候，他已爲熱那亞的刊物寫稿。從一九三一年起，他一面寫作，一面參與電影、電視活動，現在已成了電影名導演。他是一位多產作家，著有大量小說、詩歌、評論等。從文學角度看，他的短篇小說獲得較高評價，而長篇小說則認爲娛樂性較高。這裏選譯的短篇《雪中足跡》被視爲他近作中的佳品，評論家稱它具有某種契訶夫的氣質，充滿着懷舊情緒。

——譯者

壓斷駱駝背骨的正是最後的一根稻草。就在午飯前，他回到旅店，走進自己的房間。他的太太正在浴室梳刷頭髮——她並沒有像平常那樣把自己關在裏面，所以他以爲可以走進去。可是，她却滿腔仇恨地向他叫嚷：

「請你把門關上好嗎？」

他關上門，走出房間，離開旅店。

天仍在下雪。

當他在那間古老餐廳進午餐時，他凝視窗外紛飛的白雪。雪花落在古老宮殿的窗櫺上，屋頂上，就像畫家畫出來的圖畫一樣。廣場中央的石像也披上白雪，使它顯得特別美麗。

雪，就像一個偉大的設計師一樣，使一切都簡化了。

他想起了父親：他每次與母親吵架後總是走到這一間餐廳來，而自己現在呢，也是因爲相同的原故來到這裏。這裏一切都沒改變，今天的餐廳與一百三十年完全一樣。一百三十加上四十就等於一百七十！

他想起了父親的生活，然後想到自己的生活，二者如此不同，又如此相似。難道世界上就沒有一個女人可以與之共同生活而又能使生活可以忍受的嗎？

一個接一個，他想起了妻子以前的那些女人。他竭力使自己客觀一點，可是還是一個接一個地被否定了，她們並不比妻子好，她們都是一個樣，唯一的不同僅在於他沒有娶了她們，而娶了她。如果他娶了其中任何一個的話，這一個也會馬上變得一樣討厭的——他完全可以肯定。

早知如此，就不如省點時間娶了第一個女人就算了——他嘆了口氣，對自己這樣說。可是，第一個是誰呢？

當這愚蠢透頂的結婚念頭在腦裏出現時，與他在一起的女人是誰呀？

這是冗長的沉思，悠長地、緩慢地、不確實地攢進遙遠的、忘掉了的過去，回到自己青春的年月。在此同時，他的雙眼却被窗外的紛飛雪花迷住了，動也不動地凝視着。

冗長的沉思。根本不可能想起所有的女人。多少年都已經過去了。可是，第一個呢？第一個是誰呀？

毫無疑問，第一個是蓮娜。

也許比他的年紀稍爲大一點，金髮的高個子，健壯但却同時又是皮膚嬌嫩，充滿活力，思想開朗，聰明伶俐，而且極其溫柔。也是都靈城人。是個銀行文員。

他們一直在談情說愛——我們鄉裏人會說「他們已經互相對話」——整整一個春天，從三月至六月或七月，不會更長。一切都很好，他也幸福，比以後與任何女人在一起都幸福。如果他早知道！如果他早想到！可是，蓮娜只不過是一種突然的、完整的、無償的幸福……爲什麼這種歡樂不能再重覆一遍，就算是僅僅一遍呢？那時他前途如錦，於是他就離開了她。

是他——對此是毫無疑問的——而不是她中斷了來往的。但是，爲什麼呢？

什麼也不爲，就這樣中斷了。夏天快來了，假期要到了——一個很好的藉口。他是中上階層，而她只不過是勞工一名。不過，這可不是他與她分手的原因。他之所以與她分手只不過是因爲他才二十歲，還沒有學位，沒有工作——他又怎會想到結婚這一嚴肅問題呢？

然而，他確實也曾想到的——有一個晚上在公園裏，離城幾公哩的地方，現在已算是城郊了。

擁抱着蓮娜，他感到一種與別不同的感覺，雖然，在那時，他也只認識了幾個姑娘吧了。

坐在草地上，在一棵高大的木蘭樹下，在黑暗中，他仍然能看到她那鮮紅的嘴唇，閃亮的牙齒，還有她那藍色的大眼睛。她是他一生中第一個眞正的女人，與他如此相似然又具有如此深刻的區別。他懷裏的她，與他溶爲一體，以一種自然但又神秘的方式服從最美妙的和最高級的本能。由於他擁抱的不是自己而是另一個人，這一簡單的事實使他感到似乎擁抱的是永恒的世界。

在那五月的夜裏，在公園草地上，他緊緊地抱着永恒的世界。

那麼，爲什麼又讓它溜走呢？爲什麼不在一起生活直到死亡才分手呢？

爲什麼不娶蓮娜呢？

是的，他也曾這樣想過，當時眞的這樣想過，可是，馬上就認爲這是徹底胡鬧而不再考慮了。

現在，三十年之後，他知道那樣做可能是聰明的——最低限度不比他後來所做的那樣胡鬧。

當時眞的做了又多好呀！

想了這麼多，天已快黑了。打從餐後他動也不動地坐在那裏凝視窗外。有多久了？他被侍應的低聲呼喚驚醒過來了。整個餐廳已經空空如也，只剩下部長和幾個侍應——很明顯地，他們只等他離開就下班了。

他看看錶，快五點了，他付了錢就走出去。

他漫無目的地在拱廊下走着，當他走累時他會走進咖啡店——這就對了。回到旅店去，再面對自己的妻子——不，還不是時候。

在拱廊下走着，感到絕望同時又感到幸福。外面，雪

仍在下着。他想起了以前在一本旅遊指南中看過，說都靈城有十四公哩的拱廊。世界上還有那一個城市能提供如此文明的設備呢？布魯那也許會有？還有巴杜亞？不過，就算有也不像這裏的拱廊那樣高，那樣通風，那樣新式的！

於是，他就這樣走着走着，一直到天黑了，他發現自己走到溫莎格列奧街與維多利奧街相交之處，這個地方從兒時起就給了他一個印象，似乎是十九世紀資產階級都靈城的邊界。在這裏，兩條主街的拱廊在城裏經過了十四公哩之後在此相遇。以後就是沒有拱廊的地區——工人、工廠，殘酷的未來。

想起這些，他微微一笑。未來總是殘酷的，它本性如此。現在，經過這麼多年之後，他再也感覺不到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鴻溝，也感覺不到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間的鴻溝。這裏一直向海伸展，就像是防波堤一樣突向海中。

面對着他的海洋已變成了乾地，未來已變成了現在，而資產階級的都靈城甘心情願地接受工人階級的都靈城的擁抱，接受它的榮耀、財富與保衞。

不過，對任何人說來，不管是資產階級或是工人階級，在一個這樣的下雪冬夜裏，漫無目的地在拱廊散步，企圖消滅某種個人憂慮，這一個地方仍然是一個自然的停留點。

在那遙遠的、他們在戀愛的春天裏，他有多少個晚上就與蓮娜在這裏停留然後道別！

就在路旁，他看到一部的士。

他該回旅店嗎？面對那母狗？

他感到心裏一陣緊縮。

可是，他又幹些什麼好呢？

在他漫步拱廊的過程中，回憶與幻想像雪花一樣交織成混亂的一片，就在這混亂之中，一個甜美的、撫慰的形象老是出現：那古舊別墅旁的公園，五月的晚上，蓮娜的臉孔。

「的士」——他突然下決心叫了一聲。坐進汽車之後，他把目的地告訴司機——很久以前是個小村莊，現在則是城郊。

當他到達時，雪停了。他在村子的一片空地上下了車。這裏仍舊是矮屋子、農舍擠在一起，似乎沒什麼變化。可是，在這些矮屋子後面，則可以看到方方正正的、具有成

千個窗門和陽台的高樓大厦。

有一間咖啡店仍未關門，他請司機去喝杯咖啡，並請他在那裏等他回來，不會去很久的。

別墅只在數步以外：離空地約二百咪。他記得，鐵門突然在小巷一頭出現，從鐵門進去，一個小斜坡引向附近的杜拉河。他想起了那個離鐵門幾咪外的聖水鉢，聖水鉢貼在牆上。公園很大，別墅是間十八世紀的建築物，除了假期外就空着沒人住的。

也許到了今天一切都改變了。這麼多年了，不管怎樣，別的都無所謂，他可得看看那古老的別墅，因爲他曾擁抱過他一生中最靠近眞實的時刻……靠近眞實還是靠近幸福？兩樣都有吧，他也搞不清了。

橫過空地，沿小巷走，直達鐵門——那毫不費勁。他沒有穿上合適的靴子，走在鬆軟的雪地上，脚都陷進雪裏了。小巷沒有人，昏昏暗暗，如果他所經過的那些屋裏沒有傳出來電視的音樂聲和笑聲，他很可能就以爲這是一條沒人的村落了。

不久，這些音響也消逝了，他聽到的只有自己的喘氣聲和脚步聲。

那就是鐵門，再往前走，就是聖水鉢……當他走到公園裏的一條小路時，他停下來，心在砰砰跳。

空氣又冷又清新，一點風也沒有，唯一的聲音就是樹枝偶然被雪壓斷的破裂聲。……在黑暗中，他看到了別墅那灰色的前景。

他現在離開那裏不遠了，再走一百咪就到了。那裏，在花圃中間，在矮樹叢中，在別墅前面的空地上，在木蘭樹下，他曾以爲自己擁抱着永恒：蓮娜！

他看着別墅，慢慢可以看清窗門、陽台了，他突然心裏一驚——如果別墅裏有人，怎麼樣呢？

如果有人，大概也會有狗的，可是他却一點聲音也沒聽到。

他記得以前聽說過有些特別聰明的狗，動也不動地等着進犯者走進範圍，然後出其不意地撲過去。

害怕？他害怕嗎？他自然而然地聯想到自己的妻子，還有比她更可怕的嗎？他微笑着再往前走。

他走到別墅前的空地上，這裏的雪更明亮。他抬頭想

找月亮與星星，但天空濃雲密佈。

那棵高大的木蘭樹在哪呢？

在那裏。在左邊。又巨大又結實，樹枝被雪壓得彎向地面：樹枝下面形成某種深沉的、漆黑的洞穴。就是在這洞穴裏，他首次也是最後一次觸摸到眞正的幸福。

當他看着這個洞穴時，他猛地記起了蓮娜對他講過的一些話：那時他聽到這些話，竟然產生一種要哭、要叫的狂暴的衝動：與蓮娜私奔往美國或澳洲，結婚之後開始新生活。這種衝動如此强烈，竟使得他害怕。他竭力要忘掉這些話，甚至在幾週之後，他也竭力去忘掉蓮娜。而且，他成功了：不過只有三十年之久。

現在，蓮娜就在哪裏，活着，與自己在一起。而那些話呢？……那些話？

他閉上眼睛回想那些話，要一句不漏地想起來。他背着木蘭花樹，不去看它，因爲這棵又白又黑又沉重又神秘的大樹會分散他的注意力。

唔，對了，蓮娜在某一刻裏擺脫他的擁抱，用充滿笑意的藍眼睛直瞪着他，輕輕地叫喚他的名字，然後細語說：

「如果你母親在這裏看到你，她會怎麼說呢？」

就是這句話，他可以肯定，在他一生中他記不起還有什麼比這話更美麗的了。

他聽到有輕微的脚步聲，在他身後朝他走過來。他渾身發抖：那是恐怖。然而同時也是某種與歡樂相似的感情。他覺得他必須轉過身去，但却沒有這種勇氣。也許一轉身就會看到。啊，這是值得一試的呀！但是害怕的感情更强。

現在脚步聲就在身後停下來，也許只有一咪的距離，他似乎感到脖子上有一股冷氣吹過來，是風嗎？

熱淚突然湧上眼裏。可憐我吧！寬恕我吧！——他想喊叫出來。對他在關鍵時刻拋棄蓮娜這一事是絕無可憐及寬恕的，因爲他那時就已知道自己對不起蓮娜：他要求可憐與寬恕，並不爲了什麼特別理由，僅僅是因爲他害怕。蓮娜呢？蓮娜現在又在哪呀？從那時起他從來沒聽到過她的音信，現在也沒有理由認爲……

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沙沙響，然後又是一聲重響。似乎是朝他走來的人突然停在他身後，近到幾乎碰到了他，又突然轉身跑開了。也許這都不過是他的幻想罷了，只不過是樹枝被雪壓斷的聲音。

他轉過身去看。

他轉過身去，看到在雪地裏，一行清清楚楚的足印連接他與木蘭花樹，那是女人的小脚印，從木蘭花樹那裏走向他然後又回到那裏去。

他第一個衝動是朝木蘭花樹奔過去。不過，他跑不動，他覺得兩腿發輭。

第二個衝動是大叫。

這時，一片雪花落下，跟着第二片，雪又下起來了。

他一感到有氣力時就叫嚷：

「誰在那裏？是誰呀？」

但是他的聲音消逝了，回聲也沒有。雪下大了。

爲什麼他沒有勇氣跟踪足印朝木蘭花樹走去呢？

再過幾分鐘，雪花會掩蓋一切，他就永遠也不會知道了，他就會失去最後的機會了。

不過，也許，這恰恰就是他的意願，他不想知道，他怕知道。

他轉身就跑出公園，一直跑到那塊空地上，看到咖啡室外面那一部的士爲止。

## 浣溪紗詞四闋

**記惠州西湖之遊，時在文革之後。**

曾敏之

又趁輕輪向惠州，十年如夢此重遊，江風似剪鬢聲柔。撲面飛花驚序換，掠舷乳燕笑蒼頭，林泉餘趣在尋幽。

浩蕩江聲夜未央，星垂野濶路茫茫，且將旅夢寄梯航。感逝還嗟星鬢落，清遊共賞水天長，倚欄細語惜流光。

平湖水漲碧於天，九曲橋溪似若耶，百花洲渚望中連。蛛網暗牽芳草徑，朝雲已散墓門烟，何須惆悵憶當年。

坡翁曾謫碧雲隈，山色湖光似鏡開，幾曾相識舊樓台。畫舫已隨劫運盡，孤山難見百花栽，臨風吹笛自生哀。

# 絳秋詩草

李學鑫

**平湖潘德熙爲治私章長句走謝**

人物當湖昔數聞，安仁儒雅亦超羣。瘦金釵折宣和股；刻石碑留上蔡筋。粉本洛神傳世澤，（承示其先德手繪洛神工筆便面多幀）朱明龜紐見前熏。多君愧我名非實，（小名多金實則屋空）肯爲老夫治白文！

**訓陸衆之先生**

懷橘淮南聞年少，平吳先喜得衡龍。金刀鏤割鬱林石，文筆傳鈔雒邑風。已值堯天聆大濩，竟依漢律見黃鐘。梨園子弟新聲起，顧曲家家話放翁。

**庚寅賃居虹橋路茅屋次澄翁借園詩韻** 四首

長淮烽火千官走，尚許庾郎住小園。遷客歌殘翻白紵，殊鄉日落聞玄猿。矮簷浥露朝花潤，斜月依人夜氣溫。自唉未能通大塊，枉將詩律證微言。

得租茅屋半三間，掛槁低枝未忍刪。一片嫣紅妍勝錦，四邊新綠漸回環。不貪魚鱉兼餐膳，稍喜兒童解語蠻。方丈蓬瀛縹緲甚，人間何事羨仙山？

橋影流虹人境偏，不成羽化亦登仙；廢池細草尋幽眇，脩竹疏籬自秀娟。謀國金貂空對策，誤人玉麈是談玄！相期但覺名山在，亂後猶存物外天。

行藏世路早悠悠，懷土年年上此樓。老愛茶甘加飯軟，遠看綠暗與紅稠；偶容鷄鶩同籠食，一任妻孥快稧遊。十里春風青浦道，鳴鳩啼鴂幾曾休。

**呈蘇繼廎前輩謝贈《虢季子盤銘》搨片**

不讓雲卿獨作翁，才名衮衮播江東。讀書萬卷還思補（先生顏所居曰補讀軒），持節一身惟固窮！坐愛朝暉澂暮靄，看留紫菊擁丹楓。結交自古須金石，虢子盤銘寵錫隆！

# 同情學校

（英）E. V. Lucas作
錢歌川譯

關於賓女士所辦的學校，我雖則聽人家談得很多，可是我自己直到上個星期，才得到了一個機會去參觀。

車子開出城外，約莫有一哩路遠的地方，馬車駕駛人在一道古牆的門口停了下來。當我在等待他找錢的時候，我注意到下面大路邊禮拜堂的尖頂，巍然可見。我按了一下門鈴，那門便自動地開了，裏面是一個景物怡人的花園，直朝着一所四方形的喬治時代的大紅房子，窗櫺全是白色的，深而且厚，使我看起來，常有溫暖和安全的感覺，惹人留連。園中除了兩個小孩子以外，誰也不見，其中一個是女孩子，約莫十二歲的光景，她的眼睛用繃帶包帶，由一個比她約小四歲的男孩子，細心地引導着在花壇間走。她站住了，顯然地是在問她的引導者，那進來的人是誰，而那男孩子好像正把我描述給她聽。說完她們又繼續向前走了，我便走進屋子，一位漂亮的應門女僕，正在門口含笑相迎。

賓女士正如我所想像的一樣，是一個中年人，頗有威嚴，但爲人和藹，而富於理解。她的頭髮已經斑白了，她身體長得十分豐滿，一個想家的孩子，看到她好像就舒適了。

我們閒談了一陣，於是我問到她的教學方法，因爲我所聽到的太簡單了。

「嗯，」她說，「事實上我們這裏教得很少。來到我

這裏的孩子們——小女孩子和更小的男孩子——很少正式上課，只有一點在應用上必不可少的課，而且都是極簡單的，如拚字，寫作，加、減、乘法。其餘的課，都是讀給他們聽，和畫給他們看，在那個時候，他們必得靜靜地坐着，手也得放下不動。除此以外，實際再沒有別的功課了。」

「但是我聽了許多，」我說，「關於你這種制度的獨創性。」

賓女士微笑了，「呀，不錯，」她說，「我就要說到它了。這個學校的眞正目的，並不在如何注入思想，而在造就一種健全的公民，使他們富於人性，體貼入微。這便是我一晌懷抱的理想，所幸許多家長都很好，能夠相信我，把他們的兒女交給我來實驗，使我能夠貫徹我的主張。你試看看窗外吧。」

我便走到窗邊，從那裏可以看到，屋子後面有一個很大的花園和遊戲場。

「你看到了什麼？」賓女士問。

「我看見一些很美的場地，」我說，「和許多快活的小孩子。但是使我惶惑，又使我痛苦的，就是我注意到他們並不如我所想望的那樣，全是健康而活潑的孩子。我剛到這兒來的時候，便看到了一個可憐的小傢伙，因爲她的眼睛有毛病，被人領着在園子裏走，而現在我又看見兩個孩子，處於同樣的境況。同時就在這窗子底下，還有一個孩子，撐着一枝拐杖，望着別人在玩耍。她好像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殘廢者。」

賓女士笑了。「啊，她並不是眞的跛子，」她說。「她只是做成那個樣子的。今天是她裝跛子的日子。其餘的瞎子，也不是眞的瞎子，只是今天是她們裝瞎子的日子罷了。」我聽了她這樣一說，一定在表情上現出異常的驚訝，因爲她又笑出來了。「對啦，這正是我們這種制度的概要所在。爲着要使這些小小的心靈中，對於人類的不幸有一種眞正的感應和理解，我們使他們自身也去參加那種不幸，親身體驗一番。在這一學期中，每個孩子都要裝一天瞎子，一天跛子，一天聾子，一天啞巴，一天殘廢。在裝瞎子的那天，他們的眼睛要用繃帶捆住，一點也看不見，而且爲自尊起見，絕對不偷看。繃帶是前一天晚上就捆好了的，他們一醒來就成了瞎子，這表示他們一切都得求助於人，我們再另派別的孩子去幫助他們，領着他們到處走動。這對於雙方——那瞎子和照顧他的人——都有一種教育意義。

「他們不會感到什麼不自由的，」賓女士繼續說。

「因爲人人都很親切。雖則明知是假裝的，可是平日不關心別人的人，等到他自己身歷其境，也就夠他受了。當然，最苦的是裝瞎子的一天，」她繼續說下去，「不過有些小孩子却說，裝啞巴最可怕，因爲嘴巴並沒有繃起來，要不說話，全靠他的意志力去控制……你不妨走下到花園裏，自己去看看小孩子喜不喜歡這個玩意兒。」

賓女士把我帶到一個蒙住了眼睛的女孩子前面，對她說，「這裏有一位先生要來和你說話。」她說完便離開我們走了。我看那女孩子是一個快樂的小傢伙，她的眼睛被繃帶綁着，一定黑得像在地洞裏一樣。

「你不偷看嗎？」我這樣問她，用來開始我們的談話。

「啊，不，」她叫出來，「那樣就是欺騙呀。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到，眼睛瞎了，有這樣可怕的。你一點東西也看不見。你時時都覺得要碰到什麼似的。一坐下來，才透了一口氣。」

「領你的人對你好不好呢？」我問。

「還不錯，不過等輪到我的時候，我一定比他更要仔細些。自己做過一次瞎子的人，再來領人就再好沒有了。眼睛看不見，眞是可怕極了。我希望你也來試試！」

「我領你到什麼地方走走好不好？」我問。

「好呀，」她說，「我們同去散散步吧。只是你要給我說明一切。等今天過了我就快樂了。其餘的壞日子，都不及今天一半這樣壞，把一條腿綁起來，扶着一根拐杖，到處跳來跳去，我想那倒夠好玩的。把一隻手綁起來，就比較麻煩一點，因爲你自己不能切東西吃，也不能拿東西，不過這些都不太要緊。至於裝一天的聾子，我倒不在乎——至少，不很在乎。而只有裝瞎子，才眞可怕。我的頭一直都在痛，就是爲着閃避那些實際並不存在的東西。我們現在走到那兒來了？」

「在遊戲場裏，」我說，「正走向那屋子去。賓女士在涼台上同一個很高的女子，一路上一路下地在走着。」

「那女子穿的什麼衣？」我的同伴問。

「一件藍嗶嘰的襯衫，和一件粉紅色的外衣。」

「我想那是米麗，」她說，「她頭髮是什麼顏色？」

「很淡，」我說。

「是呀，那是米麗。她是女生指導，人很不錯的。」

「還有一個老人在紮薔薇花，」我說。

「是呀，那是彼得，他是我們的園丁。他有好幾百歲了！」

「現在來了一個穿紅衣服的姑娘，黑頭髮，撐着拐

杖。」

「是呀，」她說，「那是伯利爾。」

就是這樣邊走邊談，我領着這個小傢伙到處走着的時候，發見我自己體貼別人的程度，比我所想到的，已經增加了十倍，同時又發見有對別人描述遇遭事物的必要時，使得那些事物也就更加有趣了。

當寗女士要我停止做嚮導的時候，我卻十分不想離開那女孩子。我把這意思告訴了她。

「呀！」她回答說，「可見在我這種制度當中，還有一點東西呢！」

我回轉到城裏去，一路上在唸着（素來是不正確地）下面的詩句：

見人悲哀，
而不分憂；
我非其儔，
我非其儔！

譯者附注：文末所引詩句是英國十九世紀初頭的詩人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所作。

# 加勒比作家辭典出版

米一葦

《加勒比作家辭典》（Caribbean Writers: A Bio-Bibliographic Critical Encyclopedia）已由首都華盛頓三大陸出版社印行，主編是唐納·赫德克（Donald E. Herdeck）。副編輯共有五位，赫德克現執教於霍德華大學（Howard U）他曾主編《非洲作家辭典》（African Writers）。共兩卷但現只見第一卷出版。

《加勒比作家辭典》分四部分。第一部收納以英語寫作的作家。主要包括前英國西印度羣島和圭亞那，福克蘭羣島。第二部是法語作家作品。包括多米尼加，馬提尼克島，瓜德羅普島，安的列斯羣島，和圭亞那。第三部荷語作家作品。包括荷屬安的列斯羣島和蘇里南。第四部西班牙語作家作品。包括古巴、多米尼加、波多黎各。

全書共收了二千餘名作家，條文長短不一，但形式劃一。條文重點是介紹作家生平，教育背景，著作書目和評介該作家及其作品的書目，並附有作家小照。其中作家以非洲人血統者佔多數。每一部之首各有一篇評介該地區文學發展經過的文章。後面附有該語文的作品書目，論文目錄，叢書和選集書目、以及作家名表。而評介文字，多達一百多頁。

外國文訊

# 鐵啞鈴與鐵窗

陳不諱

## 一

我錯了？

我是殺人犯，儘管只是誤殺。

我是連誤殺也不承認的，但只是在心裏不承認，口裏沒有說。畢竟，他是死了。確實，是我打死他的。這，這就是殺人了麼？

無論如何，我要坐牢。

一年——不算長麼？可是出獄之後，我看還得坐牢。現在我已經丟了職業，一年之後，恐怕我還得獃在失業的牢籠裏。

這是我應得的？可是我的妻兒呢？

我長年累月的在掙扎，在奮發圖強，然而，似乎是：我愈努力，愈是往下沉。一直以來，我都是認認眞眞地做人，正正經經地做人，也謹謹愼愼地做人，我怎會殺人呢？

我錯了？

這個地方，可眞是陰風陣陣啊！

## 二

按理，疲倦和振奮是不會聚頭的。奇怪，我現在就是既疲倦又振奮！

爲什麼不累呢？現在不過是早上五時三十分。我有一些朋友晚上睡五六個小時便足夠了。可是我不是那號人，起碼，我要睡八小時。

昨晚，我十時半才睡，因爲要看電視上那個特輯：《美國賭城嘆世界》。自己沒資格嘆世界，看看人家怎樣嘆世界也是好的，這算是另一種的望梅止渴吧？

十時半，是上床時間。

躺在床上，半小時後能夠入睡，便是挺好的成績了。還要註釋一下：這個入睡，是第一次入睡。

不知道我是耳朵太靈還是什麼，即使是一隻小蟲爬過，也能把我驚醒。

小蟲是小焉者，我們住的是騎樓房，雖然位於十一樓，一樣可清楚聽見街上汽車的馬達聲。深夜、凌晨，不管哪一個時候，都會有汽車的馬達聲。

街上傳來的，還有人聲。

這是個我十分討厭的不夜城。

麻將聲、電視節目的聲音、來自電台或唱片的歌聲……都很可能傳來。

一晚，我可以被吵醒多少次呢？不吵，我也會醒的。

惡夢會把我吵醒。我常常有惡夢。

太太熟睡中，無意的碰我一下，也會把我吵醒。

## 三

她，不是熱帶的女孩子，但有着熱帶女孩子的熱情性格。

當她是我女朋友的時候，對我已經很熱情，在公園裏的幽靜地帶，我倆一次、兩次、三次地擁吻。

婚後，幾年裏，有了兩個孩子，但她對我的熱情不僅未有稍減，反而更濃郁了。

我知道她是喜歡跟我相擁而睡的。

我何嘗不喜歡呢？

「昨夜睡得好嗎？」

——每個早上，她都殷殷地問我。

「醒了兩次。」如果我這樣答，她一定追問：

「能夠很快便入睡嗎？」

有一個晚上，上床之後，我抱着她。她輕輕地推開我，我立刻說：

「這幾個月我練了啞鈴，漸漸好些了。」

## 四

白天，我常常想睡。當然，我要竭力支撐。晚上也渴睡，不過難以入睡。

那天早上，開工不久，我便打瞌睡。待我把倦意克服了，却又感到腦袋一片空白。

「我究竟在幹什麼？」我問自己。

忽然我記起來了：剛才我不是跟客戶楊先生講電話的嗎？好像只是講了一半，爲什麼我會坐在這裏的？楊先生還在等着我呀！這些日子已經有兩個客戶向主任投訴，指我賬目不清楚，對我不信任。

我可不能再給自己倒米了！

我已經三十多歲了。

電話放在另外四張合攏的辦公桌的中央。我趕忙站起來，急步走過去，拿起電話筒，大聲朝話筒裏叫：

「喂，喂，楊先生，喂，喂！」

沒有回音。

主任原來站在一旁。他盯着我，神情奇怪極了。

同事們有的急忙離座，有的裝作找東西，有的終於笑出聲來……

怎麼楊先生不等一等我呢？

我黯然的放下電話筒。

後來我才知道，我拿起的是對方早已掛上的電話筒。

## 五

我一手提着一個二十磅的啞鈴。像夢遊一般，我摸黑地往外面走去。天氣很冷，我很冷，很累。暖被窩多好呀！

啞鈴又冷又重。

啞鈴呵啞鈴，我記得，是我在書店裏左挑右選，終於把你買回來。我怎會嫌棄你哩！

「十磅的好了！」太太當時這樣提議。

我看見最重的是二十磅，就買了二十磅的。

已經有一個星期沒有練啞鈴了。

「實在是太黑了！」我抱歉地對太太說。

「我以爲你聽不見鬧鐘的響聲，所以叫你。」太太不安地說。

## 六

我是在大門旁邊練啞鈴的。無疑，這是個最有利的位置。

那裏地方不多，練起啞鈴來不免有捉襟見肘之感。但是，我已經很滿足了。

那裏，一面是外牆，一面是廚房的牆，兩面牆之間，容不得兩個人並排而過。

有四、五呎長。這是個隱蔽地

帶。這個地帶通往一個小廳。小廳是包租私用的，擺放着洗衣機、雪櫃、四方枱、架子，貼近我們住的小房間的，是一張雙層鐵床。平時，只有包租人的兒子（約十歲）睡在上層。這兩晚，來了包租人的老父。他睡在下層。

如果我要練啞鈴，只能在早上五時半至六時十五分這段時間練。

隣房住着一個小巴司機，他在早上五時半之前出門。當然，這不是他告訴我的。這是我在多個早上，聽着外面的動靜，算出來的。

我不想給他看見，也是不能給他看見。「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哩！包租太太六時十五分左右便會起床，給上早學的孩子做早餐。

小廳還有地方，起碼比「隱蔽地帶」大，但後者幽暗，不易給人發現。

……

我面對大門，半蹲，曲臂，把啞鈴提在腰間，吸氣，把右手啞鈴向前打出，同時吐氣；接着是左手。不錯，這動作是帶攻擊性的。

這個自創動作，我是在較後才加上的。

我要算準位置，又要防着，不能發出較大的聲响。同時，我還得留意周圍的動靜。

洗手間在廚房的隔壁。

我知道，在六時十五分之前，包租一家是不會起來去洗手間的。

可是小巴司機的太太呢？還有，那位老伯呢？

忽然，我的背後響起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向我直逼過來。還有人大聲喝打！

我心念一動。

電光火石之間，我的左肩已經重重的挨了一記。那人再次喝打！我左臂痠麻，左手提着的啞鈴也跌在地上。

我急速轉身，把提着啞鈴的右拳猛地向前推出。

一個人應聲倒地。

我大叫，胡亂地大叫。

## 七

跟太太在電影院裏看《午夜快車》。

愈看，我愈覺得自己就是戲裏的主角。

主角反抗了！「爲什麼不打？狠狠的打！狠狠的打！」我渾身發燙，心裏叫着。

主角張開大口，猛地把對方的一隻耳朵噬下來了。

他滿口鮮血，在狂笑！

這刹那間，我覺得他可親可愛極了，比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更可親可愛。我直想跑上前去擁抱他！

「幹得好！幹得好！」我心裏在高聲呼叫。

太太用手緊緊的掩着我的嘴巴。「你怎麼啦？」她在我的耳邊急聲說。

周圍的觀衆都瞪着眼，看着我。怎麼啦？難道我剛才不是在心裏而是在嘴裏呼叫麼？

「你怎會叫出聲來的？」她差點兒哭起來了。

我感到十分害怕。

其實，我常常都是在心裏罵人的。早上，隨着人潮登上渡海小輪的時候，我老是覺得前面的人走得慢，心裏便罵道：「你們不着緊，那末讓開，給老子快快下船好了！」可是，走在我背後的人，常常擠過來，我心裏又罵道：「趕着去領出世紙麼？嘿嘿！」

過馬路，遇上紅燈，過不得，我罵那些汽車司機；綠燈，要是有的司機把車停在行人綫上，我更罵個不休。

走在街上，有人看我兩眼，我也罵過去。

看電視更好罵，藝員演得不好，罵；藝員長相不好，罵；藝員當壞蛋，欺負人，罵；節目沉悶，罵；電視機接收不良，罵；隣房收看別台，聲綫傳過來，罵……

有什麼不可以罵！

還用粗口罵哩！

許多粗口我都懂，應該說是聽慣聽熟了。周圍，許多人，包括西裝煌然的紳士、身上灑遍巴黎香水的淑女、散發着汗臭的勞動者、追上潮流的女孩子，有的時候，他們口裏的粗口像連珠砲哩！

他們也是什麼都罵的。

當然，我的罵，只是罵在心裏，頂多是罵在唇邊。

不僅罵，我還想揍人家。

例如那天我走在街上，想揍一個長得也相當高大的青年。我自然打算他會還手。我想：「他向我揮拳，我閃身避過，然後借力打力，朝他背後猛擊，他那裏抵受得住？還不給我乖乖摔在地上麼？」接着，我的腦海裏便現出我怎樣打倒那青年的情形。

我最愛看打鬥小說，也最愛看打鬥電影。

我相信，我是一個很好的搏擊家。常常想揍人家。

我愈來愈想動手了。

動手揍人，我想一想便會興奮得渾身發燙。動手揍人，眞是一樁天下間最美的事。

這天晚上，我動手打了太太。

上了碼頭之後，我愈走愈快。跟公司比較，家裏簡直是天堂。要是說地球上有天堂，那末天堂就是我的家。

愈走愈快，愈走愈興奮。

回到家裏，發覺房間是鎖着的。開了房門，裏面黑黝黝的。怎麼太太還沒有回來的呢？

兩個孩子放假，住在外婆家。

等了五分鐘，連電話也等不着。我又急又氣。她平日是比我早半小時回到家裏，我踏進房間的時候，她是在廚房裏煮飯。房裏，兩個孩子在玩耍。嗨，這就是我的天堂了。

過了十分鐘，她才回來，。

「爲什麼現在才回來？」我劈臉就問。

她臉帶愠色，冷冷地自唇邊擠出兩個字：「買菜。」然後，自顧自的換衣服。

「你天天買菜，爲什麼今天會特別遲？」我益加不快了。

她沒有任何反應。

我體內的溫度驟升：「我回來不見你，爲你躭心，你有爲我躭心沒有？看你的樣子，倒是我有什麼地方開罪了你哩！你把我當成什麼人了？你說！」

她橫了我一眼，只是橫了我一眼。

我雙手用力地扳着她的肩膀，咬牙切齒地說：「你這算是什麼態度？看來，現在連你也看不起我啦？你給我滾！你打電話回家，叫你的媽媽來把你接回去！我死了倒好，免得活受罪。」

她轉身，開房門。

「你幹什麼？」我使勁把她拉回來。

「你不是叫我打電話嗎？」她澀聲說。

她話音猶在，我已一掌朝她臉上刮過去。我憤怒、難受、害怕、痛快！

她撲在我身上。我倆在床上扭打。

難受、痛快、難受、痛快……

事情告一段落之後，我才知道，那天下午，工廠放工後，她是打算早點回家弄飯，然後跟我去逛街的。她滿肚子是如意算盤。豈料她的腕錶走慢了，使她趕不上要搭的一班船。她一肚子氣，走上碼頭之後，舉步也乏勁。她又打算先進超級市場去買點東西，然後才買豆腐。結果，自超級市場出來之後，豆腐已經給買光了。這樣，她便氣上加氣。

「你碰上的不過是小波折。」我苦笑道。

「我也沒有怎樣惹你生氣呀！」她說，眼圈早已紅了。

## 八

他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我雙手仍然提着啞鈴，彷彿當上了拳王。

剛才我右手握着啞鈴，盡力向前打出的那一記是多末叫人感到痛快呀！這才是最美麗、最可愛的痛快！

我老是回味着那興奮得叫人渾身打顫的一刻。有生以來，我從來沒嘗過如此重要、偉大、無價的一刻！

別的什麼東西都不要在這個時候來干擾我！

數個月前，因租約期滿，業主瘋狂加租，我們一家只好遷出，好不容易才找到現在這間房間。它只有八十方呎，月租却要七百元。我還在裏面設法多弄出一個房間來，給兩個孩子住。我和太太要過夫婦生活呀！

不消說，房間裏是連轉身也難。可是，我還嘗試在裏面練啞鈴。

我自編的啞鈴動作相信是世界上佔用地方、佔用空間最少的了，幾乎全部都是站着不動，只是雙手作很有限度活動。

沒有地方，只許如此。

我沒見過他人在公園之類的公衆地方練啞鈴。倘我長得壯健，我還有這樣的勇氣。

在這個一分爲二的房間裏練自編的啞鈴動作，處處顯得捉襟見肘。

做每一個動作之先，我都要左量右度，幾乎可以做的動作都是僅夠地方而已，這樣，做的時候便要格外留神，不然，左會撞破電視機，右會撞翻電風扇，前會碰着摩打車，後會與鐵床硬打硬……

提心吊膽之下，練得毫不舒暢，特別辛苦。

不可避免地，我曾經砸着木桌，把木桌的一角砸扁了；也曾經一臂打在鐵床的角鐵上，痲疼了幾天。

於是向包租人的小廳打主意。

聽說包租人嫌我們的孩子吵鬧，也不喜歡我們差不多晚晚使用廚房，頗爲後悔把房間租給我們。

明人不做暗事，我是想向包租人說明的。但我沒有這樣做，我估計包租人是不會答允的。反正我是在他們熟睡的時候練的，瞞住一個時候再說。

在小廳裏——雖然我其實是躲在大門邊的暗處練啞鈴，我一樣有鮮明的解放了的感覺。

我是興奮的，雖然我又是疲累的。

我抓緊機會，猛練苦練雙手緊捏啞鈴向前擊出的動作，我一拳的力量有多少磅？

其它動作我刪掉一大半。

還是這「出擊」動作最有用。

那天在巴士上，太太給一個男人非禮，那不是一般捏手捏脚的非禮，他竟然用力捏我太太的下體！

下車的時候，太太才跟我說清楚。那色狼還沒有下車。我忍無可忍，上前警告他。

他非常兇惡，大聲罵我，還要動手打我！別人看來，與問罪之師的是他而不是我。

我一拳的力量有多少磅？「出擊動作」我由三次增至三十次。這動作說也奇怪，可以幫助我解恨。

要是問我有多少恨？我眞是無法數說淨盡。

我自幼便給人家欺負。那次，我也是忍無可忍，打了那男孩一拳，然後飛也似的逃回家裏。

像逃犯一般，我在家裏躲了幾天。後來，我甫露面便給他發覺了。結果，我乖乖就範，伸出右掌，給他像練靶一般，用石子狠狠的擲了一下。

我的右掌到了今天，餘痛猶在。痛的，又豈僅右掌而已？

右，打！左，打！一。右，打！左，打！二。……我一壁默默唸着，一壁練。

打！

彷彿，我跟《午夜快車》中用口咬掉人家一隻耳朵的囚犯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關係。

《午夜快車》十分賣座，也引來各種各樣的評論，可是我就是欣賞那囚犯。難道這也不行麼？

打！我終於是狠狠的打中了，而且他還應聲倒在地上！我興奮得渾身發燙！

我不會逃跑的！不會的！

## 九

每次，我練啞鈴的時候，太太都還在睡覺。她年青，可以這樣做。

我是深深愛着她的。也是因爲這樣，我要練啞鈴。

每次，我練了啞鈴，雖然知道她早已曉得，還是喜孜孜地告訴她：

「太太，我練了啞鈴了！」

我曾經拉過擴胸器。但還是啞鈴好。

啞鈴有勁。我最需要的就是勁。打拳是要勁的。將來有一天，或者我也會在公園裏練別的什麼。不過，首先要待我的體形有所改善才行。我現在簡直是骨瘦如柴。我從來沒有見過別一個男人比我還瘦的。

太太拉我睡下。

離上班還有一小段時間。

我淋了冷水浴，似乎很精神，睡不入眼；可是我又實在很累，累得四肢百骸都好像散了一般。

她替我蓋好被子。

她在我的唇上輕輕吻了一下。

孩子起了床，穿衣服，吃早餐——

我閉上眼睛，我知道他們在做種種必要的事情，然而我幾乎聽不見一點聲息。

我想：「我要練習下去！」

我一家有四口，我應該是最有活力的一個！

## 十

包租先生的父親來小住，就睡在小廳的下格鐵床上。

只睡了一晚，次天，他便有話說了：

「你們可要小心門戶哩！今早我出門，上茶樓喝早茶，聽人家說，昨晚樓上——就是我們的樓上，遭人家爆竊哩！別插話！」他簡直是喝令。小孫子伸伸舌頭，把話硬生生的吞回去。這老頭兒中氣頗足哩，我關上房門，他的話音一樣是聲聲入耳。

他繼續說：「我昨晚睡到半夜，也聽見撬門聲！」

「爺爺的耳朵眞靈，人家在樓上撬門也聽見！」小孫子格格笑道。

「你再惹我生氣，我把你吊起來！」老頭兒揚聲說。外面是一家六口圍着他的，除了他，就只有小孫子的聲音。那是個出名頑皮的孩子。

「我是說，有人撬我們的大門。儘管大門下了橫栓，我還是注意着。嘿，我年青的時候，曾空手打退了兩個持刀的賊人呀！我床邊早放了一根鐵枝。這裏樓下開了一間男子公寓，我說那是賊窩！兩年前搬進來的時候還好一點。你們年青的一輩呀，睡下就不知天明！喏，後門要更加注意！那些賊子碰上我，準當殃！我揍了他再說！」

我更加注意的倒是他。我本來想待他走了之後再練啞鈴的。但不知道他這小住是住到什麼時候，而且我有一個星期沒練啞鈴了。

一次，我十天沒練啞鈴。第十一天才練了。之後，渾身的筋骨疼了兩三天。

我加倍小心就是。

## 十一

倒在地上的，原來是老頭兒。

我回身一擊，正中他的頭部。他死了。

× × ×

在鐵窗裏，我雙手抓着鐵枝，老是發怔。

每次，太太來探我，我都這樣問她：

「鐵，怎麼在我眼前的都是鐵？」

我得不到答案。

× × ×

有一天，我雙手握拳，拚了命的朝鐵窗的鐵枝打去，打個沒停，也叫個沒停。

我痛快極了！

# 舊作挽聯輯佚

吳其敏

輓先大人

感陶公責子之詩，生愧男兒，已孤白髮；
誦大舜思親之操，忍見飛鳥，何限歷山！

舜遊歷山，見飛鳥而作《思親操》。

輓許地山

老鳳悲換巢，雨歇空山，凋零國學，
勞蛛苦綴網，春殘大地，惆悵落華。

輓吳子壽

生未比迹孝標，才可述學。歎僧舍蕭條，堪因風雨思容甫。
死當符節工部，別果無家，數天涯骨肉，忍教聲鼓隔耒陽。

輓黃史庭

史南波擅鄭虔三絕之名，憶昔挈兒投師，嘗就饕無分柿葉；
米海嶽定子敬大家之論，況今傾州在弔，競從江左迓虹船！

史老曾參與華東一國畫展覽，載譽而歸。

輓馮印月

曰客何能？長鋏歌殘，聲蜑文薛；
其人如玉！束芻心重，禮執南州。

又

傳家舊是蘇門，浩蕩煙波，剩得此心清澄如印馮宮月；
續史早凋班筆，闌干星斗，緬廻往事涕泣兼哀庾嶺梅！

印月下世在其妹嶺梅海上犧牲數年之後

輓杜國柱

此日桑梓銷魂，國脈如絲，爭奈才人無命！
當年幽燕擊賊，春潮似沸，至今嶺表有聲。

國柱負笈舊京時，曾身與五四運動，並與朋輩創《春潮》報，鼓吹新學甚力，死於丁丑秋國難後。

輓黃際遇

飛鯨脫險，白廟殉公，一水迢遞，誓墓食言終成讖！
山谷眞傳，石齋獨步，萬流瞻仰，束芻爭奠益如狂！

先生致姚秋園書：「久負家山，食言誓墓。」自註：「乙丑飛鯨沉舟之難，急時自禱於天，謂幸而免歸，葬父事畢，不再行役。」

輓歐陽予倩 爲李化作

羊城接席，香島聯床，三十年蕉風時雨，夢斷京華，
問此後海外歸人，何以持經從夫子？
南國會龍，春柳結社，千萬衆笑影淚光，聲蜑寰宇，
看今日域中弔客，爭來執紼哭先生！

# 有關獲獎作家作品的新聞一束

米一葦

維廉·麥斯韋爾（Wm. Maxwell.）榮獲維廉·豪厄爾斯（Wm. Dean Howells）小說獎。作品是《再見》（So Long, See you morrow）。

豪厄爾斯小說獎由美國文學研究院（Am. Academy and Institute of Arts and Letters）頒發，每五年頒獎一次。

第十五屆尼布拉獎（科學小說獎）名單已公佈，各組得獎者如下：長篇小說：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作品《天堂之噴泉》（The Fountains of Paradise）中篇小說（novella）：栢里·朗耶（Barry B. Longyear），作品《敵人之地雷》（Enemy Mine）。中篇小說（novellette）：喬治·馬丁，作品《桑金斯》（Sandkings 短篇小說：愛德華·布賴恩德（Eaward Bryant），作品《巨人》（giANTS）。

得獎中短篇小說和各組的第二、三名的作品將由哈珀·羅出版社收集出版。這是每年一度的尼布拉獎作品合集。

印度裔特立尼達作家乃保羅（V. S. Naipaul）榮獲美國的貝內特獎（The Bennett Award）。

貝內特獎是由《哈遜評論》（The Hudson Review）頒發，獎金二萬二千五百美元。

該獎是頒給對文學有特殊貢獻和建樹的作家，並非頒給某一部作品而已。

乃保羅在特立尼達生長和受教育，現移居英國，是英國作家中獲獎最多的一位小說家。他的著作甚豐，近作有《河灣》《伊娃·皮隆的榮歸》（The Return of Eva Peron）和《特立尼達大屠殺》等。

美國猶太人書刊協會（The JWB Jewish Book Conncil）公佈猶太書獎（The National Jewish Book Awards）各單如下：小說組：丹尼爾·福斯（Daniel Fuchs），歷史組（The Holocaust）：本杰明·費倫茲（Benjamin B. Ferencz），兒童文學組：阿諾斯·魯斯地（Arnost Lustig）。


海洋文藝

第七卷　第十期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日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廿八號四樓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28, WELLINGTON STREET.

3/F. CENTRAL. HONG KONG.

TEL: H-227574

發行：利源書報社

九龍砵蘭街十八——二十六號

仁俊大厦壹樓A座

印刷：大新印刷公司

香港上環西街四十七號地下

定價港幣二元五角H. K. $ 2.50

西雙版納景　（生寫筆竹）　丁紹光作

per
PL3119
.H6
H33
v.7:no.10
(1980:Oct.)
CANADA_HK

3 1761 11926915 7

作　珑乃鄭　　（面扇畫國）　水山